

卷首语

风中的灯笼（外一首）

□ 豫尔

风中的灯笼 在年关临近的时候
在雪中舞动 雪 飘飘扬扬
把红色的暖意与吉祥 在灯影里
释放 迎春的狮子 闹过正月与十五
在天地间，
传递 红火的日子与来年……

年的感觉

夜，负重列车的刹车声
驶过 我的感觉
我知道 那是
运煤的列车
天天如此 从小区院墙外的
轨道 负重驶过
在这除夕的前夜
鞭炮声送来 年的气息
年味越来越近的清晨
我分辨不出有关年的感觉
在今夜……

目 录 2015·1 总第58期



《七色花》编辑委员会

主 任：刘志安

副 主 任：杨九命 武秋明 耿晋萍

主 编：耿晋萍

编 委：杨九命 景五更 郭银虎

霍鹏博 刘富强 张 鹏

傅澍乾 潘洪科

执行主编：傅澍乾

责任编辑：潘洪科 冀中石

美术编辑：王玉荣

封面题字：刘政群

卷首语

01 风中的灯笼（外一首） / 豫 尔

纪实篇

04 矿山女人花 / 景五更

09 是金子在哪里都是闪亮的 / 刘文芯

小说林

11 清水矿的面子 / 周永胜

25 玫瑰花落 / 周春娥

35 春节很疼很痒 / 周昌宇

40 做你一世的情人（中篇连载） / 南 云

56 酒驾（小小说） / 李拉成

墨玉韵

24 写在时光里的诗句 / 张珍晖

34 诗九首 / 郜桂英

34 词一首 / 史爱英

57 关于爱（组诗） / 冯海燕

58 时光（外三首） / 王颖剑

59 梦 / 阎令秀

西山企业文化建设平台

西山职工文艺创作园地

69 诗词五首 / 李彦斌

芳草地

60 我的文学梦 / 常培亮

61 愿企业文化再创辉煌 / 刘江平

62 书包情缘 / 张来香

64 营造健身的文化氛围 / 徐 达

65 西山影友的家 / 王建祥

66 我对武术的爱好 / 吴建军

67 文人的雅与骚（外一章） / 李振虎

70 黄河汉子 / 鲍文昌

73 我的矿山诗 / 范立光

绘景园

74 难忘的喀麦隆西部之行 / 管 婧

77 玩水游山赏平顺 / 张宏霞

曲艺苑

79 我要参与（小品） / 王东牛

主 办：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工会
山西焦煤西山职工文化艺术联合会

编 辑：《七色花》编辑部

地 址：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325号
(西山工人文化宫)

邮 编：030053

电 话：(0351) 6212154 6215415

电子邮箱：XSWLQSH@163.com

出版日期：2015年01月



男人，是他们心中的爱；
安全，是她们家庭的天。
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叫矿嫂。
她们，有一份共同的职责，是协管。
——题记

【推出片名：矿山女人花

【画面：1、矿工井下劳动场面。
2、乌金滚滚。
3、矿灯闪闪，矿工走出巷道，走向太阳。

这里，是男性的世界，是雄性的疆场。
这里，男人是高大的山，是参天的树。
他们，常年奋战在地层深处，被誉为“人间的太阳”。

【画面：1、矿区全景。
2、矿区妇女扫描：买菜、看小孩、背东西上山……

这里，也是一个小社会，这里的大街小巷，山坡沟底，时时处处都闪现着女人的身影。

这里，女人是山涧的水，是山崖上的花。
她们，不管来自何方，居住在矿区的哪一个角

落，都与在井下吃苦的矿工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

【采访矿嫂同期声：

- 1、我的丈夫在井下。
- 2、我的儿子在井下。
- 3、我的爸爸在井下。
- 4、我的哥哥在井下。
- 5、我的弟弟在井下。
- 6、我的（亲戚）在井下。

【画面：1、由全家福照片拉开，四世同堂一家人的幸福生活。

- 2、夜，万家灯火。小两口的幸福生活。
- 3、自建房。房内，热气腾腾，炒菜。
- 4、女人倚门而立，遥望远方（剪影）。
- 5、矿区。夕阳西下，彩霞满天。

正是因为她们与井下工作的矿工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亲缘关系，没有谁比她们更关心井下的安全生产。亲人的平安是她们生活下去的祈望，矿山的安全是她们最大的心愿。

她们的心，一半留在家里，一半牵挂在井下。

她们的身影，要么活跃在饭香扑鼻的灶台边，要么倚门而立，久久盼望那熟悉的身影在道路的远处出现。

因为，那是她们心中的爱，那是她们家庭的天。

【画面：党素珍事迹情景再现

1、工人们一升井，看见党素珍，一下子围拢上来。

2、你喝一杯，他喝一杯。

3、七嘴八舌，夸党素珍，和李万义开玩笑。

4、一青年抹着嘴说：“这水好甜呀，嫂子，以后你就给我们送水吧。”

5、党素珍爽快的答应道：“行！”

6、众人欢呼雀跃。

1953年的一天，18岁的党素珍提着一壶水，拿着水杯，步行5公里来到井口处，等着丈夫升井。

这一年，她与在杜儿坪矿下井的工人李万义刚刚结婚。新婚燕尔，恩爱无比。她想：丈夫在井下累了一天，一定又渴又饿。

谁也没想到，就是这看来毫不经意的一句承诺，改变了党素珍的人生轨迹。

也就是这看来毫不经意的一句承诺，无意间播撒下西山煤电女工安全协管绿色的种子。

【画面：党素珍井口服务影像资料及各种荣誉。

矿山的女人啊，就是这样执着。

50年啊，山上的桃花，开了一年又一年，她风雨无阻，毫不放弃。

矿山的女人啊，就是这样倔强。

50年啊，矿上的矿工，换了一茬又一茬，她青丝染霜，绝不言悔。

当我们今天用“50年做了一件事，一件事做了50年”来赞美她时，可曾想到这50年沉甸甸的份量和那背后感人肺腑的故事，以及那深刻博大的内涵。

【画面：女工安全协管员井口服务影像资料

是种子，总要发芽。是溪流，总要汇成大海。

现在，谁也无法考证，从什么时候开始，西山煤电各矿井的井口，开始出现了职工家属服务的身影。

现在，谁也无法考证，从什么时候开始，每逢重大节日，在西山煤电各矿井的井口，开始出现职工家属送温暖嘱安全的感人场景。

【画面：1、一只手，点亮一盏灯。

2、熊熊火焰中，叠加零星职工家属井口服务场面。

3、熊熊火焰中，叠加节日家属送温暖嘱咐安全的场面。

4、熊熊火焰中，叠加众多职工家属井口服务大场面。

5、熊熊火焰中，叠加工会组织管理场面。

6、熊熊火焰。

矿山的女人啊，太了解“安全”的重要性了，更知道“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对于矿工及矿工家属来说意味着什么。因此，他们对安全协管是那样的难以割舍，那样的痴迷热爱。

这些矿山的女人，把夫妻情、母子情、父女情、兄妹情、姐弟情、亲友情浓缩成一种朴素的爱，用这种朴素的行为方式表达出来。

当“他的安全我的天”渐渐深化为“矿山的安全我的天”时，这种爱，渐渐蔓延，铺展开去，跨越了血缘，超越了亲情，演变成了一种博大宏阔的大爱，像潇潇春雨滋润着整个矿工的心田，为黑褐色的矿山抹上了一道艳丽的色彩。

当这种爱，魅力初显，就吸引了西山煤电工会深情的目光，他们敏锐地洞察到其中的奇光异彩和丰富的内涵，女工委员会将这些矿嫂紧紧组织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用灵巧的手精心编织了一张女工安全协管的七彩锦缎，给这种风姿绰约的矿山女人花注入了蓬勃旺盛的活力。

矿山的女人啊，一旦找到感情的最佳倾诉点时，你很难想象，在她们柔弱的身体里，会迸发出那么大的能量。

矿山的女人啊，一旦瞄准自己认准的目标奋然前行的时候，岁月的风霜可以磨砺掉她们曾经的红颜，但丝毫磨砺不去她们那种与生俱来的坚韧和决绝。

为了家里的顶梁柱永远不倒，为了矿区湛蓝的天空永远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她们用安全协管这种特殊的方式全身心诠释着自己对矿山的理解、对矿工的爱怜。同时也显现出矿山女人如水的温柔，坚定着男人不懈的追求。

【画面：李春娥服务影像资料

李春娥的年龄，比党素珍整整小一轮。当她1987年来到杜儿坪矿时，党素珍已在井口服务站干了30多年。

李春娥毕业于太原市四中，有文化，每当她路过井口服务站时，总能看到党素珍忙碌的身影，不免对这位矿嫂心存敬意。

李春娥是一位热心人。有时见党素珍忙不过来，便经常走过去搭把手。党素珍见她心地善良，手脚利落，有意培养她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一来二去，两人渐渐成为好朋友。

2004年3月，党素珍病倒了，井口服务站一时显得有些冷清。看到工人们出井后来到服务站找水喝却失望离去的情形，李春娥心里真不是滋味。

可接不接党妈妈的班，把井口服务站继续办下去，李春娥犹豫了。

这种犹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李春娥是家庭主妇，里里外外一把手。当时，儿子在柳林上班，因家庭变故，年幼的小孙子还得她帮着带，家里还有那么多家务活等着她……

李春娥没想到：下了一辈子井的老伴全力支持，并包揽了所有家务！

李春娥更没想到：远在异地工作的儿子也支持她，他希望妈妈成为一个受矿工尊敬的人，仰慕的人。

党素珍井口服务站的牌子又树起来了。曾经一度冷落的井口又红火起来。

【矿工同期声：我们当时觉得，党大姐病了，这下在服务站喝口水都不容易了，没想到，过了几天，又看见一个大姐在那儿忙乎了，看来党大姐有了接班的了，挺高兴。

- 【画面：1、万家灯火，爆竹声声，新春对联。
2、家中，全家人欢欢喜喜包饺子。
3、邻居端着饺子馅面盆推门进来。

中国人过大年，讲究“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可官地矿职工家属郑冬梅家除夕晚上包饺子却很有趣有“郑氏特色”。

一是老公、儿子、儿媳、孙子、孙女齐上阵，饺子包得特别多，绝不是当晚和大年初一早晨能吃完的。

二是尽管她家都是素食主义者，但她照样请邻居给拌好肉馅，一包就是300多个。

- 【画面：1、热腾腾的饺子下锅。
2、捞饺子。
3、两人抬着饺子下山。
4、矿工吃饺子。
5、郑冬梅忙碌的身影。
6、郑冬梅的笑脸。

第二天清早，天刚蒙蒙亮，她就起床了，生火煮饺子。那时，她家还在山坡上住，就和儿媳抬着下山，将热腾腾香喷喷的饺子送到井口。看着矿工吃饺子的样子，她的那个心那个甜啊！

- 【画面：1、郑冬梅观看电视中快板的表演。
2、《煤矿曲艺》特写。
3、郑冬梅如痴如醉地翻看《煤矿曲艺》。
4、郑冬梅边做饭边背诵，并不时看一眼《煤矿曲艺》。
5、郑冬梅花白的头发。

为了搞好安全帮教，郑冬梅确实有股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狠劲。有位矿工“三违”，她上门做工作。没想到，第一次上门，家中有人不开门。第二次上门，人家放出一条狗，咬了她个鲜血直流。但她就

是不服输，再次前往，终于敲开了那扇门。

【画面：1、郑冬梅井口表演安全快板：“说安全，道安全，党政工团总动员，我们家属也参战，齐心协力保安全……缝衣钉扣绣鞋垫，饺子汤圆和粽子，针针线线寄深情，句句叮咛为安全。”（出同期声）

2、矿工观看，热烈的掌声。

为了搞好安全宣传，郑冬梅迷上了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快板。这是官地矿女工部编写的一本安全宣传小册子，郑冬梅如获至宝，给翻了个遍，居然把其中的快板段子全背了下来，要知道，她可是已经60多岁的人呀。

- 【画面：1、张志荣遗像。
2、每个人做鞋垫手的动作。
3、缝纫机前花白的头发。
4、桌子上渐渐升高的一摞鞋垫。
5、鞋垫上“安全生产”的特写。
6、给矿工发放鞋垫。

我们的掌声，还应该送给这位老人，尽管她离开我们，离开她热爱的安全协管岗位已经整整八年了。

张志荣，是西铭矿的职工家属，人们不会忘记，就是这个张志荣，为了让参加安全宣传活动的矿工们都能穿上绣着“安全生产”的新鞋垫，发动全家老少齐上阵，女儿裁样、老伴上浆、儿子烘干，她戴着老花镜趴在缝纫机上一针一针地织、一针一针地绣，硬是一宿赶做了87双鞋垫。

【无词音乐起。

- 【画面：滚动字幕：
20年间：
为矿工做鞋垫1600多双；
为矿工缝补手套3600多副；
为矿工缝补衣服6800多件；
为矿工钉扣子8700多枚；
创作安全文艺节目40多个；
撰写宣传安全生产稿件540多篇；
帮教“三违”人员720人；
走访重点工种户1552户。

在她参加安全协管的二十年里，她留给我们的不仅是这些数字，更是那绵绵不绝的深切思念。

这组普通的数据浸透着张志荣大把大把的汗水，凝聚着一个家属安全协管员无尽的心血，倾注着一位矿工家属对矿山朴素的情和爱！

【画面：追悼会资料。

张志荣，是个普普通通的矿嫂，但等她因病去世，在山大医院举行追悼会时，向她告别的，不仅有亲朋好友，街坊邻居，还有西山煤电工会的领导，还有几百名矿工，大家都以最沉痛的心情送这位最可爱的人最后一程。

【画面：1、任仲芬在家中做家务，在斜坡上打理菜园子。

2、一个矿工的雨靴破了，坐在地上往外倒水。

3、任仲芬在井口补雨靴。

古人云：少不入川。而川妹子的勤劳吃苦能干更是有口皆碑。

在东曲矿，来自天府之国的任仲芬，将川妹子勤劳吃苦能干的秉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没有工作的她，家务活不够她做，上山开荒种菜也累不到她，还能干点什么呢？有一天，在接丈夫回家的井口，细心的她发现了这样的一幕：

这一个小小的发现，让这个特别能干的老太太找到了用武之地。

第二天，任仲芬服务摊点就摆在了井口，义务地为矿工缝补雨靴衣服。没想到，这个摊点一摆就是二十多年。

任仲芬做的，并不仅仅是这些。

每天早晨，她做的第一件事，是到自己的菜园子里，摘菜，然后挑着担，送到井口服务站。钱，她是绝对不要。她说：“我就是想让工人们吃点新鲜的蔬菜，不是为了赚钱。”

她去井口摆摊了。退休后的老伴就会帮她把补雨靴的工具装好放到自行车上。为了任仲芬服务摊点，老伴退休后，便当起了她的好后勤。看到她的手因为补雨靴常常被拉开一道道口子，老伴便给她制作了一双厚手套，秋冬的时候就给她放在包里……

任仲芬能做的，还不仅仅是这些。在东曲矿，热心的她还是一个有名的红娘。穿针引线，积极撮合，比人家自己还上心。难怪单身楼的小伙子们都亲切地叫她叫做“任妈妈”。

【画面：韩元娥井口服务影像资料

在官地矿，韩元娥是个有名的“大忙人”。大家说她是“跑断腿、磨破嘴、挣钱不多、管事不少”。

为了去井口服务，她每次出门都是把年幼的儿女锁在家里。儿女现在回忆起来，都说自己小时候是被锁大的。

为了去井口服务，30多年，她没有睡过一个懒觉。

为了去井口服务，30多年，她没有和家人共度过一个大年初一和中秋节。

她雨后去查看山坡上的危房，直到半夜三点回家，忘记了这天是丈夫的生日。

为了调解邻里纠纷，劝公婆说儿媳，苦口婆心，硬是化干戈为玉帛，清官巧断家务事。但当她走出邻居家门，已是天光大亮，朝霞满天。

在官地矿，韩元娥还是个有名的“活菩萨”。古道热肠，大爱无疆。

韩元娥有一对儿女，家境并不算多富裕，在外地上学的女儿，春节寒假有一次竟是穿着凉鞋回来的。但韩元娥居然把工亡职工王福珍8岁的女儿从农村老家接来，没有过多怜爱女儿，供她上学。

邻居们不理解她的作为，说：“你自己两个孩子还照顾不过来，还增加一个，你还要命不要。”韩元娥却说：“这孩子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爸爸，命已经很苦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砸锅卖铁少吃少穿也要供她上学。”

她不让这个“女儿”受一点委屈，给她交学费、做饭、买学习机、买电脑。孩子在作文中写到：虽然我没有父亲，但是韩元娥姥姥把我当成了她的亲生外甥女，让我享受到与同龄人一样的温暖，是她的爱使我的生命延续，我一生中最感谢的就是她。

【画面：王狗只井口服务影像资料。

这位大娘叫王狗只，是西铭矿的一名矿嫂。前几年，不慎将胳膊骨折错位，连上厕所都要人帮忙。但她没有误过一个班，每天吊着胳膊，让女儿开车接送她。一只手不能动，她就用另一只手煲蛋汤，再舀到保温桶里。

【画面：程素珍井口服务影像资料。

今年52岁程素珍，有一手理发的好手艺，但她没有开店挣钱，而是在井口义务为矿工服务。这一干，就是30多年。

有位女职工在工作中不慎摔伤，造成三根肋骨骨折。由于她丈夫平时工作很忙，不能时时陪在身边。程素珍就坚持每天到医院帮她擦洗身体，陪她说话聊天，数十天如一日，从未间断。

【采访程素珍同期声：我五岁，父亲就去世了，妈妈身体不好，经常有病。我是在众人的帮助下长大的。所以，小时候我常常想，等我长大了，也一定要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画面：赵海香井口服务影像资料。

西铭矿的矿嫂赵海香，已经在女工安全协管岗位上干了35年。

每天早上不到6点，赵海香就出了门，连续倒两次车，到井口服务站为夜班工人准备早餐。

有一年冬天，早上起来，外面下了小雪，赵海香一出家大门，脚底一滑，摔了个大跟头，手里拿的针线、补丁、扣子、还有牛奶滚落了一地，左手也被碎玻璃划得鲜血直流。但这依然没有阻挡住她的脚步，收拾收拾东西，她又走进满天的雪花里。

2010年，赵海香患了糖尿病，一年内体重瘦了20多斤。丈夫和孩子都劝她不要再干了，可她实在放不下35年来朝夕相处的矿工，依旧我行我素。

【采访赵海香同期声：“时间长了，就觉得井口就是我的家，一天不去，心里就空落落的，好像丢了魂儿。”

【画面：陈栓英井口服务影像资料。

这个大斜坡，是从家属区到井口服务站的必经之路。屯兰矿的矿嫂陈栓英每天骑车去服务站都要经过这里。看到她骑车爬坡的样子，谁会相信，她已是74岁的人了。

16年来，每天清晨5时，陈栓英都会准时到达井口服务站，忙活着烧热水，然后将每一位下井矿工带来的水瓶一瓶一瓶灌满。

说她16年来，每天清晨5时到达井口服务站，也不准确。2006年，她的老伴患肝癌去世，她在家里休息了三天。这也是她在井口服务站工作十多年来，请假休息最长的三天。

老伴出殡后，她就忍着悲痛，出现在井口服务站的门口。

【画面：1、星空。

2、星空之上，叠加各矿女工协管员的名单。

3、党素珍追悼会资料。

4、熊熊火焰中，一对对女工安全协管员徐徐走来。

天上的星星数不清，她们的故事说不完。

我们还应该铭记这一长串普通的名字，铭记她们身后那一长串动人的故事。

当我们这部纪录片制作进入尾声的时候，党素珍老人，因病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她奉献一生，魂牵梦绕的协管事业。

在沉痛追思党素珍老人时，我们可以欣慰告诉老人的是，她点燃的女工安全协管之火，没有熄灭，而是薪火相传，已成燎原之势。今天，又有新的年轻的矿嫂走进了女工安全协管的队伍中来。1978年出生的高晓华来了，1979年出生的王文彦来了，80后的刘艳青也来了。

【画面：各矿女工安全协管员全家福照片。

当女工安全协管的队伍，由零零散散的星斗汇聚成群星璀璨的星河时，我们怎能不感动矿山女人美丽的心灵。

这种深深地感动，是发自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是发自我们这座矿山的内心。

【画面：电视剧《黑金地的女人》资料。

这种深深的感动，化作一部激情洋溢，跌宕起伏的电视剧长卷，登陆央视的七彩银屏，彰显着她们慈母般的爱心，平凡中的伟大。

【画面：党素珍拿版笔书写“安全”二字。

这就是我们矿山的女人啊。

她们虽然都是家庭妇女，但她们对安全的理解很朴素，很有哲学的韵味：安全安全，家里有个女人为

安；上面一个人，下面三横一竖，也就是三口之家为全。

【画面：女工安全协管员众多劳动的手的特写。

这就是我们矿山的女人啊。

她们没有工作，但她们都有一双勤劳的手，而且用这双手，将安全的要义阐述得那样生动深刻，将安全协管的事业演绎得那样多姿多彩。

【画面：女工安全协管员井口服务场面。

这就是我们矿山的女人啊。

面对无情的岁月，面对着她们走过的人生轨迹，我们怎能不惊叹矿山女人的力量。

【画面：以黑色的煤层为背景，徐徐从下往上推出以下字幕：

党素珍：安全协管50年。
赵海香：已安全协管35年。
郑冬梅：已安全协管34年。
王狗只：已安全协管33年。
陈腊英：已安全协管30年。
褚秋桃：已安全协管28年。
折玉开：已安全协管24年。
张志荣：安全协管20年。
任仲芬：已安全协管20年。
陈栓英：已安全协管20年。
李春娥：已安全协管16年。
……

【音乐起】结尾曲《女人是水，男人是山》

一首歌，
拨动你我心弦。
满天星照亮人间冷暖，
窗前的月在枝头上思念，
枕边的人在脑海里挂牵。
女人是水男人他就是山，
山水相依男女的手相牵。
走过多少岁月的风和雪，
幸福它就会来到你的身边。



是金子在哪里都是闪亮的

□ 刘文芯

他爱读书，踏实耿直个性让人赞赏
他爱钻研，精湛技术让人叹为观止
他爱工作，敬业精神让人心悦诚服
他总能在平凡的岗位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题记

打铁先得自身硬

爱学习的他从小就对维修电器、拆分电路板喜爱和好学，成为他孜孜不倦的追求，他知道学无止境，更懂得从事技术工作必须有过硬的业务知识和本领。为了尽快学习和掌握电子技术，他花了近万元购买了鼎阳100MHZ数字示波器1.5G频率计、电阻电容测量仪，福禄克15B数字万用表，AVR单片机学习板，工具热风枪、恒温电烙铁。他还从97年开始，自费订阅了《无线电》《电子制作》《家电维修》《北京电子报》等杂志，利用所学到的知识维修过近300台电视、1000多台次电脑。

刻苦钻研学技术，他利用业余时间看书学习、画电路图、对照实物、整理笔记，凭着自己一股刻苦钻研的劲头，不断提高业务知识技能……在他家里的卧室和书桌上，整齐地堆放着《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电工基础》等有关书籍，同时在他的电脑里更是储存了大量的电子书籍，对这些知识的学习钻研被他视之为快乐的源泉。他尽情的吮吸着知识的营养，并找到了与工作实践最贴切的结合点，做到了得心应手、熟练应用。带徒传艺，作为师傅他是毫不保留的给徒弟传授技能，他其中的一个徒弟张喜平在2013年的西山煤电技能大赛中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扑下身子干工作

俗话说：“群雁不乱靠头雁，羊群不乱靠头羊。”干工作他走在前，干在先。在当前煤炭市场艰难的形势下，他一直坚持“省下的就是赚来

遇事不气馁、面对挑战不退缩，做实、做稳、做细、做好每一项工作这是镇城底矿通风科监控队副队长马黎明的工作准则。

32岁的他也是一名安全仪器监测工技师。2002年9月分配到镇城底矿监控队工作上班以来，先后到过调度、通风等单位，他用踏实的脚步在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岗位留下了一串闪光的脚印，凭着实干和巧干当上副队长的他，十几年来先后获得了2007年镇城底矿职工技能大赛安全仪器监测工技术能手、山西焦煤第四届技运会安全仪器监测工第二名、西山职工素质工程活动个人二等功、山西焦煤集团公司第四届职工技能运动会技术标兵称号，2009年获西山职工技能大赛安全仪器监测工第三名、西山职工技能大赛技术能手称号，2010年获镇城底矿职工技能大赛技术能手，2011年获镇城底矿职工技能大赛技术状元，2012年太原市第九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安全仪器监测工技术比武第二名、太原市第九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太原市技术能手、太原市第九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记二等功、山西省第四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安全仪器监测工第一名、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2013年获山西焦煤第七届职工技能运动会安全仪器监测工第四名、山西省第四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个人一等功、山西焦煤第七届职工技能运动会优秀选手、“中国平煤神马杯”第五届全国煤炭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安全仪器监测工第五名、西山煤电“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的，节约就是创造”的理念，不断开辟节支降耗的新方法、新途径，通过“一改、二回、三修”的方式，使队里物资使用降低成本，达到经济效益最大化目的。

“一改”：在保证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加强对材料使用跟踪管理，对井下拆除、更换、回收的各种废旧材料进行分类、整理，加工成符合使用要求的成品，减少新材料的投入。如井下回收的废旧防水牌板和传感器防护壳被改造加工成了不锈钢伸缩杆，高处作业时不用登梯子、踩皮带，只需把不锈钢伸缩杆伸长，就可以不用登高，很轻松地把挂在活钩上的传感器取下，给传感器的标校、维护、清洁带来很多便利，也可缩短传感器故障的处理时间。这个小发明虽然经济效益具有隐形性和滞后性，但它为全队职工消除了安全隐患，也减轻了工人体力。

“二回”：为进一步节约费用开支，队里努力克服员杂、线长、面广的困难，巧妙地利用内部市场化杠杆作用，激发职工节约意识，最大限度回收各种旧材料。如队里制定材料节约制度，使材料节约与职工工资挂钩。规定回收50米电缆奖励1分绩效、回收一根传感器短线奖励1分绩效，（一分等于十元人民币），大大提高了工人回收废旧材料的积极性，提高了废旧材料的复用率，降低了生产成本。

“三修”：修复再利用。坚持“能修则修，不能修则改”的原则，将升井回收的废旧牌板、传感器防护壳、各类传感器等材料进行分类，以实现循环再利用。

瓦斯监测监控系统耗资非常大，后期还需不断进行升级改造，他不断调动职工参与材料管理和控制的积极性，实现材料的合理投入使用。

关键之时显身手

这一年来，在马黎明的带领和组织下，监控队检修组先后完成了多项技术革新成果，解决了监测监控系统中的许多难题，以技术创新促进创新创效；使用瓦斯传感器的光报警灯，经过精心设计，改造成了监控中心站的光报警装置；维修利用监控中心站淘汰下来的24V本安电路板、驱动电路板等设计出了简易干线驱动装置，建立了一套监控系统模拟实验台，在监控设备的实验、维修及职工的培训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采用计算机输入输出设备延长装置，成功实现了服

务器的远程操控，为监控机房改造过程中人机隔离的实现奠定了技术基础。他也对自己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自己在做好监测监控设备安装、回收、调试、校验和维修工作的同时能在最短时间内处理好系统意外中断故障。

“系统中断就是事故”，时间紧，任务急，必须在最短时间内修复故障。提起马黎明认真负责、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大家都竖起大拇指。2013年11月1日上午11:30，南六采区监控信号上传突然中断。这将直接影响到四个采区的监测监控信号的上传，情况十分危急。在这紧急时刻，他放弃下班的念头，立即带领徒弟下井分析情况，判断出是南六采区电缆故障。实践证明，马黎明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很快查出了问题所在，原来是信号线与电源线出现了短路。由于这根电缆固定在3米多高的巷道顶部，外表又没有损坏，给故障处理带来了很大难度。马黎明的徒弟产生了畏难情绪，打起了退堂鼓，他建议马黎明跟队上说说，更换一根500米长的新电缆。马黎明没有吱声，在一旁认真思考着既能节省时间，又能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定了定神，重新打开接线盒仔细查看电缆的截面。突然，他眼睛一亮，发现这批电缆中恰有一对电话线可以代替那根故障的信号线。于是，他赶紧带领徒弟忙活起来，很快解决了问题。这种方法不但节约了时间，而且减少了人力物力，使整个监控系统在短时间内恢复了正常。他的出色表现受到了厂家师傅和该矿领导的一致赞扬。

他就是这样，始终用自己辛勤的汗水，过硬的技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默默无闻地坚守着自己平凡的岗位，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他就像一盏小小的灯，在需要的地方照出一条闪光的路。



清水矿的面子

□ 周永胜

1、分配硝烟

赵同来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因为是非主体专业，只能等到参加公司的专业培训后才能分配。好在时间不长，仅仅一年的井下机电培训，闭着眼睛就过去了。按照往常惯例，职工子弟一般分配在二线或地面，省得日后乌烟瘴气地拼面子搞调动。

不知为什么，今年清水矿没有按常规出牌，一纸红头文件就把整整五十个子弟分配到生产第一线。清水矿大街小巷，舆论一片哗然，说长道短，流言蜚语，从家属区雪白的墙上到井下巷道、矿车、支架的涂鸦，到处充斥着疑问和指责，有赞赏的，更有悲观失望的。

“看来新上任的牛青山要动真格。好样的，比他爹老牛倔。”

“老牛倔了一辈子有什么好处？天不怕地不怕谁人也不怕你？不是这个理！要不是牛矿长技术过硬，恐怕工人也不是个好工人。就凭老牛那为人，清水矿有几个人会迁就他家？”

“这年头怎么了，老辈们能在生产一线吃苦受累，子弟们怎么就那样不球行，他们的骨头就那样金贵？那些娃们，就像井下的石头，看起来硬，一见太阳就风化了。咱窑黑子果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后继无人吗！”

赵同来成天听着清水矿的长长短短，耳朵都起茧子了。可自打分配的文件一出台，他耳朵就像掏空似地，格外亮堂起来。那文

件可是党政联席会上定的，赵同来见过，清水矿党、政两个大红章端端正正齐年盖月地压在那，让人看着就像两块大磐石。

牛矿长的能耐赵同来自然一清二楚。牛青山刚从学校分配到清水矿的时候，个头不高，瘦骨嶙峋的，腰还不如他老爹的胳膊粗，一阵风就能吹得找不着北。这牛青山干起活来就是个刺头，你说东他就西，不死磕上半天，分不出个青红皂白，宁愿不要这个工也不会动一下。好在他的那些“歪门邪道”管用，大家伙只能听着他。签师徒合同的时候，全队九十多号人，除赵同来一个人外，其他人都躲得远远的，等着看笑话。道理很简单，老牛是个横竖不分的愣头青，儿子也好不到哪里。想带这个徒弟还不如让他老子带，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牛家能耐，综采一队就由你牛家折腾吧。

偏偏在这个时候，赵同来出马了。

“一个采煤大学生能和一个胡搅蛮缠的爹相提并论？牛青山干活灵巧讲方法，他什么地方得罪你们了？”赵同来的一番话不软不硬，更像是自言自语。就这样，牛青山成了赵同来的徒弟。其实，赵同来也就是比牛青山大五六岁，比他早下了五六年井。赵同来无心插柳柳成荫，现在看来，那就是力挽狂澜，他的奋臂一举，开创了清水矿的另一片新天地。

在老牛眼里，交上狗屎运的赵同来给足了自己天大的面子。牛青山第三年就成为综采一队的队长，再二年就是采区区长，再再

后来就是生产矿长，四十岁就当上大矿长，三年一小步五年一大步，“蹭蹭蹭”就上来了。

牛青山自然不会忘记他这位师傅的知遇之恩，逢年过节总要大包小包地提满手去看望，楼前楼后左邻右舍的人没有一个不羡慕的。有人私底下叫赵同来“赵矿长”，说牛矿长对师傅言听计从，比对他老子还孝顺，说一不二。赵同来虽然听着别扭，却也自我感觉心花怒放。牛矿长给面子，就等于是清水矿给面子。这赵同来走到街上，自然而然脸上红润润的，任凭别人指手画脚。

就拿这次分配来说，赵同来压根儿就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有牛矿长在，还不是想到哪就到哪？毕竟胜利叫他叔。不看僧面看佛面，赵同来不信他牛青山就不给他这个脸。难怪对门武二货这个老死不相往来的主儿也提着两瓶二锅头一斤猪头肉来套近乎了。

赵同来和武二货就像一对天生的冤家对头，两个人同一天参加工作，同一天分配到综采一队，同一天分到一个单元对门。赵同来平日里是个十棒子也打不出一个闷屁的老实人，但干起活来从不挑剔，整个人踏踏实实。这武二货就不同了，天生伶牙俐齿，凡事总要说道几句，就因为这张嘴，什么好都捞不上。两个人话不投机半句多，要说两家关系，那也是分分合合，磕磕碰碰。赵同来出生比武二货大三天，可武二货就不认这个账，就不肯叫赵同来一声“老哥”。

“老赵啊，不，赵师傅啊，不不，赵矿长啊，不不不，老哥啊，你说，你说这次分配，我家武帅就仰仗你了。武帅打小就和胜利一块玩，两个是发小啊。小时候不懂事，两个孩子淘气打架，咱就不往心里去了。这次怎么说，时髦点，就当是捆绑式分配，你家胜利到哪，我们家武帅就到哪，这辈子他就是胜利的肉尾巴！”

武二货一声“老哥”，叫得赵同来心里麻酥酥的。看着低三下四的武二货，赵同来心里并没有得意起来。至于武帅的事，赵同来搓了搓手，心里懵懵懂懂的，始终不敢拿这个主意。从来在工作上没有丢过脸求过人的赵同来悚悚的，低着头不敢正眼看一下武二货。他掏出一根烟递给武二货，心里面像

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过了半截烟功夫，赵同来眼瞅着桌子上的猪头肉，不停地咽着口水。赵同来心里盘算着，兄弟两个半年多没有一块喝二两了，有些话就想当面唠唠。

“我说二货弟，今天酒桌上咱不谈别的，你能不能听老哥一句话？”

“能能能，我就听你的，武帅分配的事绝口不提。”二货一脸诚惶诚恐的样子。

“二货老弟，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打交道几十年，怎么你也取笑起我来，什么赵矿长，这马屁拍得。其实，其实我那是泥菩萨洗脸，脸面难清！咱也不要只顾着说话，兄弟俩好好喝一顿，看看那猪头肉多肥！”

赵同来是个吃货，立马就张罗做饭去，拍了两根黄瓜，上了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一盘油炸花生米，还特意从冰箱里拿出一只猪耳朵，桌子上一下就丰盛起来。

老哥俩一口菜一口酒，一口酒一口菜，边说边喝，一会儿就脑袋大舌根硬了。

“你说，咱俩住对门几十年，孩子们小时候的事情我打心眼没有往肚子里去。我知道你，你就是嫉恨我，嫉恨我收了个好徒弟。不像你，你那徒弟，胃口死大，一个月就贪了兄弟们两万块的血汗钱！”

“人活脸面树活皮，老墙就活一把泥。我那徒怎么就死不长脸？你说，要是不贪那些蝇头小利，保不准以后还能出息成一个大局长！你可记得，是我那徒儿先当的队长！”

“什么蝇头小利？一分钱也不行。你不和我往来，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我那算什么面子，就是逗逗你，气气你，在人前光鲜光鲜，嘚瑟嘚瑟，显摆显摆，那能当饭吃？”

说来话长，武二货也带过一个徒弟，那徒儿起先还争气，当了队长就翻脸不认人，就想着贪污克扣弟兄们的血汗钱，要不是老牛拧住不放，死缠烂打，活生生把这脓包挤出来，队里还不知让这货糟蹋成个啥样子。武二货这口黑锅背得不轻，至现在还扣在头上，让人指三道四挺不起腰。

“二货，二货老弟，你说，你说清水矿抽什么筋，家家都这一根独苗苗，谁家舍得分配到生产一线？我看，我看他们都是隐

患！这些娃下井我不放心！”

“照你这么讲，到二线就不是安全隐患？窑黑子还怕个隐患？亏你还是多少年的劳模，要我说，你也是个隐患！”

“我怎么就是，就是隐患了？你他娘满口胡言！”

在武二货眼里，赵同来就是个巷道里放屁的家伙。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赵同来的花花肠子武二货看得一清二楚。别看老赵成天价嘴上吊着“不给人添麻烦，不给人添麻烦”这几句话，其实，想往上爬的心蠢蠢欲动多少年了。不为别的，就凭有这样一个徒儿，赵同来他妈早队长了。可惜，牛青山在师傅的待遇上从来没有给过一丝一毫照顾。用武二货的话说，就是牛青山这小子把你看漏了，怕你给他丢脸！

提起老牛家，武二货心里就来气。赵同来能去安监处当安全员，我武二货凭什么就不能？老牛带班的时候，自己就和他死缠硬磕，儿子当矿长了，还能有自己的好果子？田跟垄儿走，人跟种子生，有其父必有其子。老牛能跑能跳的，刚退休就摔一跤，半身不遂躺在铺上几年了？那是他牛家活该，那是报应！这次职工子弟全部分配到生产一线，还不就是想新官上任三把火？哼，就怕他没有这个能力。武二货心里憋着一股劲，管他什么一线二线，我家武帅要是分配到生产一线，其他人家必须在一线，要是让我知道个一二三，非给他捅个窟窿不可！

2、互不相让

清水矿举办安全演讲大赛，赵胜利和武帅都报了名。赵胜利是个英语专业的外贸本科生，用他老子的话讲，除了叽叽咕咕几句鸟语外，连个饭都不会做。唯一能安慰他的就是儿子参加各种英语大赛的一大摞荣誉证书。不过，这些东西能当个屁吃。开始的时候，老赵还把儿子这些东西当宝贝，每每有人进来的时候，总要拿出来在人面前晃晃眼。后来，赵同来就鬼抽筋般地把儿子的那些宝贝疙瘩压了箱底。

那是有一次楼下坐着，武二货满嘴跑车，说什么现在全世界都学汉语了，孔子学

院满世界都是，英语算什么东西，还世界语言，狗屁话！老赵家胜利明摆着就是白学了。说到他家武帅，又是一番喋喋不休，什么计算机专业，软件工程师，走到哪都吃香喝辣的，求他办事的人不排几天队，轮都轮不上。记得有一次，武帅给家里汇了钱，武二货拿着汇款单把整个小区都跑遍了，见人就问，看看，我儿子上大学就给家里寄钱了，三千块！不像我那门对门的老赵家，就知道问他老子要钱。武二货脸红扑扑的，说话连吐带呕，专门恶心赵同来。赵同来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常常急得脸红脖子粗，一身一身的冷汗不知道出多少身了。那些荣誉证书不压箱底还想怎么着？

演讲日期越来越近，赵同来横看竖看就是没有看出儿子紧张上火的着急样来。瞧那走路，依旧不紧不慢的，听那说话，依旧慢条斯理的。胜利的这幅德行让老赵特别来气，成天到晚想发火，又找不到一个茬，只能像发疯的猴子抓上挠下。

这天早上刚上班，老赵就跑到演讲会场看热闹。一进门看见武帅正在那里指手画脚，鸭子嗓门难听得出奇，一会指拨人布线，一会喊叫人调音视频，自己拿着麦克嘴里不停地“喂喂”着，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这里管事的，知道的人还不就是狗屁一个。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小子。

赵同来实在看不下去，正准备转身回去的时候，眼跟前突然被一堵墙堵上了。原来武二货也在这里转悠，看着儿子忙前跑后的样子就没有上前搭讪，只是远远地望着，满嘴就像刚刚抽出的花骨朵，不知道是想张还是想合。赵同来进来的时候，武二货也看见了，一双眼睛在赵同来身上滴溜溜地转了半天，看着赵同来灰头土脸的样子，心知肚明的武二货才垫着脚尖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赵同来面前。

“老赵啊，你家胜利怎么就不过来踩踩台，熟悉熟悉环境？这是何等重要的大事！我们家武帅来好几天了，忙啊，回家吃饭的功夫都没有。瞧瞧，宣传部长、组织部长都看上我家武帅了。这计算机专业就是好。这年头，没有金刚钻哪敢揽这瓷器活，孩子算是没有白学。”

武二货沾沾自喜地说着，两片嘴唇还不停地“嘖吧嘖吧”，生怕赵同来的注意力跑到其他地方。

赵同来起先气鼓鼓地杵在那里，然后“呼”地向前迈了大半步，几乎是和武二货脸贴脸肚顶肚。

“你家武帅牛逼，就看他有没有造化分个好单位了。临时帮个忙也这样吹天喧地，你这种人就是不怎么地。你看看，大家伙都忙忙碌碌，这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搭台的搭不好，主角儿怎么上场？井下工作面还得先开拓后掘进再安装再综采的。长点记性吧，回去问问你儿子，什么叫水到渠成？”

赵同来阴着脸心不在焉地说了几句，在不在点子上也不管，急急忙忙地赶回了家。一进门，赵同来怒气冲冲地就和胜利真枪实弹干上了。

“胜利啊，过两天就安全演讲比赛，怎么就看不出你有点啥动静？这次比赛非同寻常。明摆着，就是让你们这批学生上台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这分明就是豆腐里挑骨头——选拔嘛，就是要把你们分个三六九等。老爸去会场瞄了一圈，人家那武帅气场大着呢！你看看你，蔫不拉几的，什么玩意儿！”

“爸，武帅是个软件工程师，他搞那些东西还不是夹泡尿的功夫？我和他不一样，等到那天你就知道儿子有多出彩了！”赵胜利毫不含糊地说道，浑身上下充满了自信。

看着儿子自信满满的样子，赵同来似信非信，他还想说点什么，就是想不出一句话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任由儿子的自信摆布。女大不由娘，儿大不由爷，老赵习惯性地双手搓搓脸，再看一眼儿子，把门“砰”地一关，扭头出了门。

赵同来再过三年就退休了，赵同来和他的那一茬哥们儿心里不知比过了多少回，人家那娃们个个争气，学机的，学电的，一回来就上班，干了一年就是技术员，就是带班的，日后肯定错不了。自己家胜利偏偏报个外贸英语，这孩子回矿山能有啥前途？

老赵有点犯愁了。当初非主体专业的职工子弟回公司培训时，父子俩就大吵大闹一顿，胜利说什么也要到一家外企打工，赵同

来死活不放，说哪家子弟到外面打工了，这不是明摆着丢人现眼？那我老赵还有什么颜面在清水矿走东串西？再说，自己下了二十多年井，腰酸腿痛胳膊困，还有那高血压，把人都快整爬下了，退休了还不得有个人照应？只要儿子在矿上找个体面点的岗位，也不枉他念这么多年书。

赵胜利内心压根儿就充满了矛盾。父亲如此这般地逼着自己回清水矿，当然有父亲的道理。赵胜利十多岁的时候，母亲因病早早走了，好多人打劝老赵续个伴，老赵就是不肯，说孩子还小，怕日后受罪，痛痛快快就死了这个心。老赵起早贪黑，除了上班，就是围着胜利转，只要儿子一张嘴，老赵没有办不到的。胜利想学吉他，老赵就买吉他，找老师；胜利想学街舞，老赵就到广场蹲了好几天，几番比较，找了全市最好的街舞教练。好在胜利上心，学什么都刻苦用功，没有枉费老赵的一片心血。当初报志愿的时候，老赵也是一门心思，让儿子报个矿山机电方面的专业，好回矿上崭露头角一展宏图。依老赵分析，清水矿五任矿长和外调出去的六十余名处长也好部长也罢，都是学机电采煤的，当科长的就更不用说，伸手就能抓一大把。要是儿子也学个什么机电采煤专业，再加上他十八般武艺，回清水矿那还不是锦上添花如虎添翼？看着儿子一米八的个头和方方正正的国字脸，老赵当初那个满心欢喜，嘴都乐开花，好像赵胜利现在就是清水矿的矿长。

偏偏天有不测风云，胜利说什么也不报矿山的任何专业，说白了就是铁了心不回煤矿。为此父子俩大动干戈，横眉冷对，就差上手了。老赵先是以死相逼，在家里上吊抹脖子，假动作做了一套又一套，硬的不见效，又改变策略来软的，也不怕前邻后舍笑话，整天坐在小区凉亭下哭天抹地捶胸顿足，口口声声数落着儿子的不是。老赵这么一折腾，大家纷纷站出来指责胜利的不是，说一个胎毛没褪的小子懂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当爹的能把你指到黑豆地？在邻居们好说歹说下，胜利总算口头上答应了父亲的要求。等学校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胜利不声不响地藏了起来，直到开学走也没

有再和父亲打个招呼。四年一晃而过，等生米做成熟饭，老赵也只有耷拉脑袋的份儿了。

赵胜利回清水矿，只是想给父亲一个交代。在学校的时候，赵胜利主攻外贸英语，同时还自学了德语法语葡萄牙语，英语通过了八级，在学校就是声名鹊起的演说家。本该留学的他要不是因为父亲身体不好，出国都一年了。回来的时候，赵胜利在省城的几个大型外企面试过几家，其中一家外贸公司立马就要签合同，月薪两万元。赵胜利全然不为心动，只是草草签了个意向合同就回了家。

这几天赵胜利也没清闲着，他心里始终涌动着父亲对自己的那份关爱和呵护。他知道父亲能为自己做的，也只有这些了。虽然自己没有下过井，但他深深知道安全的重要性，安全的果实就是幸福。围绕这些，赵胜利大做文章，早胸有成竹，只是不显山不露水，单等比赛那天用一口流利的英语进行演讲，好好展示一下矿工子弟的风采，好好让父亲乐个够，美个够。

3、转身困惑

果然不出赵胜利所料，自己在清水矿的安全演讲一鸣惊人。

颁奖的时候，牛矿长拉着赵胜利的手激动地说：“我们清水矿后继有人，人才辈出啊，清水矿好多外籍资料再也不用请人翻译了！你可是我们清水矿的一大宝！”矿上好多矿工家属也奔走相告，纷纷传说着赵胜利的口才人才，简直把个人美化成星星月亮。

老赵听在耳里，乐在心头，远比有个矿长徒弟拽多了。胜利的奖品是个微波炉不说，分配的事情也好办多了。连牛矿长都说胜利是清水矿的宝，这分明就是锦上添花，就是清水矿的最高荣誉。老赵心里过着数，以往劳模表彰会上，也没有说过谁是一个宝。想想看，自己当劳模多少年，有人说过是个宝吗？没有。因为你那劳模没丁点含金量，就知道闷声不响一股劲死受。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要孩子学踏实，大人也就安心了。就怕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什

么也干不了。

前几日还在为孩子分配的事提心吊胆，这几天老赵忽然消遣下来，有点闲着蛋疼。胜利的功夫清水矿见识了，那可是人见人夸。至于分配，想分配到哪就到哪吧，这个也不是我赵同来能做主的，红头文件就在那放着。人逢喜事精神爽，老赵天天是个安稳觉，你说怪不怪？在这分配节骨眼上，赵胜利的华丽登台为老赵赢得了满满一百分。老赵那个喜呀，下了班就在清水矿大街小巷乱逛，生怕人不知道赵胜利是他赵同来的亲生儿子。

自打清水矿安全演讲比赛结束后，武二货就跟屁虫似地跟在赵同来身后。那天他也在演讲现场，确实被赵胜利神采飞扬的鸟语震住了。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牛矿长的那几句话。看来，老赵家分配的事情不在话下。

“老赵啊，你儿子胜利和我家武帅就是清水矿的宝，知识改变命运嘛。我说这话你不要不高兴。你家胜利一口鸟语，谁能听得懂？还不是我家武帅在投影机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给大家打出来？可怜我家武帅，只知道在家里连班加点、点灯熬油地给胜利做嫁衣。”武二货满脸陪着苦笑，腰虾米似地弯着，眼珠子急得都快掉出来。

赵同来脸上堆着笑，眼角的褶子挤得深深的，一双小眼睛眯缝着，快连对面是谁都看不清了。他心满意足地听着武二货的一席话，左右手拍拍停停，像是给武二货鼓掌，又像是自娱自乐。

看着赵同来自鸣得意的样子，武二货虽然心里空落落的，但还没有成为斗败的公鸡那样狼狈。俗话说得好，到嘴的鸭子也会飞。再说，孩子们分配毕竟还没有着落，没有板上钉钉。万一真分到个什么一线，你赵同来还不成个大猪头，那就难看了，那就给清水矿丢大脸了。要知道，多少老伙计背后偷偷看着你赵同来！老牛家父子们大家都知道，两个都是翻眼不认人的狠角色，吃他们亏的人还少？当务之急，老赵必须老老实实地行动起来，和牛青山脸对脸地坐在一起，把丑话说在前面。

“赵老哥，你家胜利露脸肯定有我家武帅的一半，这个是跑不了的。你说，兄弟相

爱撼山河，只要咱们团结起来，一线二线还不是由咱挑？”武二货不阴不阳，不深不浅地激着老赵。

赵同来一点也不急，慢悠悠地说到：“是啊老弟，你都说胜利和武帅是清水矿的宝了，还怕他牛青山咋地？你说你每天跟上鬼似地一惊一乍，连我都跟着你神经兮兮的。”

这几天，清水矿的空气一阵比一阵紧，职工子弟分配的事情又传出几个新版本。有的说运输区要五个，通风区要五个，其余的全部到生产一线。还有的说全部都在二线，理由是有门子有面子头头脑脑的十几家串通闹事，牛青山心烦，手一挥就把红头文件烧了。更有甚者推测，碰上这等肥差，清水矿总有几个居心叵测的人浑水摸鱼，好趁机捞一把。

赵同来看看着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儿子，心里七上八下，特别忐忑。他也想找牛青山打探一下，又始终拉不下这个脸。有几次和牛青山在井下走对面，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赵胜利啊赵胜利，你真是我的老祖宗，有儿的气破肚，没儿的瞎了眼。赵同来心里骂着儿子，可一看到儿子扒在桌子上写写画画的样子，气就又消了一半。不过，干什么都得分前后、分场合，看着别人家孩子三五成群地串门拉关系，赵同来心里不禁疑惑起来，儿子会不会是个书呆子？

这个念头一闪过，赵同来不由得半个脸麻了起来。要是个书呆子那还不是个废品？井下活儿可不是看你案头书堆得有多高，下井的人哪个不是小老虎？说干就干，说跑就跑，说上手就上手，谁跑在最后人家还笑话你老半天。想想看，一根液压支柱小二百斤，人家腰一猫扛起来“嗖嗖嗖”就走；冒顶了，上千斤的大石头你不轮圆膀子甩大铁锤狠命砸，它自己会金星飞溅，四分五裂？赵同来不由得想起了老班长老牛，那个手指头炉锥似的老牛，在他班里，不论高矮胖瘦，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梁山好汉，就瞧那走路的架势，牛气哄哄的，根本不把人放在眼里。人家一个班七刀煤，记录就在那放着。武二货领教过老牛厉害，记得有一次武二货临时给井下送饭，没有给老牛上双份

馒头，硬是被老牛拿饭盒劈头盖脸地狠揍了一顿，直打得武二货哭爹叫娘，连滚带爬，三天没有敢上班。虽然事后老牛给上门赔礼道歉，但老牛蛮横不讲理的恶名也随着巷道越走越长，越描越黑了。

回头再想想儿子这样的人打发到井下能干什么，成天价只有让人提心吊胆的份儿，还真是井下的大隐患！每每想到这些，赵同来就倒吸一口凉气。刚刚在矿上露脸的儿子，仿佛又被人打入十八层地狱，赵同来前几天的那点得意，那点面子瞬间荡然无存。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赵胜利上初中的时候，自己还骑自行车接送，生怕把孩子累着，现在立马想让孩子五大三粗顶天立地起来，那可能吗？

娃儿是自己的亲，老婆是人家的好，不想这些鬼事情了。偏偏事不由人，赵同来一眨巴眼，就想到了自己的徒儿牛青山。牛青山刚下井那阵儿，不也是一根豆芽菜？老牛他就舍得把他的这根独苗苗豆芽菜送到四块石头夹着一块肉的井下？后来听说老牛偷偷抹鼻子，但在人面前还是把牙关咬住了。昔日的豆芽菜在头灯的关注下，在落山的垮落声中，在巷道架空线上的火花中，没有二年就变得敦敦实实起来，简直跟初下井时判若两人。赵胜利会成为第二个牛青山吗？老牛家的儿子能，我赵同来的儿子就不能？

急火攻心的赵同来又开始和儿子谈判起来。

“胜利，你看你们这批学生娃人家打得一片火热，爸心里又憋气又着火。你在矿上也刚刚露了脸，牛矿长也承认你是咱们清水矿的宝，要不，你找找他？探寻探寻分配的事？就是屁也带不回一个咱也能锻炼锻炼自己。以后打交道的地方就凭一张嘴，能干了还得会说，你成天窝在家里，老爸心里没底！”

“爸，我这几天在网上接了几个活儿，都是翻译资料的，压根儿没时间出去。他们想跑就跑吧，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谁不想找一份好工作？”

赵胜利轻描淡写地说着，没有感到丝毫危机感。举手之劳就是两万块，清水矿谁有这个本事？要是把这样的人才放到井下，不

是浪费是什么？赵胜利扪心自问。

“你，你，你怎么还不死心？清水矿放不下你？是你这尊神大？还是清水矿这座庙小？扳着手指头数数，从清水矿走出多少局长矿长了。别人都能混到面面上，咱比他们差哪了？”

赵同来再有三年就退休了，一辈子连个组长都没有干上，心里窝火多少年了，连武二货都隔三差五地在他心尖上戳几刀。这年头，没权没钱，做什么都得求人，劳模算个什么东西？一个小组长出来还有人陪个笑脸。赵同来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你看看你青山叔，没用几年就是矿长，以前是爸的徒弟不假，人家眼跟前可是清水矿八面威风的牛矿长！”

“爸，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也是多少年的老劳模，论觉悟论境界比一般人高。领导有领导的责任，劳模有劳模的尊严。大家在不同的岗位上拼命，各负其责，谁顾得上说谁？谁会小看谁？”

胜利原以为老爸是个任劳任怨兢兢业业的好矿工，谁知道也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真是老了。

赵同来不言语了，他迟疑地看着儿子，敢情那价值就是面子？

4、牛莉补课

星期日上午十点钟光景的样子，赵同来和武二货他们在楼下的几个水泥墩子上坐着晒太阳侃大山。

七月的天格外明朗，那几棵一个人紧抱的大槐树在这热烘烘的阳光中似乎也在和家属区的人们东聊西扯。这次矿上分配，有人统计了一下，中层干部家的子弟有八个，班组长家的有十二个，井下一线工人家的二十二个，其余的是二线家的。其中有六个出席过公司劳模，十三个是矿上多年的老劳模，五个是双头凤，就像赵师傅，既是公司劳模又是矿上劳模的。

“像赵师傅这样满脸出彩的人是我们清水矿的顶梁柱，他家赵胜利就应该吃偏饭，就不能一视同仁。”武二货第一个发言，有鼻子有眼，把调子放得正正的、起得高高

的。

赵同来看武二货一番慷慨陈词的样子，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他怎么会拿自己说事？大庭广众之下，武二货很少说人一句长话，今天怎么也大气了起来。

“什么红头文件？前几年狮子河改造也有过红头文件，现在也没有见谁动过，臭气熏天的，图纸上还公园呢！那可是咱清水矿最大的家属区！”

“清水矿也不是一天的清水矿，盘根错节，谁家背后没有个能说事的主儿？你找人说情我找人拉关系，那清水矿还不翻了天乱成粥？要不，那就是狗屁红头文件！”

“清水矿什么时候一刀切过？谁能站出来说说？牛青山这人就是竹筒里的豆子，说倒就是哗啦啦一地。当队长也好，当区长也罢，站着响叮当，跌倒叮当响，他就是这样的人。红头文件上说全部到一线，那肯定是一线。这一点我这个师傅还是相信徒儿。”赵同来嗓门也大，但感觉有点底气不足。

就在人们七嘴八舌头的争吵当中，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闯入人们视线。

这女孩一套深蓝色学生运动装，高高挑挑的身材足有一米七，白色运动鞋，白皙的面孔，齐齐的刘海与眉毛连成一线，一双大大的水汪汪的眼睛自打到了单元大门前就左顾右盼起来。

“这是谁家姑娘啊，这么眼生，不是咱们小区的吧？”

“也见过，是，是，是牛青山家千金牛莉。哈，还真是。”武二货端量了半天才认了出来，真是女大十八变。

“莉莉，大爷在这，有什么事吗？”赵同来不满地膘了一眼武二货，冲着牛莉喊了一嗓子。

“赵大爷，我找胜利哥。礼拜天，我想请他给我补补英语课。”

“哦，胜利在家，胜利在家。三层右手家，快上去吧。”老赵话把子一撂，就要起屁股离身，却活生生被几个老伙计按住动弹不得。

“你凑什么热闹，孩子补个课还用得着你这个探照灯？”

武二货看着牛莉轻盈地跑上去，眼都绿

了。老赵家祖坟里冒青烟了，老赵给牛青山当师傅不说，儿子又给莉莉当英语老师，这满天下就再找不下一个人？就你家能？命！武二货指着赵同来说道：“老赵看出来没有，牛家黏上你了，想甩都甩不开。好事，天大的好事。是不是青山家莉莉看上你家胜利？孤男寡女的，谁知道怎么辅导人家小姑娘。要是你家胜利真能成为牛家上门女婿，那胜利分配就是挤住眼的事。大家伙儿说是不是？”

“老武你瞎说什么，肚脐眼上长痂子，你那是什么心！人家就是一个清清丽丽的学生娃，明年要高考，补补课有什么大惊小怪？我家胜利英语谁家能比得上，不找他找你家武帅？不行，我得上去给孩子倒点水。在青山家，我可是有辈分的人，人家没有慢待过咱，咱也不能亏人家。”赵同来话一说完，站起来就跑。

赵同来前脚一跑，后面就又热闹了起来。

“看到了吧，你们还想着一刀切，可能吗？他家赵胜利不到一线，我家武帅就不到一线！你们不信？那咱们就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

大伙一时纳闷了。牛青山鬼精鬼精的，他师傅的儿子，他女儿的辅导老师，用鸟语安全演讲的赵胜利，他能扔下不管？屁股上画眉毛，清水矿就他老赵家的面子大。赵同来平日里高姿态，那是他心里有数。牛青山这烟雾弹放的，这障眼法使的，有谁能服气？

武二货扯着嗓子吼叫着，大半个上午唾沫四溅，嘴唇干裂得快要爆起一层皮。没有人附和，没有人惊叹，没有人点头，没有人鼓掌，几个人石化似的，没有了一点反应。

半个小时功夫，赵同来左手提着一壶水，右手拿着暖壶上的红盖子耄了回来，见大家呆若木鸡般地蹲在那里，不由地“哈哈”笑了起来，“我烧水的时候连打两个喷嚏，肯定是老武骂我了！这一招我就是专门对付老武的。多少年了，灵得很！”老赵边倒水边说。

老武接过盖子吹着热气，嘴转边吮着，烫得直吐舌头。

“老赵，那鸟语你听得懂？真是自讨没趣。还是回到咱们正题上，我要是你家胜利，就不回这个清水矿。大家说说，清水矿有什么好？胜利的鸟语大家都知道，那是过了八级的人，咱也不知道八级是个什么东东。这么高的能耐应该往高走哇，怎么就这样没出息，敢情是假的？就会死记硬背那几句？”老武扭着脖子探头探脑地左右问道。

“噯，真让你说中了，他还就想出去，单位都有了。我这也是半斤米熬稀饭，你说不愁（稠）那是假的。”

赵同来一声叹息，儿大不由爹，这话真他妈的灵。清水矿怎么了，这台子还小？你当个科长试试，当个矿长试试，当个局长试试，那是能耐，那就是唱红的角儿！当角儿的都是些什么人？都是大学生！

“老武你扳扳手指头，咱们娃也是大学生，他们怎么就不能好好给咱唱一出？这是面子，这就是光宗耀祖。出去的几个，有几家成气候？老武你再扳扳手指头！”赵同来缓了口气又加重语气说道。

“呵，说来说去，你是指望你家胜利给你老赵家光宗耀祖。怪不得名字叫胜利，生下来就想好了，老谋深算，嗯，老谋深算，真没有看出来。”武二货一针见血地数落道。

“我说的没有一句假话，是设身处地的话。谁不盼望自家儿子青云直上，飞黄腾达？谁愿意每天钻到支架里清浮煤？我没有那个觉悟，要是有我徒儿指甲盖大的一点本领，我就不是今天的赵同来。”

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几个老伙计忽然发现，赵同来这个放闷屁的家伙也能掏出心窝子，原来也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这么多年来，大家感觉清水矿确实有点委屈赵同来。起码给个待遇也算。在清水矿吃闲饭的人还少吗？别人不愿干的赵同来干，别人抢的东西赵同来看都不看，别人不抢的东西赵同来第一个抢，这样的劳模，人们打心眼里佩服。连老牛那样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都敬佩赵同来，说他是块好磁铁，能吃苦，会团结人；他那徒弟说师傅是个只知道奉献，从不索取的人，就像清水矿的煤。平日里弟兄们唠叨他两句，说他是慢跑气啥的怪过谁？

眼下好了，苦日子熬到头了，这次分配，就该老赵四平八稳地坐到那儿，等着好消息。

“看看你赵家的形势有多旺，连矿长家千金大小姐都钓上了！”武二货喝了几口水，脸色红润起来，牙关里又有劲了。他左顾右盼眉飞色舞指东道西又是一番高谈阔论。

就在人们一片乱嚷嚷的争吵声中，赵胜利和牛莉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大家身后，等人们愣过神来时，现场立马安静了下来。

“我说大爷大叔们，你们还嫌自己操心少吗？孩子们自会有自己的选择。我是不回清水矿，不是清水矿不好，是我不适合清水矿。还有武帅，二货叔，不知道他和你讲过没有，他也有这想法。孩子们不安心上班，你能安心地坐在这里摆龙门？”赵胜利一开腔，老赵、老武一伙的嘴巴就像被谁用焊条点了一下似的，只有呲牙咧嘴的份儿。

5、心生惭愧

综采一队工作面刚刚搬了家，新工作面还在调试当中。赵同来沿着正巷从溜煤眼皮带头往里走着，一条一千五百米的皮带一眼望不到头。赵同来原本是综采一队的一名维护工，人手少的时候，也拉过支架开过采煤机，是队里不可多得的多面手。他干活看起来让人觉得有点木，不过，从赵同来手里出来的活没有一件说不下去。用老赵的话说就是“不怕慢就怕站，有个小闪失，就会耽误大功夫。”还有一句就是“没有小窟窿，只有大隐患；小窟窿吃人，大窟窿喝血。”

前几年赵同来才调到安监处当了一名安全员，这也是牛青山的意思。他知道自己的师傅是个心细讲原则的人，放到安监处，老赵就有到全矿工作面检查的通行证。在好多矿工眼里，老赵就是个一根筋，看上去不温不火的，只要让他逮着你违章，不管你怎样软磨硬泡磕头求情，老赵一概置之不理，就等着让你住“三违”学习班。大凡住学习班的人，哪个月不得损失上千块？为此，老赵也得罪过不少人。可事后想想，要不是老赵后面那双眼，自己保不准捅下啥篓子。那些想开的人反倒成了老赵的新朋友，想不开的

人，老赵只好上门给人家做工作，门难进脸难看，你待见也好，不待见也罢，老赵三番五次上门磨磨叽叽，直到你想开的那一天。

老赵感觉自己有点冤，窝窝囊囊的，没有什么出息。牛青山自然看在眼里，嘴上不说，心里也悬着一只靴子。自己当区长的时候，让老赵当个班组长的机会有过好几次，队里的队长连着上报了四五次，牛青山就是没有点过一次头。班组长在队里可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工作面叱咤风云的一把手。自己的师傅确实没有这个魄力。把能干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不可否认，老赵能干，合适的岗位就是安全员。在安监处的档案里，老赵抓“三违”的人数达到六百人次，全矿最多，是清水矿真正的安全卫士。

老赵走走停停，敲敲看看，顺着正巷前一脚后一脚地走着看着，到了运输机机头的时候，先是从第一架支架往后瞄了瞄，然后从挎包里掏出一根细绳拴了上去，嘴里念叨着“支护直、煤壁直、溜子直，顶板平、底板平，机头出口畅通，要是机尾出口也畅通，那就三直两平两畅通，那这个工作面就合格了，弟兄们还真行。”

老赵气喘吁吁地在支架里钻进钻出，折腾了大半天才走到机尾，他左看右看上看下看了一番，靠着煤帮一屁股坐下来。

“怎么样，赵师傅，这个工作面标准不标准？”

老赵抬头一看是牛青山。原来牛矿长是从付巷绕过来的。

“标准，合格。只是机尾采空区面积有点大，顶板压力大，机尾上的后五架支架就能看出来，工作面应该加快速度推进了。”

牛青山手拿着头灯在机尾的落山里晃了几圈说：“这个不是什么问题，一刀煤下来估计就垮了。走，跟我去其他地方转转。”牛青山边说边伸手拉了一把赵师傅。

“青山，咱们矿职工子弟分配当真要全部到一线？大家下面吵吵闹闹，说什么的都有。你怎么就这样狠心，让人不三不四地戳脊梁骨？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清水矿也不是你牛家的，咱们平白无故扛这个压力干什么？你爸巴掌带风的几十年图了个甚？”师徒两个边走边说，赵同来把憋了好几天的话

总算掏了出来。

牛青山心里清楚，以往职工子弟都是二线地面的，现在让自己这么一闹腾，不被人骂那才叫怪！但牛青山心里更清楚，清水矿生产一线缺一百多号人。大家都心疼自己的孩子，都是独生子，谁也舍不得让下井受苦，那清水矿该让谁受苦？那清水矿还能不能发展下去？等到清水矿连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一切都晚了。玉不琢不成器，分配的这些孩子们不到井下一线，就是清水矿没有培养他们，就是清水矿没有给他们舞台，没有给他们面子，没有看得起他们，就是清水矿害了他们。不吃苦中苦，哪有甜上甜？没有铁打的意志，清水矿的干部职工谈何战斗力？谈何凝聚力？谈何创造力？

“赵师傅，你能把胜利说动回清水矿，我打心眼里感激师傅。在大是大非面前，师傅没有含糊，你给清水矿带了个好头。”牛青山感慨万分地说。

“胜利这孩子，唉，要不是我身体状况不怎么地，他也不会回来。我知道，他的心就不在清水矿。和他谈过几次了，拗得很。这可跟我和你爸那个时代不同了，跟你参加工作那阵儿不同了。”

“我会想办法把胜利给留下来。前几天矿上安全演讲比赛，宣传部把录像资料报到了公司电视台，当天就播了。你猜猜会怎么样？公司董事长和党委书记，还有其他领导给我来电话的不少，指名道姓问我要见这个人，你说谁舍得！”

“还有这么大的事？看看我这个当爸的，怎么还蒙在鼓里。看来，胜利还真没有白学，我也能真正松口气了。”

在牛青山的脑海，五十名学生的面庞和他们的家长不停地起伏着，他抓起一把煤使劲握着。赵同来在清水矿默默无闻几十年，说起来也够风光的，荣誉证书一大摞，谁不羡慕？每个人都有生存的资本和荣耀，那就是像螺丝钉一样的信念和奉献。赵同来就是清水矿那颗不为名、不为利的螺丝钉。现在的孩子们太有点浮夸，太弱不经风了。谁要是能当个好工人，那才真正算是一名煤矿工人的后代！

师徒两个一路走一路聊。长长的巷道，

熟悉的工字钢棚和吊挂得直直的电缆线在两个人的头灯照射下，慢慢向后移动着。忽然赵同来心底涌起一阵感叹，一眨眼，自己在井下都二十七年了！在清水矿这个迷宫一样的地道战中，在近乎拼尽全力的厮杀中，每年都有几百万吨的原煤通过皮带，通过溜煤眼，通过煤仓，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大钢铁厂。青春在与大自然的搏杀中，绽放出了朵朵奇葩，是万紫千红总是春还是枯枝败叶满眼冬？是打着钢印的荣誉证书还是腰酸背困关节痛的躯体？在清水矿日新月异的变化中，每个人都想出人头地，都感觉自己独一无二，其实，自己算哪门子的哪棵葱？真是二两铁打大刀，自己知道自己料不足。好在像牛青山一样的一批人冲了上来，像胜利他们一样的一批职工子弟冲了上来。正因为他们的多姿多彩，清水矿才显现得更加绚丽万千。

赵同来彻头彻尾地明白了，奉献就是牺牲，就是必须把功名利禄当成屁的人。老牛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把浑身力气不留一丝一毫，使劲注入深深巷道的人，他没有任何抱怨，唯一的奢望就是多出煤，出好煤。脾气，谁没有脾气？工作面像老虎似地咆哮一顿，那才叫威风！祖宗三代骂一顿，那是急，任务完不成就没有脸见队部的任何一个人。你说，煤矿工人的脸有多磕碜？面子有多大？想想以前，自己骂老牛还少吗？就是今天，武二货不也照骂老牛不误？

老赵越走越慢，索性蹲在巷道里呜呜咽咽地抽泣起来，牛青山被师傅的这一举动吓了一跳，怎么哄劝也无济于事，问什么也不回答，直到赵师傅那股劲过去。

6、灯不拨不明

这几天，牛莉天天到老赵家找胜利补课，好在这个孩子不扎眼，要是天天换一套衣服换个发型什么的，就是老赵让进老武也不让进这个单元。老赵虽然鳏寡孤独了十几年，但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窗台地板犄角旮旯的一尘不染，让人一进家感觉脑门上亮亮的，头皮上轻轻的，特别惬意，用莉莉的话说，比他们家强多了。

牛莉跟着赵胜利学英语感觉一点也不费劲，发音、记单词、语法好像一说就明，你只管照着法子学就行。赵胜利是看着这个小妹妹长大的，也格外亲切。再加之赵胜利对欧洲文学、中国古代神话特别精通，他那妙趣横生的语言和博学多才的气质让牛莉魂牵梦绕魂不守舍。牛莉中午吃饭不回家，晚上也是等到吃完饭才回家，硬是把这里当成了家，就想和胜利待在一起。有牛莉在，整个屋子里增添了说不出的温馨，老赵一下班就小跑回家，看看牛莉来了没有，甚至变着法子给莉莉改善伙食。

“赵大爷，我就住在你们家，不走了。我给你们掏伙食费，只要你们肯收留我。你想想，我上学一回家，爸爸妈妈都不在，没米没菜冷板凳，还得自己做饭洗碗筷。哼！我一天一个来一桶！”莉莉嘟着嘴，嗔怪道。

“只要你爸愿意，白天在这，晚上回去，大姑娘家，该懂事了。你爸和你妈也是，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怎么能这样不负责，我得好好说他们一顿。”老赵一鼻子包了下来。

“那我也不回去。家里乱七八糟的，他们不收拾，就他们工作忙，我还上学呢！他们就不怕耽误我的大好前程？两个没有责任感的人，算什么！”牛莉顿了顿接着说：“不说这些了，扫兴。胜利哥，你真的不回清水矿么？你这么有才，去哪家都是‘白骨精’。”牛莉直统统地光顾自己说，全然没有在意老赵和胜利的表情。

当老赵把牛青山的一席话和盘托出的时候，老赵本以为胜利会欣喜若狂立马表态，不曾想胜利还是那样无动于衷。

“你倒是说话呀，哪有一个矿工还没有下一天井就被公司领导看上的？爸是公司老劳模也没有享受过这样的礼遇，走到大马路上，人家保准认不出来！真是赵家有德，你也不要三心二意，青山叔一心一意为你好，心里罩着你，你可不要给脸不要脸。这群学生娃中，你要带个好头，听他的话，他说东你就东。”

“爸，我的人生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来规划好不好？大家都是为我好，难道我就

不是为自己好？我有我的打算，你就少操心，清水矿我是不会考虑的。”

“胜利哥，我支持你，去哪也不回清水矿！”

就在老赵家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楼下武二货也在放开喉咙没边没沿地数落。

“大家看到了吧，牛莉天天来我们单元安的什么心？这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老牛家不就是想让我们明白一个理，一样的窑黑子不一样的天。牛莉一上楼我能听得出来，我在猫儿眼上看得清楚，那个高兴劲，我这里都不想说。”

“老武，不要唇红齿白地胡说，青山不是你想的那种人，他会一视同仁的，这一点像他老爸，偷鸡摸狗让人戳脊梁骨的事他做不出来。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成天价就知道琢磨这个人那个事的，你就不能像老赵一样，当一回劳模也算！”有人不满地顶撞道。

“你儿子去年分配到通风科，当然不关你家什么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穿鞋的不要说光脚的，局外人少参和，盯不住赵家盯你家去！”

大家说话间，牛青山手里提着一大盒平遥牛肉干和两瓶老白汾走了过来。

“呵呵，牛矿长，今天是什么节日，伙计们，你们说是什么节日？老赵有福气，摊了这么个孝敬的好徒弟。看看，又够老赵喝半个月的。”眼尖的武二货大老远看见牛矿长就喊上了话。

“几位老哥骗什么，这样带劲？进小区大门就听得见武师傅的亮嗓门。”

“你还是没有听得进去，要不怎么会不知道我们嘀咕甚？你要是中午和老哥们喝了这两瓶酒，我就告诉你。”老武瞅着那两瓶老白汾喉结蠕动着说。

“你还真以为我没听到，你也太小瞧我这对顺风耳了。什么，什么一样的窑黑子不一样的天？那你给说说，哪一个窑黑子的天不一样？哪一家红哪一家蓝？你说下个一二三，我中午就请老哥们。”牛矿长索性找了个地方也坐下来。

“这这这，嗯，谁头上长角儿谁的天就不一样。不过，不过，我还没有听说谁在清

水矿头上长角儿。等这个人生下来，我一定禀报牛矿长，一定禀报。”武师傅不知怎么搞得，节骨眼上突然红着脸结巴了起来。

“你呀武师傅，就是这张嘴。在坐的几位老哥哪个不是在一线摸爬滚打出来的？从以往的经验教训看，就是专业对口的学生也必须从一线干起。没有生产一线的经验积累，就不可能有以后的进步发展。我们清水矿走出去多少干部和技术人才，哪个没有在一线干过？”

牛青山虎着脸，每个字都掷地有声。一说生产一线大家就往后撤，又想马儿跑的好又想马儿不吃草，什么地方能培养出这么好的马？公司这么大的平台，有多少人想来被拒之门外。倒是一些子弟挑肥拣瘦，总以为老子给他打下了江山，自己就该享受。这样的人，即使来，清水矿也不要。

看着牛青山紧绷的脸，大家不由得面面相觑。

“我们不是怕到一线，大家担心的是有眉眼的到二线到地面了，我们这些没眉没眼的人全部划拉到队组一线，这是对我们弱势群体的蔑视，对红头文件的侮辱，大家当然不答应！”武二货高八度的一嗓子镇住了所有人。

“这次分配，请大家一定放心，那些歪门邪道在我牛青山眼里就是个断头崖，我不会自寻死路，也不会让一粒老鼠屎坏了咱清水矿这锅汤。”牛青山给大家撂下一句话，就直奔赵师傅家去。

就在大家七嘴八舌头地搅舌根的时候，赵同来站在凉台上也一字不落地听着，徒儿的一席话不仅让赵师傅吃了定心丸，看着武二货心满意足的样子，知道他心里也有了底。

老赵听着楼梯上“咚咚”的脚步声，赶紧过去开了门。牛青山一个箭步就跨了进来，他把东西朝桌子上一放，就喊开了。

“胜利，你个小兔崽子，打回来就没有看过你这个叔。我这个师傅也是，几天不过来看看就满身是嘴地说你长说你短，胜利回来你就晓不得让他过来看看我？什么师傅！”牛青山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水，一屁股坐到沙发上。

“爸，我胜利哥才不去看你呢，回了家我连饭都吃不上，怎么去看你？去井下？我胜利哥说了，等他把高中英语的全部语法给我讲完，就准备进城工作了，那可是咱们省最大的外资企业，开业的时候还是省长给剪的彩呢！”

看着无拘无束的莉莉，牛青山心里暖融融的，但他还是绷着脸说道：

“小屁孩，一边凉快去。胜利，莉莉说得可是真的？”

在牛青山眼里，清水矿就是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就是个大景区。美国的德国的‘游客’来矿参观都给竖大拇指！清水矿就是公司的黄埔军校，培养了多少人才，不回清水矿，一辈子太冤枉。牛青山看起来说的轻松，但他那一双眼一直就在胜利身上打量着。

“青山叔，是真的。咱清水矿确实是个好地方。记得小时候牛爷爷和我爸讲过好多，蜘蛛网似的架空线，颤悠悠的猴爬杆，铿锵铿锵的小火轮，想想就美啊！青山叔，不管我在哪工作，只要清水矿有需要我的地方，我肯定义不容辞，我是矿山的子弟啊！”

“看来，我们的胜利还是准备回清水矿。记住，青山叔什么时候都期盼你回来，清水矿永远是你的根。”看着胜利坚定的目光，牛青山没有丝毫失望。

7、一锤定音

武二货这几天感觉腰杆特别硬朗，腿上也特别有劲。见了赵同来也不用那样低声下气夹尾巴了。听人说，矿上昨天开了职工子弟分配动员大会，牛矿长作了动员报告，组织部、劳资科、宣传部，各采区的区长书记，还有齐刷刷的五十名子弟。不出所料，所有的职工子弟全部安排到了井下一线。武二货有一种鞋帮子做了帽舌子的炫耀，走路来老异样老神气，让人看着老不舒服，生怕他一不小心就拌个大跟头似的。

“我武二货在清水矿也是响当当一号人物，以往总感到不自在不痛快。今天儿子分配了，下井了，我腰杆直直的让他下井了。

我家武帅那电脑玩得是上天入地。安全演讲比赛的时候大家伙也看到过，什么动画，还有什么什么，我叫不来，安监处电教室现在就想借调他。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家武帅怎么样，让大家说说。”武二货在楼下又喧嚷开了。

“人家老赵就不自吹自擂，胜利那孩子，那才是一个好后生，见了人礼礼貌貌的，你家武帅这一点就比不上胜利。”有人反驳道。

“嘿嘿，穿上那身黑皮还不是都一样，你礼貌就别人替你干活了？想想咱们躺在铺上的老牛，他管你个球，跟他礼貌，那还不是对牛弹琴？文绉绉的人，我看不起！”武二货不屑一顾地说。

刚刚买菜回来的赵同来菜都舍不得往家放，就一屁股蹲了下来。他瞧瞧武二货那般德性，眉头就扭起了疙瘩。

“我说老武啊，井下的活你也知道，谁敢粗心大意一下下？睁大眼瞅着还怕有个三长两短。武帅电脑上没得说，可工作面就是工作面，煤帮不是显示屏。要是你家武帅马虎了让我逮着，那无话可说就得进学习班。平日里，你多指导指导他，好让他干得放心，我们也安心。”赵同来有点苦口婆心的样子。

“少说这些丧气话。还是说说你家胜利吧，我家武帅都上班了，怎么就没有看见你家赵胜利？不会打退堂鼓吧，我家武帅就得听我的，他敢放这样的屁？”武二货满腹狐疑。

赵胜利确实参加了动员会，但他还是拿定了主意到外面发挥自己所长。牛矿长把老赵家当个人看待，清水矿都知道，偏偏赵家干出这种二钱颜色开染坊的事。赵同来感到面子让这个不孝之子丢尽了，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恨不得一头钻进溜煤眼把这一辈子交代下去。

胜利停薪留职的手续很快办理下来，是牛矿长特批的。清水矿果真是庙小放不下你赵胜利？就你有能耐？当初牛青山分配的时候，怎么就那样听老牛的话？那会儿一个大学生多吃香？还有武帅，他们就不怕苦不怕累？怎么自己偏偏生了这么一个不争气的东

西？让老赵想不明白的问号一个挨一个地在他脑际里忽闪着，怎么理也理不清。

这天，赵同来买了两盒松花蛋去看老牛，人还没有进门，老牛在家里就喊上了：“是赵同来吧，有二十多天没有来看看我这把老骨头，是不是等我死了给烧张纸就完事？”老牛躺在铺上扯着嗓子冲着老赵喊叫着。

“牛师傅真是好耳朵，我上第几个台阶你听出来的？这耳朵不当个音乐家太可惜！”

老牛这几年躺着不能动，耳朵上的功夫倒是练得出神入化。老伙计们哪一个来听两步就分得清清楚楚。大家伙来来往往走马灯似的，家里自然热热闹闹，有说有笑，以前让他整过的那几个货也隔三差五地跑来，亲得分不开。他们提着猪耳朵，猪肝，羊杂碎，过来一坐就是大半天。武二货那个滑头泥鳅，家里面的酒都让他给喝了，就快活了这小子，不给喝就不给老牛说实话！这话在外面传得有鼻子有眼，把个武二货恶心死了。

心宽体胖的老牛没事的时候就想他下井的日子，那工作面展展的，那何尝不是一首交响曲？

“就你老小子知道我爱吃松花蛋，要不是伙计们惦记着，这条老命恐怕早见阎王了。人各有志，由孩子们飞吧，都是为国家做贡献，五湖四海的，哪里都一样，你也不用责怪自己。”老牛絮絮叨叨的，拉起赵同来的手没完没了。前几天矿上分配，老牛在闭路电视上都看到了。胜利是个好孩子，有出息，青山回家也讲过，想把胜利留在矿上。是苗子谁不想培养？

老赵拿了个脸盆倒了半壶热水端到老牛床前，涮了涮毛巾，拧干水后，先在自己额前拓了拓，然后就给老牛从头到脚地擦起来，直擦得自己满身大汗。

“我说老牛啊，你怎么就生一个儿子呢？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老子累，顾不上，生一个怎么了？我想是你老牛不中用了，我可记得你蛋蛋让矿车挤过，肯定是不听使唤了。今天说实话，是不是？还‘老子累，顾不上’，恐怕没有那么响亮吧？”老

赵眼角一抽，眉毛一扬，一副知根知底的样子。

“就你小子灵光，别人不说了你就说，老伙计们哪个不知道？哈哈……我生一个就够了，看看咱们这种，生两个清水矿还不翻了天？”老牛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

“牛师傅，我觉得我这个劳模真不配，孩子管不了丢人败兴不说，脑子里也乱七八糟不成样，就像没睡醒挨了板砖似的。”

老牛知道赵同来说什么。以前队里给他个劳模还假惺惺地推三阻四，要是真不给了，就自己一个人闹上半天别扭，气得能三天不吃饭。这个真不像武二货，什么都敢说，只要让他遇上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真敢跟你拼命。这个人就是嘴上不好，工作上的事哪天掉过链子？还有其他兄弟们，哪个是怂蛋？有的人几十年没有当过一回劳模，清水矿对他们公道吗！人一辈子，实实在在地干了，就没有什么后悔的。想想那厚厚的煤层，直到把他们烧成一把灰，谁会听到一句怨言！

“哎，我说老赵，你怎么婆婆妈妈起来，咱窑黑子可不是顾及这些面子的人，有这个荣誉咋地，没有又能咋地？是你想多了。”老牛侧着头，双目炯炯有神地看着赵同来说，赵同来若有所思地点着头。

老赵手里拿着毛巾，傻傻地蹲在那里，一声不吭。说实话，给你个金山银山能吃还是能喝？做人就应该像老牛那样，站着有面

子，躺下就不会丢面子。

清水矿的黄昏格外美丽，一轮红红的太阳挂在西山尖上，依依不舍地望着清水矿的井口，望着停车场和鳞次栉比的职工家属楼。

牛莉和赵胜利手拉着手徜徉在清水矿矸石山改造成的南山公园，他们俩的影子被太阳的余晖拉得长长。

“胜利哥，我要考一所理工大学，毕业了一定回咱们清水矿工作。我要好好伺候我爷爷，好好给我爸加油！我知道，爸太辛苦了！”

“肯定的，必须的，哥支持你。明天哥就要走了，我不会愧对这片热土的。”

“我相信你，我爸我爷爷都相信你。从咱们清水矿出去的，没有一个孬种。”

放眼望去，整个西边成为一片硕大的火烧云，红的那样迷人，那样热情奔放。

两个年轻人陶醉了，迎着那片火烧云走得更远……



写在时光里的诗句

□ 张珍晖

回忆的花瓣掠过心湖泛起层层涟漪
你的影子在脑海闪现一遍又一遍
无言 是一场美丽的邂逅
而你 是我一本永远读不懂的书

一叶舷窗 挂满了岁月的痕迹
一张白纸 写满了心灵的碎语
我知道 你存在于我深深的脑海
尽管 我只是你一程山水的路人

风 扬起眉间的忧伤
念 在一季又一季的落花里轮回
年华流转 握不住风沙
回忆的故事里 把光阴浅唱

风过时 依稀嗅到一缕岁月的沉香
轻敲絮语 依着文字而行
把浓郁的相思 摇曳成一地凄美的落花
回忆 是一首写在时光里的诗

玫瑰花落

□ 周春娥

1

罗小雪在下班的时候对张韩说：张哥，我先走了啊。那个“啊”字拖得长长的，声音里透着千娇百媚，把正在埋头写教案的张韩从“梦中”唤醒。

张韩用讨好的口气说：小雪再见！

罗小雪朝张韩妩媚地一笑，挤挤眼，走了。

望着罗小雪的背影，张韩的心仿佛被她勾走了，眼前的教案纸上，恍惚都是罗小雪妩媚的笑容，他不由自主地在教案上写下了一串字：罗小雪。罗小雪。罗小雪。

张韩确定：自己喜欢上了罗小雪。

可是，他听说罗小雪似乎有了男朋友。一想到罗小雪有男朋友，他的心仿佛百爪挠心一样坐卧不宁了。

放弃罗小雪他不甘心，不放弃罗小雪，而她却有了所谓的男朋友。

他的心矛盾着，犹豫着，也痛苦着。

再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张韩当着办公室所有老师的面，半开玩笑地问：小雪！听说你有男朋友了，哪天你领来让我们大伙瞧瞧！

我哪里有什么男朋友，都是别人胡诌的，你别信！小雪娇滴滴地说。

张韩的心猛一阵狂喜，就像天上突然掉下个馅饼，他忙追问了一句：当真？

骗你是小狗！小雪扭动着腰肢，忽闪着大眼睛说。那千娇百媚的样子唤起了他无限爱恋，他真想拥住罗小雪，“啃”她一口，可他不敢。

张韩知道女孩是爱吃零食的，他从学校小卖部买了一堆零食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然后试探性地送给罗小雪一袋话梅肉。罗小雪不客气地接过去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张韩也陪着她吃。全然不顾办公室里还坐着三位老朽——三个四十岁上下的女教师。

我从小就爱吃酸的。罗小雪说。

我也是，看来咱们能吃到一块，以后我陪你一起吃。

说着话，俩人就嘻嘻笑起来，三个“老女人”相视一笑，无奈地走出办公室。

张韩一见办公室只剩他们俩人了，胆子更大了一点，问：小雪，你喜欢吃“肯德基”吗？

爱吃呀！罗小雪一听“肯德基”眉开眼笑。

我今天晚上请你吃，怎样？

就请我一个人？

张韩的脑子高速运转着，是呀！自己和她是什么关系？什么都不是！他马上改口道：叫上白娜，我们三人去怎样？

白娜是罗小雪的好朋友，俩人不仅是一起分到这所学校的，而且年龄相仿，又都是语文教师，所以俩人的关系十分密切。张韩

说叫白娜，这个马屁拍得正好，罗小雪拍手称好。

见罗小雪这么轻而易举地答应了，张韩的心情格外舒畅，以至于他的课上，班里最捣蛋那个刘圆耳朵里塞着耳机，他都没有发火。

夜晚，“肯德基”店里，灯光闪烁，美女相伴，张韩觉得脚下的路花团锦簇，光彩夺目，他深深地陶醉在了“乱花渐欲迷人眼”中了。

恍惚间，罗小雪忽闪着大眼睛深情地望着他，一双柔荑小手伸了过来。

恍惚间，罗小雪依偎在他的怀中，他嗅到了罗小雪身上的芬芳。

罗小雪你是逃不掉的。

2

罗小雪知道自己是逃不掉的，她干嘛要“逃”呢？除非是傻瓜！

罗小雪喜欢被男孩追，追得人越多证明自己越有资本；追得人越多证明自己越有魅力，身价也就越高。

况且，她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今年二十五岁了。她长得美若天仙，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身高一米六五，杨柳细腰扭动起来像是风中的柳条，千娇百媚，风姿绰约。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因此追她的男孩很多。

可是，在追她的男孩里，没有一个她能看得上眼，没有一个符合她找对象的标准。

在她心目中，她要找的男孩不但要长得仪表堂堂，而且要前程似锦，最好将来有个一官半职，她好享受官太太的诸多好处，并且家庭条件一定要好。虽说不是富可敌国，但也要腰缠万贯。这样算下来，她把追她的男孩排了队，竟然没有一个合格。长得仪表堂堂又前程似锦的，家庭条件不好；腰缠万贯的又素质不高，这可愁死了她。

她现在是一朵娇艳的花，但没有可匹配的绿叶。

没有找到绿叶的罗小雪就任凭男孩的追求，张韩请他吃“肯德基”她安然前往，送她小食品她心安理得，请她看电影她欣然接受。

电影院里，当灯光暗下来的时候，张韩试探地握住了她的柔荑小手，她忸怩了一下，她的忸怩对于张韩来说是一种无声的鼓励。他把腿放在她的腿上，俩人顾不得看电影了，腿和腿交织在一起，缠绕在一起，演绎了一场“勾腿秀”。

张韩说：你是我的亲亲小鹿！

罗小雪说：你是我的亲亲小狗！

张韩说：让我一生一世地照顾你好吗？

罗小雪说：你愿意照顾就照顾吧！

张韩说：你嫁给我好吗？

罗小雪说：我还没有想到要嫁人呢！

3

罗小雪像小猫一样蜷缩在张韩怀里，张韩的心“咚咚”跳个不停，欲望之火星星点点地燃烧起来，渐渐地形成燎原之势，张韩试探地把手伸向罗小雪的内衣，罗小雪只象征性地推了他一下，半推半就地依偎在了他的怀里。他不禁激情澎湃，热血沸腾，把她脱了个精光，朝她排山倒海地压下去，压下去。

罗小雪发出了“啊啊”的声音，张韩痛快极了。

突然，罗小雪像刮风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张韩到处叫喊：罗小雪！罗小雪！在叫喊声中他睁开了惺忪的眼。

原来是南柯一梦。

张韩看表，六点四十了，他赶紧起床，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学校。

罗小雪的座位还空着，张韩不禁怅然若失。

两个月来，他处心积虑地追罗小雪，可是罗小雪和他的关系总是若即若离。有时候，他看到办公室没人，想抱一下她，她就很乖巧地让他抱；可有时候，他想抱一下

她，她却像水蛇一样从他的怀里滑出去，“嘻嘻”地笑，说：我出去啦。然后跑出了办公室。

她到底爱不爱他呢？他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你说她不爱他，可为什么却欣然接受他的种种馈赠，吃的、喝的、穿的、用的，而且让他亲近她；你说她爱他，可有人追她她也不拒绝。

现在的女孩让张韩觉得越来越捉摸不透了。他不清楚她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有一回他问她，你到底爱不爱我？她说：我都让你抱了，你说呢？他道：那你嫁给我吧！她说：那你快点买房呀！张韩说：我家有现成的房，不过是小了点，五十多平米。她一听哈哈笑了，你看我们学校的哪个姑娘住五十多平米的房？张韩想想，的确，学校的姑娘们找的都是有钱主儿，不是找个煤老板，就是找个父母正在当官的，谁也没找个穷光蛋。

可是要让张韩家现在去买一套商品房，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的父母真的没钱！

张韩的父母年轻的时候喜欢孩子，觉得孩子越多越幸福，于是在生完了张韩的哥哥后，利用休产假的机会，外加请假的时间，偷偷摸摸地生下了张韩。张韩就是这样来到了这个世界。前两年父母给哥哥张南刚刚完了婚，家里的积蓄都拿出来给了张南，哪有钱给张韩买房？

没有钱的张韩却想娶漂亮的罗小雪，怎么办呢？张韩一筹莫展。

唯一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改变罗小雪的观念，可是罗小雪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吗？

曾经，张韩对罗小雪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能为金钱所累，人的精神生活应该是第一位的。罗小雪说什么，你难道不知道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难道不知道现在这个社会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张韩说：你是家里的独生女，将来你父母的财产还不全是你的。罗小雪一听就恼了，凤眼一瞪：难道你看中的是我父母的财

产？不！不！张韩觉得自己的口拙起来，正想解释，罗小雪跑了。

罗小雪跑了后，几天都不理他。罗小雪的办公桌紧挨着他的办公桌，罗小雪备课讲课遇到难题时不再问他，而是问那几个“老女人”。这时候他主动说：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说着凑在罗小雪跟前，可是她却不理他，绕过他去问别人。

罗小雪的做法让他受不了，他只觉得心一阵痉挛。罗小雪呀！罗小雪！你为什么要把折磨我？

更让他受不了的是，不时有几个男孩给她打电话，她接电话的口气很暧昧，很暧昧。他一听到给罗小雪打电话的是男孩，就恨不得把她的手机摔个粉身碎骨以绝后患，可是他又没有那个丈夫之气。

毕竟，罗小雪还不是他的，她对他的感情还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现在已经快八点了，罗小雪的座位还空着，这意味着什么？

张韩的心里忐忑不安。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罗小雪笑容可掬地出现在门口，张韩激动万分地站起来迎接她。他兴奋地叫道：罗小雪！他的话音刚落，突然间，他发现她的身后还站着—一个男孩，他的笑容立刻凝固在了脸上：他，他是……

罗小雪的表情很自然，她说：他是我的同学。说完，她就让那个男孩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张韩不满意她的回答，他直截了当地问那男孩：你是她什么时候的同学？

大学！那男孩一副谦恭的样子。

我没有听小雪说起过你。

我为什么要向你汇报呢？罗小雪硬梆梆地顶撞了一句，留给他一个没有表情的背影。

她到底怎么了？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张韩怀疑、猜测、迷惑，但，终究没有确定的答案。

罗小雪最近左右徘徊，犹豫不定。

在追她的男孩之中，最倾心的有两位：一位是张韩；一位是陈新。

张韩细腻，体贴起罗小雪来像个小女人。比如和罗小雪一起去玩，他要吩咐她多穿点衣服，吩咐她出门要穿旅游鞋。在和她一起玩的时候，张韩总为她带着水，她口渴时他会马上掏出水杯递给她，她走得累了时，他会突然掏出一张报纸给她铺好。他对她的体贴入微常常令她感动，于是她就想：如果自己嫁给他，他一定是位模范丈夫，他会帮她处理家务，帮她带孩子，甚至出门的时候帮她提兜。除此之外，张韩还是一位浪漫的诗人，校园里的鸟语花香、绿荫如盖，无不引起他的诗兴大发，他时不时会说出：我是绿茵/用热情迎接着你的到来/你是鸟儿/在我的怀中痴情地鸣叫……总之，张韩的种种光环，让她对他怀有幻想。

唯一不足的是，张韩是个穷光蛋，嫁给他就意味着受苦受累受穷，她不愿意过受苦受累受穷的生活，不愿意一辈子为衣食住行而忙忙碌碌。

陈新呢？不如张韩魁梧高大，不如张韩会体贴入微，但是，陈新却长着个能说会道的嘴巴，在学校读书的时候陈新就是学生会主席，搞讲演、编小报是陈新的拿手好戏。大四的时候陈新就开始追求她，可是她却对他的长相不满意。

陈新对她说：罗小雪我喜欢你。她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陈新叫她下馆子，她欣然前往；陈新叫她逛公园，她毅然跟随。陈新和她同出同进俨然是一对情侣，于是，别人都认为陈新和她是在谈恋爱。参加工作后，她和陈新暂时分开了。她分在西山，陈新分在东山，但距离不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障碍，关键是，陈新的个头和长相与漂亮的她怎么看怎么不般配。陈新也明白她对自己的态度，但他不愿意轻易放弃对她的追求，他对她说：只要你一天不嫁人我就追你一天。

昨天下午，陈新给罗小雪发短信：雪，我梦的是你，想的是你，魂牵梦绕的全是你。我现在已经坐上了去西山的车，请你在车站等。罗小雪只好去车站接他。陈新一下车，她就迎上去，他一看到她，张开双臂扑过去就抱住了她，她就势把自己的脸贴在他的脸上，俩人俨然是一对亲密无间的恋人。

小雪，我们去公园坐坐。

好呀！她拉住了陈新的手。

他们所说的公园就在离罗小雪家不远的地方。

这时候夕阳西下，艳丽的彩霞把西天打扮得花枝招展，有两只鸟儿在树枝上跳跃着、啁啾着，像是在兴高采烈地述说着什么，树下打扑克的、下象棋的围成一团一团的，陈新说：我们找个僻静的地方。罗小雪说：那我们就去最西边吧！

他们在公园最偏僻的一个角落里坐下来。陈新双手捧住罗小雪的脸蛋，深情地望着她说：这两天我，我，几乎天天梦见你。

罗小雪莞尔一笑，把头靠在了他的身上。

小雪，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你爱我吗？

靠在你的身上我觉得很温暖。她说。

我们已经不小了，小雪，你能不能给我说句实话，这样我的心就踏实了，否则，你就这么吊着我们的关系，我的心不安呀！

罗小雪不回答他的问话，仰望着那对互相鸣叫着的鸟儿说：陈新，你说它们在说什么话？

陈新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低头对她说：说情话。说着陈新猛然把脸贴在她的脸上，不由分说把自己的舌头挤进她的嘴里，猛烈地吸吮着，动作热烈、迅猛。一瞬间天光、山色暗了下来，鸟儿屏住了呼吸，整个世界静寂得没有一点声音。

罗小雪觉得自己热血沸腾，激情澎湃，她情不自禁地迎着，紧紧地咬住他。这种感觉是和张韩接吻时所没有的。她真想今生今世永远让陈新吻住她。

天，暗了下来，城市在街灯中增添了几分浪漫，三三两两的行人在路灯下漫步。罗小雪和陈新去一家饭店吃完饭后，找了一家旅店让陈新住了下来，陈新不愿意让她走，她又和陈新缠绵了一会儿后，陈新才把她送到她的家门口，看着她上了楼，他才返回旅店。

今天早晨天蒙蒙亮，罗小雪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是陈新。他迫不及待地要求见到她。

这么早？她懒洋洋地说：我想再睡一会儿。

不！你马上出来，我已经站在了你们家的楼下。

这就是陈新，别具一格的陈新。罗小雪最欣赏陈新这种男子汉的气概。

罗小雪和陈新在街上逛了一个多小时，她要上班去了。陈新就跟着她去了学校，却对自己的学校撒谎说，自己家里有事，请了假。

罗小雪明白：陈新一定知道了自己和张韩的事，所以跟着她到学校造声势。

但罗小雪只告诉别人：陈新是自己的同学！

5

他到底是谁？张韩在楼梯拐角处堵住了罗小雪的去路。

同学！你耳朵聋了还是怎么回事？罗小雪的声音提高了八度，脸色阴沉沉的。

同学？早晨就能跟着你来了学校？

是同学！

你让他马上走！

让他走不走不是你该管的事，你是我什么人？凭什么管我的事？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她摆开了吵架的姿势，以往娇滴滴的样子荡然无存。

我们俩不是在谈恋爱吗？

我答应你了吗？罗小雪突然就不想跟他吵了，赌气地从他的身边绕了过去。

罗小雪！罗小雪！她在她的身后无奈地呼唤着，他多么希望他能够唤回她，可是她，头也不回地跑了，没有一点留恋。

她肯定是一脚踏着两只船！她那么维护那男孩，是不是要把自己甩了？他觉得心口一阵揪心的痛。他爱她，每时每刻，每日每夜。要是别人夺走她，他可怎么往下活？

整整一个上午，张韩如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作业本只判了两本就判不下去了，讲课也讲得颠三倒四。

无奈的他，意志消沉的他，头晕脑胀的他，就去找到罗小雪的好朋友白娜，他想从白娜的口里听到她对他的真实看法。

罗小雪是不是在和她的一位同学谈恋爱？

白娜莞尔一笑，反问道：罗小雪承认不承认你在和她谈恋爱？

不承认！

你爱罗小雪，深深地爱着罗小雪？

嗯！

她的同学也爱罗小雪。

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你们这些男人呀！爱你的人你看不上，不爱你的人你偏偏爱得死去活来。白娜耸耸肩，走了。

下午，张韩见到罗小雪的时候，罗小雪正在批作业，他讨好地说：我替你批吧！

那我先谢谢了！罗小雪把一摞作业本放在了他的跟前，眉宇间露出娇媚之态。好像他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俩人和好如初。

又过了两天，罗小雪又把她所谓的同学领到办公室。他们之间有说有笑，仿佛是恋人一般亲密无间。

张韩感到头晕目眩，天塌了、地陷了，世界变得一片昏暗。

他从白娜的口中得知他叫陈新，他想和陈新决斗，可是又没有决斗的理由。

不！不！不！他不能就此认输，他要对罗小雪采取行动。

这几天罗小雪感觉真的很累，一天之中要接若干个电话，打若干个电话，若不是用“微会”打免费电话，一个月200块钱的话费也不够打。不是陈新打电话找她聊天，就是张韩打电话找她聊天。她现在和他们俩人同时交往，她真的有点疲于奔命的感觉。她虽然明白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的道理，但终究无法做出选择。

她问过她的朋友白娜，你说到底选张韩还是选陈新做丈夫好呢？

白娜说：我觉得张韩更适合于你，你从小被父母泡在蜜罐里，捧在手心里，没有吃过一天苦，张韩既能吃苦耐劳，又能对你体贴入微，你嫁给张韩，会幸福一生。而陈新虽然爱你，但他更爱他的事业，他的性格比较粗犷，成家立业后他会更加注重社交，而不是把你捧在手心里。

可是张韩太穷，跟他我会受很多苦。

面包会有的，电灯也会有的。我告诉你，你要是不要张韩，我就会去追他，我可不是和你开玩笑啊，你别后悔。

可是让她离开陈新她也舍不得，陈新的家庭条件太好了。陈新的爸爸在他们那个局担任副局长，陈新在学校里虽然是个老师，但他说过用不了两年他就会被提拔，陈新刚刚分到学校不到一年学校就让他担任了校团支书。团支书就是学校的副科级。朝里有人好做官，她相信，用不多久陈新就会被提拔。有钱不一定有权，但有权就一定有钱。她对陈新唯一的不满就是陈新的相貌。

李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罗小雪说：选择难，难于上青天。

窗外，天空一碧万顷，白云悠闲地在飘来飘去。鸟儿在柳树上唧唧喳喳，月季花的花池里翩翩起舞，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罗小雪望着无忧无虑的花儿想着心事。这时，一只手放在了她的肩膀上，是张韩。

想什么？能告诉我吗？张韩柔声问。

我在看那月季花，你看它们开得多漂亮

呀！

你比月季还要漂亮，月季再漂亮它只能原地踏步，而你呢？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马屁！

月季虽然漂亮但是它的生命是短暂的，它只有珍惜美好的年华生命才能光彩夺目。知道嘛！我们的青春也是短暂的，人活着就应该珍惜生命的每一天。该结婚的时候就结婚，该生子的时候就生子。

你在教育我。

张韩笑了，我们每天不就是这样教育学生的吗？哎！今天晚上我们去逛夜市怎样？

可以呀！罗小雪答应了。平素，即使不买什么东西，罗小雪也爱逛商店，看商店卖什么，有什么时髦东西，这样和别人谈起话来就有了谈笑的资料。女人嘛，就是喜欢吃穿打扮。要不许多精明的商家都会在女人身上打主意，因为女人的钱好赚。

下了班我们就走。

你真好！罗小雪给了他个飞吻。

张韩走了，他还有一节课要上。

罗小雪要等张韩下了课才能一起走，她拧开了录音机，她喜欢听《两只蝴蝶》。熬时间呗！

张韩下了课后，俩人打的直达市区。

还不到晚上，夜市已经很热闹了。街上，卖衣服的卖小吃的到处都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罗小雪看中了一件白色连衣裙，往身上一套，光彩夺目艳丽无比，只见苗条的罗小雪衣袂翩翩，飘然若仙，周围的顾客纷纷叫好！

张韩问：多少钱？

卖家说：这是正宗的韩国货，出口转内销，要不是我的亲戚在外贸上班我也搞不到这货……

你就说多钱吧！

不多，二百六十六。

罗小雪说：太贵了，一百五怎样？

一百五你给我拿货吧！你能拿多少我就要多少。

不买了。罗小雪拽起张韩就走。她知道卖东西的往往是，你越喜欢他的东西，他卖给你就越贵，你一走他觉得合适肯定就叫你。果然不出所料，罗小雪和张韩刚刚走了几步，那人就喊：回来吧！回来再商量商量。

俩人又返了回来，那人说：一百八怎么样？

张韩就要掏腰包，罗小雪说：就一百六，不卖我们就走。说着拉起张韩做出要走的样子。

一百六就一百六吧！要不是我看你穿上真的好，我也不卖给你。

张韩掏了钱后，罗小雪挽着他的胳膊，他们又逛了一会儿。张韩说：我们也不买什么了，不如我们去公园坐坐。

罗小雪兴高采烈地答应了。

俩人去了公园后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了下来，罗小雪逛得很累了，脑袋枕在张韩的腿上，张韩轻轻地问她：累了吧！你闭上眼睛。

罗小雪知道他要吻她了，很听话地闭上了眼。

张韩就把舌头伸进了她的嘴里。这一次张韩的手也没老实，他把手伸进她那风情万种的胸脯上，轻轻地揉着。罗小雪也没有反对。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张韩从来没有接触过女人，他抚摸着她，血液像决堤的洪水汹涌澎湃地冲向大脑，他感到浑身的热血在沸腾，在沸腾，他要脱去她的衣服，如果这时候罗小雪说不！他就罢手，可是罗小雪也把持不住了自己，她已经二十五岁了，对男人还是一窍不通。她说：这是公园。我们找家旅店。张韩马上说：好的。

俩人很快找了家旅店，罗小雪被张韩三下五除二地脱得赤条条的。罗小雪的脸颊红红的，那双美丽的凤眼里闪烁着羞涩的光芒，她看了看正脱衣服的张韩，羞得赶快把头钻进了被窝，

毕竟，她还是一个处女。

张韩迫不及待地和她钻进了一个被窝，他们很快粘合在了一起。

张韩说：嫁给我吧！我把家里的房子装修一下我们就结婚。

罗小雪用头拱着张韩的胸脯，狗才要嫁给你呢？

张韩只当她是调情，把她抱得更紧。

7

罗小雪自从和张韩发生了关系后就后悔莫及。因为她不想嫁给张韩，她不想和他住五十多平米的房子，不想和他过穷日子，不想自己奋斗。尽管张韩堪称美男子，但美并不能当钱花。

可是，当张韩再一次叫她“温习功课”的时候，她感觉自己的理智抵抗不住体内无名的骚动，她表面做出不愿意的样子，但身体却禁不住诱惑，她还是去了。

她这是怎么了？她自己搞不清楚？

这一天罗小雪正躺在张韩的床上，陈新给她打来了电话。

谁的电话？张韩很霸道地要抢她的手机。

罗小雪抢过来手机，按掉了电话说：不要你管。说着话罗小雪穿上了那件张韩给她买的白色连衣裙走出了张韩的家。

张韩问：你干什么去？

我接个电话。

罗小雪走出张韩的家后拨通了陈新的手机：陈新呀！你找我什么事？

陈新兴奋地说：你猜猜。

你找了个女朋友，马上要和你结婚了，是不是？

瞎说！告诉你，我的女朋友只有一个，那就是罗小雪。我的喜事是，我爸给我买了套三室两厅的房子，那个地理位置就在市中心。这样的话，我们结婚就有了房。还有一喜，内部消息，如果没有意外，我很快就要被提拔了。哎！你先给我保密呀！

不信任我就别告诉我呀！

多心了不是？哎！明天是星期六，我去找你。现在我还有事，拜拜！

得知陈新又买房又提拔的消息，罗小雪兴奋异常，好像那房子就是她的，即将提拔的也是她，她高兴地唱起了歌。返回张韩的家时，她的兴奋一分也没有减退，她又和张韩颠鸾倒凤高兴了一回。

第二天，罗小雪和陈新见了面，陈新已经有一个星期没见她，俩人很亲热，陈新搂着她的肩膀，俩人在公园闲逛了一上午，下午陈新要去教委听一个报告，罗小雪就陪同他一起去了。

从教委走出来，罗小雪依偎在陈新的身上，俩人俨然是一对情侣。

我饿了。罗小雪娇滴滴地说。

想吃什么？陈新问。

我们去吃烧烤吧！罗小雪提议。

听你的。

俩人去了一家烧烤店，吃了一顿晚餐。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人影憧憧，俩人在街上难舍难分，陈新说：去我住的旅馆坐坐，一会儿我打的送你回家。这几周末，陈新为了和罗小雪有缠绵的空间，每周都要在旅馆住上两天。

罗小雪向陈新撒了个娇，跟着陈新去了他住的旅馆。

一进陈新住的旅馆，陈新就和罗小雪缠绵在一块。罗小雪的心里好像揣着一只小兔子狂跳不已，她盼望着他们之间发生点什么，她紧紧地依偎在他的怀里，任他在她的脸上吻着。陈新把手伸进她的衣服里，她也不阻拦。往常陈新也这么干，可每一次罗小雪都把陈新的手拽出来，陈新只好就此打住。这一次罗小雪竟然没有阻止他的行动，他的胆子更大起来，他的手向她的下边发展、延伸，向那个女人神秘的花园进军。

罗小雪彻底地垮了，全身软绵绵的像一团随意可以揉搓的棉花。

女人，只要是尝过禁果的女人，就禁不住对那禁果的向往。

罗小雪和陈新上了床。

自从罗小雪和陈新上了床，罗小雪越发管不住了自己。

她的身体总是渴望着他们的身体，她暗中骂自己是狐狸精、贱货！她常常像狐狸一样迷惑着两个男人，她现在已经彻彻底底搞不清她到底是爱哪个男人？她很希望她能同时嫁给他们俩人，可是这个目的又达不到，今生今世永远达不到。于是，她特别羡慕古代 的皇帝，有时她想：自己要是个皇帝就好了。

可惜她生在现代！

她必须和两个男人周旋。

星期一至星期五，她是属于张韩的，她和张韩同出同进，别人都认为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地设的一双。可是当别人问起她：什么时候吃你们的喜糖？

罗小雪就会不高兴，我还没有对象！

于是，别人便不再问她，都觉得她这人怎么这样呀！

罗小雪不承认张韩是她的男朋友，张韩当然不高兴。有一天罗小雪过生日，张韩买了一大把玫瑰当着别人的面送给了她。她脸色很难看，等别人一走，罗小雪就训斥张韩：你干什么，是不是要拐着弯告诉别人我在和你搞对象？

张韩也不客气：你和我都那样了，为什么不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难道你还有别的企图？

罗小雪蛮横地说：我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

我就是想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罗小雪！

我不再理你了！罗小雪一甩头走了。张韩一见她恼了，就追出去。罗小雪前面走，他后面追，一路上罗小雪都没和他说话。

星期六和星期日罗小雪是属于陈新的，每周陈新都要和她在旅馆住两天。说是两天其实是不准确的。罗小雪的妈妈管得比较

严，她绝不允许罗小雪在外面过夜，所以罗小雪是和陈新偷完情后又被陈新送回家的。而和张韩也多是白天偷情晚上则回家，所以她的父母也没有发现她不守规矩。

直到有一天早晨罗小雪开始吐酸水，罗小雪的妈妈还以为她是上火了，可是这样的情形天天出现，罗小雪的妈妈就开始追问罗小雪。罗小雪一看纸里包不住火，只好如实招供。

9

这天，张韩穿着一套笔挺的西装来到学校，他是想给罗小雪一个意外的惊喜，因为这套西装是爸爸出差从北京给他买来的。他还拿着一个手提袋，手提袋里是爸爸给罗小雪买的一套裙装，事先张韩把罗小雪的衣服尺寸告诉了爸爸，但没有告诉罗小雪。

张韩想象罗小雪穿上裙装欢喜娇媚的样子，想着不禁笑了起来。

可是已经超过了上班时间罗小雪还没有来上班。她怎么了？

张韩拿起手机拨罗小雪的手机，结果被告知对方已经关机。张韩又拨通罗小雪家里的电话，结果没人接。

张韩如坐针毡，仿佛间天是灰的，地是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灰的。

他上午没课，他庆幸自己上午没课，他马不停蹄地去了罗小雪的家。敲门，按门铃。没人！她家里没人！

他悻悻地回到了办公室，整个上午都无精打采。

下午，张韩上班后，再看罗小雪的办公桌，空的。他多么希望罗小雪从天而降呀！

他又打电话，还是关机。他再也坐不住了，他和一位老师换了课，他要去罗小雪家。当他走到校门口的时候，碰到了白娜。白娜问他去哪里？

罗小雪家。

白娜说：你别去了。

她今天没来上课。

我知道。

她干什么去了？

白娜看他的眼神有点异样，有点胆怯，我告诉你，你就别去了好不？

我还是要去的。

她不在家。她和她妈妈爸爸今天去……

去了哪儿？张韩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白娜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她，她去东山订婚去了。

你说什么？

白娜的嗓门加大了：她去东山订婚去了。

不可能！你骗我！张韩声嘶力竭地吼叫着，你骗我！你骗我！张韩吼叫完了的时候，她想起罗小雪东山的那位同学是一直与她保持着联系，他又想起每周六每周日罗小雪总是借故不同他约会。他有点相信这是真的，但又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不行！我要去找她，我要去找她！张韩几乎是狂奔出校园的。白娜赶紧跟着他，他们在校园外打的去了罗小雪家，结果他们吃了闭门羹。

张韩就坐在罗小雪家的门口，他一定要等罗小雪回来问个明白。

白娜说：我们走吧！你问她又有什么意义，她已经属于别人了。

张韩不回答白娜的话，他目光呆呆地看着渐渐远去的夕阳，看着天空飘荡的白云。

夜幕降临了，点点繁星挂满了天空，周围楼房上的灯亮了起来。一辆黑色的奥迪车停在了他们跟前，罗小雪和她的父母从车上下来，陈新从驾驶室也走出来。这辆崭新的奥迪是陈新的父母刚刚给儿子买的。

张韩一下“蹿”到罗小雪跟前，样子有些怪异：小雪，我的小雪，你可回来了。说着就要抓罗小雪的手。

罗小雪一下躲开了他，干什么？

告诉我你是去玩去了，而不是去订婚，是吧！

罗小雪的妈妈走到张韩跟前对他说：张老师！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小雪今天已经和

诗九首

□ 郜桂英

官地狼坡

惊叹狼坡翡翠镶，山青水秀醉红妆。
瀑流溅玉层层浪，别样桃源好聚光。

桃杏泉水

桃杏清泉别一家，群峰叠翠水喧哗。
浓妆淡抹迎宾客，独领风骚入梦莎。

登高

游览山乡俏俊峡，心随秋日静天涯。
叶红绿伴林添翠，醉眼情怀几悦华。

中秋

举杯邀月照无眠，莫忘中秋乐满园。
细悟情思常入梦，清辉洒地叹流年。

雅韵

书画诗词溢墨香，晚霞流彩铸新妆。
痴心求韵添勤奋，却待功夫岁月长。

汾河公园

汾河自古美并州，清韵悠悠竞自流。
激滟波光飞鸟去，风扶弱柳映桥头。

平遥古城

气爽神清心境开，古城胜籍共徘徊。
沿途一路风光好，铁马香车送富来。

咏美锦

传承薪火势非凡，再创辉煌锦绣园。
凝聚精诚豪气壮，丹青焕彩满山川。

赞美锦

跨越循环产业联，争先引领步峰颠。
宏图永铸鹏程志，旗舰征途再扬帆。

词一首

□ 史爱英

〔越调·天净沙〕贺工人散曲社成立

欢歌笑语西山，工人赋曲千篇，古韵峰回路转。
桃花人面，矿工大写明天。

陈新订了婚，她现在是陈新的人了，请你以后不要再纠缠她了。说着拉着罗小雪进了家门。

陈新也跟了进去。

张韩和白娜被关在了门外。

张韩呆了，一句话也不说。

白娜说：世界大得很，你不爱我自有爱你的人。

张韩还是不说话。

白娜说：她那么轻浮不值得你爱。

张韩望着天空。天空，一颗流星璀璨地一闪，留下一道美丽的弧线后，无影无踪了。

10

在锣鼓喧天鞭炮声中，罗小雪的朋友们簇拥着身子有点臃肿的罗小雪登上了婚

车。车，缓缓地开动了，车速越来越快，谁也没有想到：张韩突然从哪里冒出来跟在婚车后面跑，他的手里拿着一大把玫瑰，他把玫瑰举起来，呼喊道：罗小雪我爱你！罗小雪我爱你！

玫瑰花瓣一瓣一瓣地从张韩的身后飘落下来，飘落下来。

公路上，婚车在浩浩荡荡地前行着，张韩在婚车后跌跌撞撞地追着。



春节很疼很痒

□ 周昌宇

今年春节，我过得很疼、很痒。
疼，是牙疼。

我曾经有一口引以自豪的好牙，不但洁白得闪闪发光，而且比国庆阅兵式上的部队方阵还整齐，是当今世界上一流的好牙！曾几何时，好多牙膏厂家花大价钱请我去做牙膏广告模特，绝对是比较大赛的冠军人选。只是我考虑到形象资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突出哪一点或哪一方面，才没答应。

没想到，这么宝贵的牙财产，在春节前竟然发难疼起来了。疼就疼吧，好日子有点疼有点痒才体现出好日子，我没太在意，心想：疼过的牙会更好……然而，越疼越让我感到这不是一般的疼，更不是好日子那种的疼，倒像是涅槃。先是隐隐地疼，再是轻轻地疼，最后发展到狠狠的疼，钻心地疼，一步一个疼级别，一天两个台阶地发展着，很快把我的白天疼成了晚上，又把晚上疼回白天。我上班的时候，还不好意思把牙痛当成偷懒的理由而要求照顾，只是一手捂着腮部，一手开着刮板溜子。

我的牙痛疼得冤枉，是往肚里咽的那种痛。
没办法，这班要上，这年也要过。

我祈祷：牙呀，叫一声牙奶奶！拜托牙奶奶，马上要过春节了，先放我一马，欢度完春节之后，任由您爱咋疼就咋疼，放手让您疼个痛快！

祈祷不灵。虽然眼下煤炭市场疲软，我们矿工的工资待遇大幅下降，我还是舍不得请病假去看牙医，民以食为天，有工资才有天，我是靠工资生活的人间食客。再说，我也没听见谁牙痛请病假的。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在无情的牙痛面前，我终于坚持不下去了。过年前一天，我穿上风衣，竖立起衣领，把自己装进套子里，服从牙奶奶的调遣，极不情愿地来到医院牙科门诊。

接诊的牙医，看相貌像是位姑娘，其体型

窈窕，淑女化形象，有点像我妻子当姑娘时的模样。还没领教她的医术如何，仅凭这点就赢得了我的好感和信任，把一口好牙交由她处置。

牙医听完我的主诉后，起身领着我来到另一间诊室，指着屋中间的一把怪椅子，说：“躺下。”

我遵命躺在这把特制的躺椅上，牙医开始检查忙乎起来了。噫，牙科的这把躺椅很舒服哦，那根据人体曲线设计的躺椅，把该支撑的部位像按摩似的托住，脚有地方摆，手有地方放，就连痰盂也准备得好好的，还带有冲水设备，躺在这上面，分明是享福的感觉。如果没有那自由移动的照明灯在眼前晃来晃去，也如果没有牙医拿着器械在嘴里敲来敲去的话，这跟躺在摇摇椅上差不多，眼睛一闭就能放心地入眠……牙疼原来有这么好的治疗设施，说不定疼对了，谁知后面还有什么舒服项目让我体验。为此，我对医院满意度全面提升，一口气在“请患者评议”书上填满“非常满意”。

牙疼真好，请假不去上班的享受还真舒服！

我按牙医的指令张开嘴别动，只见她不停地使用各种器械，长的、短的、尖的、勾的，钳子、捏子，以及手持式电动铣床等等应有尽有，五花八门的满满两盘子，跟维修车间那些工具差不多，只不过块头没那么大，是个袖珍版罢了。

牙医不停地在我的牙上敲来敲去的，梆梆作响，似敲山震虎。突然，牙医无意间正探敲中了那颗疼牙的疼处，我疼痛难忍，一口将那个敲棍咬住不放，她抽都抽不出来。

我盯着牙医的眼睛，含糊不清地告诉她：“你敲到我的疼处啦。”

牙医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妩媚的眼睛，命令道：“快松口！”

这时，我发现，咬着不放，牙齿竟然不疼！我本想把这个感觉说出来，可听见她那带有点生气的口吻，又咽回去了，极不情愿地松了口，往

痰盂里吐了吐口水。我仔细地看了看牙医，又看见了盘子里那些工具，阴差阳错间竟然觉得这些张牙舞爪的工具，跟老家阉割公鸡用的劊具差不多，下意识地赶紧用双手护住裆部，暗想道：千万不敢让牙医搞错了位置，万一失手，后果很严重。

牙医在我的口腔里捣鼓了一会儿，终于如释重负地告诉我，态度也好多了：“还好，是颗虫牙。您的牙齿已经被虫子蛀了个洞，得补牙。”

虫牙，还好？我一脸疑惑。

牙医摘下口罩，露出青春而姣好的容颜，细声细气地介绍起关于虫牙的危害及对策，尽她的告知义务：“……一般来说，处理虫牙有两种办法，第一是拔掉，第二是补牙。”

她接着让我选择是拔牙，还是补牙。

我咨询性地问：“拔牙怎么拔，补牙怎么补？”

牙医：“拔牙就是将整个牙齿连根拔掉，安上人造的或者空着。一般来说，比较严重的虫牙才考虑拔牙；补牙则是将虫子咬出的洞洞眼消炎后充填补平，以遏制虫眼扩大蔓延和消除痛苦。比较轻的虫牙普遍采用补牙的办法，也比较经济和简单易行。”

是了，我那可是颗大槽牙，主力牙呀，虽然疼着，但不能轻言拔之。

牙医见我吭气，以为想拔牙，告知似的继续说：“不过，也有人愿意拔牙，整个地拔掉后再镶假牙，时下最流行的就是镶金牙，那满口金黄，显得非常富贵！”

镶金牙？我不敢想。一来，这把牙齿拔完了再镶金牙，纯属吃饱了撑的，听起来都疼，还满口金黄呢，即使能开金口，我也不愿这样镶金牙；二来，我一个煤矿工人，囊中羞涩，更何况眼下的煤炭市场形势快让我们喝西北风了，哪敢拔掉疼牙镶金牙啊，镀金的也镶不起；三来，镶了金牙，万一遇见抢夺分子，说不定还会被免费拔牙；四来，好像电影电视里的汉奸卖国贼的反派角色喜欢镶金牙……

反复权衡，我答应补牙。

补牙也不简单，整个周期得用半个多月，先锉铣虫洞子，再消炎，最后才充填补平。在给牙齿消炎的时候，先用铣刀将虫咬出的洞洞，锉铣一遍。那铣刀在嘴里滋滋地响着，还加放着水，像磨菜刀似的，牙碴子掉在牙缝里，咯着塞着。铣着铣着，大概是铣磨到牙神经了吧，那钻心的疼呀，使得我的手从裆部挥起一把抓住牙医的手，制止她住手！

她理解我的疼痛，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坚

持住，咬牙坚持住！”

咬牙坚持住？牙在哪，我怎么咬？我好无语。

牙医等我好点时，又强行铣磨两次，才说：“好了。”

不知她把什么塞在虫洞洞里了，一股很凉很怪味在口腔里传播，大概是消炎吧。

牙医一边收拾器械，一边对我说：“春节我们放假七天，等到初七时，你再来消炎，消炎三次后，就给你补牙。”

经过牙医的处理，牙的疼感正在慢慢的消失。妙手，真是纤纤妙手回春啊。我相跟着牙医来到办公桌前，她给我开了缴费单。我重新看了牙医一眼，真的很漂亮，是位美女牙医。

“谢谢，很乐意接受你的治疗。”我接过她开的缴费单后，随口说了一句。

牙医看了我一眼，回答说：“不客气！——记得下次再来哦！”

我听见牙医的话，心里怪别扭的，虽然我知道，她的意思是要我记得下次按时来换药消炎，但我就是联想到妓女送走嫖客时也是这样说的。

第二天是过大年，牙就不疼了，一点儿也不疼了，仿佛从来没疼过似的。

第三天是春节，亲朋好友在一起免不了高兴一番，端起酒杯共同为春天干杯！好了伤疤忘了疼，得意就忘了形。我吃了一块不该吃的牛排，把牙硌住了，像把整个牙给拔出了似的，那个疼呀，又回来了！顿时，我无法再和大家为春天干杯了，一桌的亲朋好友再加上一桌的美味佳肴，还有那美酒，都为我惋惜！我在疼得不知道东南西北的时候，去了医院。

我疼痛糊涂了，忘了医院放假的事儿，站在牙科门口只看见一张温馨告示：“牙病患者初七来就诊，请谅解。”

此时，我忘情地想起了那位漂亮的牙医，感觉到她是我的玫瑰她是我的花，她是我的天使她是我的她，她是我的私人牙医！让我无限怀恋的是，躺在舒适的牙椅上，近距离欣赏她，欣赏她弯弯的眉毛下面那美丽动人的眼睛，欣赏她那大口罩突现出的鼻子和嘴唇轮廓，以及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迷迭幽香，这一切无不使得我的牙疼走了神！我觉得，她治理我的牙齿的时候，人非草木，不可能无动于衷，肯定也在为我的牙痛而滋生出无疆大爱……

想到这里，我的牙疼似乎减轻了许多。是啊，眼前虽然疼，但美好的明天肯定不疼。

回到家后，我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手托着腮部，在和牙疼作殊死斗争。在办法想尽措施

用尽的情况下，我只剩下想漂亮牙医来战胜牙疼的最后一招了，一寸相思一缕情，烟灰缸里充满了相思的烟灰，转移了疼感。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牙疼不疼！据说，这种疗法，称为精神疗法，古已有之。

这时，妻子和孩子各人玩各人的电脑正起劲，先是妻子差遣：“老公，给我抓一把松子来！”

随后孩子也叫嚷：“老爸，我渴了！——麻烦老爸给我递瓶可乐。”

我在深度相思之中，我在牙痛的煎熬当中，什么也没听到。

好不容易熬完春节长假，等到牙医来上班时，我那被相思滋养着的牙齿已经淹淹一息了。毕竟，仅靠相思是养不活人、治不好病的。这时，时令已经进入春天了，乍暖还寒。我如约见到渴慕已久的牙医时，漂亮的她更漂亮了，简直不是人间牙医，是天仙，是专门给我这路神仙治牙的白衣天使！我激动得各掉下两滴相思泪和牙疼泪，赶紧跟她拜年道：“牙大夫，过年好！”

显然，她也认出我是她的病号，朝我回应性地地点了点头，便继续给正在接诊的病号写处方。

今天的牙病号不多，连我才两位。我坐等着，痴痴地望着她，感到无限的亲切。啊，我的天仙！不错，她是我牙疼时最宝贵的精神资源，救世主！

对于牙疼，牙医有的是办法。在元宵节之前，牙医终于遏制住我的牙疼，并补好了牙。出了牙科的门，我忍不住不断回头留恋地张望，不惜奢望着下次再来的那一天……

痒，是皮肤痒。妻子骂我说是头皮发痒……

人活在世上，是皮囊一具，无一例外。还没过元宵节，我的牙痛病假休完后上的第一个班，下班回来，突然感觉浑身痒得难受，挠一下就舒服一下，不管挠到哪儿就痒，越挠越痒。开始，我只当是普通的瘙痒，不当回事，继续去上班。因为牙痛，连着春节长假已经半个月没上班了，再休病假的话，估计连生活费都挣不回来，一家老少真只有喝粥的份了，才强忍着去上班。

元宵节这天，我们喝过元宵酒，孩子急不可待地找同学朋友玩去了，我和妻子本也要出去观看烟花的，无耐我身上痒痒不爱动，就取消了这项计划。在家里，我和妻子执手相看“痒眼”，竟无语凝噎。因为牙疼，老婆已半月没亲近，她的干柴，只等着我这把烈火；现在又来个皮痒，老婆还是不能亲近，不知道这皮肤痒会不会传染，于是，我这把烈火始终没敢点燃给她。在这个美好的佳节，不能和亲爱的人尽情缠绵，还能

算是欢度佳节吗？不能不说是件大憾事！

妻子盼着烈火，也替我痒。她说起了一段亲身经历，供我参考：“……还是我在钢铁厂工作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感到全身奇痒难受，去医院诊看后，大夫诊断说是‘风症’，是一种过敏症状，不用治自然就好了。当时，大夫给我开了一瓶扑尔敏，说是吃点试试看。我回来后，一个上午，每隔一小时就吃两粒，虽然吃得我直瞌睡，但一个上午后，就好了，身上再也没痒了。”

“真的呀？”

“真的。我还能骗你？”

我听了，赶紧服扑尔敏！还好，家里有这个药。我一看说明，确实是治过敏等的药物，服法是一次两片，一天三次。还有一个注意事项是，服药期间不能驾车等从事危险性工作。我暗想道，一次两片，少了，我略显魁梧，按体重来算应该再加一片。于是，我一次服三片，希望能加快速度，立马消除瘙痒。病急乱投医，病急也乱吃药。

服药大约一小时后，药力起效了，先是个个地痒，接下是片片地痒，最后全身痒开了，越挠越痒，越痒越挠，感觉还很过瘾似的。两只手根本挠不过来，请妻子帮忙，背上的痒手够不着时，就靠着墙角，像牛蹭痒痒那样，左右蹭来蹭去……那种痒滋味啊，难以言表。挠过之后，像斗败的公鸡一样，暂告一段落。

扑尔敏再次发威，我打了几个哈欠，便恹恹欲睡，没有一点抬眼皮的力气了！不要说这痒得没法去上班了，我这精神萎靡的样子，照样也会在班前会上被排查回来的。我只得打电话请假。

妻子在一旁听了，忙问我：“上个月你们的工资算出来了没？”

我说：“听说已经算出来了，我才上了六七个班，其余的全是病假工资，没几个钱。”

妻子说：“你猜，我上个月的工资开了多少？”

“一千八九呗，你还能挣多少呀。”

“错，上个月我听核算员说，我们的工资是跳楼工资。”

“什么叫跳楼工资？”

“这是我们大伙的黑话，就是最低工资的意思。大家都说，上上个月的工资是跳海工资……”

“一千八九的工资是跳海工资，那跳楼工资是一千五六了，两个档次？”

“又错，我上个月的工资实开是一千一，刚突破最低工资标准，不是跳楼工资是什么？”

“惨了，惨了，我们俩上个月的工资加起来

不到三千块钱，真的让我们过了个穷年啊。”

我发了个叹息声，妻子却为我的说法正名，说：“我们家刚过了一个又痛又痒的年，好不好？”

我没法不同意妻子的说法。过日子嘛，有钱过钱，没钱过人，这又痛又痒的日子，确实是头一次面对，估计是百年一遇的灾害。

妻子接着分任务，说：“以后，你负责挣钱打天下，我负责貌美如花——挣钱的任务就拜托你了。”

我回说：“我只需要你负责貌美如花，至于我挣钱的事嘛，我力量有限，看我这又是痛又是痒的身子骨，能给你打出什么样的天下？”

我和妻子东一句西一句地闲扯着工资话题，逐渐沉重起来。我们很清楚，孩子马上就要开学了，要钱；妻子的老父亲，在病榻中放疗化疗，要钱；我父亲卧病在床四五年了，要钱……这又痛又痒的年头，我们能打拼出什么呢？只希望在这不景气的年头，好好的有一个班上，顺顺利利挣份薪水罢了。

我把那首著名的宽心谣念给妻子听，止我的痒：好好活，慢慢拖，一年还有一万多；不要攀，不要比，不要自己气自己……也希望妻子不要心痒痒。

年头不好呀。

聊完了，夜深了。睡觉前，我脱光衣服，喊叫着让妻子过来全面察看一下我身子，还没等妻子来，我已看见：胳膊上、胸口、肚皮上和腿上等红红的一片，有的地方已经被挠破了，划成一道道的血痕，真是伤痕累累，惨不忍睹！

这时，妻子进来了，一眼看见了我那红得发紫的身子，心疼地说：“咋地成了这样了？——挠得也太狠了嘛。”

“咋办？”我问。

妻子说：“最好别挠了，忍着点。”

我说：“我实在忍不住。”

妻子仿佛是大夫，指示说：“忍不住也得忍。”

病急乱用药。我想起家里还有一支皮炎康，说不定能止痒痒，便对妻子说：“不行的话，你给我涂点皮炎康，那药是止痒的。”

妻子听了，觉得有道理，回答说：“行。”

过一会儿，她又说：“一支皮炎康，也不够用啊，你这满身都是疙疙瘩瘩的，两支怕也不够用。”

妻子说得也有道理，我说：“那就重点地涂一涂，有的放矢。”

妻子笑了，说：“还有的放矢呢，你身上都

是‘的’，是咱们的‘矢’太少！”

为了减少我光着的身子在外面暴露时间太长，怕感冒了我，妻子不得不快速涂抹，麻利地开工了。先从胳膊开始，妻子用棉签沾上皮炎康，一个个地重点涂抹。

她一边涂抹，一边说：“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

我说：“片块最大的是亚欧大陆，依次是美洲大陆、非洲……片块小的是小岛。”

确实，我身上那些疱疱，曲里拐弯地像地图。妻子得到启发，一边涂抹一边点着我身子的部位，打量地比喻，她点着肿得最高的一个痒疱说，这是珠穆朗玛峰……她用棉签棒子，划着我的屁股沟槽说，这是马里亚纳海沟……

我听了，不认同，指着她的乳房说，这才是珠穆朗玛峰呢！为了对应，拍了拍她的阴部，说，这里才是马里亚纳海沟，世界上最深的地方！妻子被我逗笑了，嗔怪着说：“去，去，去！一副流氓的嘴脸。”

妻子嘴上如是说，行动上却配合着脱开了衣服，而且很快脱得只剩下胸罩和裤头，意欲挺起她的“珠穆朗玛峰”，展示她的“马里亚纳海沟”……

这时，我看见妻子的眼里放着异彩，那是缠绵的信号，那是欲望的光芒！唉，没办法，刚治好牙痛，又来了个皮肤痒，怕传染，又怕陪不起。

我只当没看见，心里愧对老婆，喃喃自语道：这个春节成了禁欲节……

我不但不能和妻子缠绵，更要命的是，连班也不能上了。队长说：“皮肤病没治好前，不准下井作业……”

我炮制出各种生活不下去的理由，我说：“上个月，我牙痛，连休了半个月，挣的是病假工资，实开了一千多块，这个月再不能上班的话，我家真要揭不开锅了……”

队长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病先治病，挣钱的日子在后头……”

我说：“不就是怕我是传染性皮肤病嘛，我保证下班自个儿回家洗澡，不去澡堂子。”

同事们听了也不干，纷纷说：“那也不行，保不准不共浴也能传染上，让你休个病假像要命似的，犯贱得很呐。”

我捏造事实，说：“我听说要减人增效，有的矿还搞轮换岗。我再不占紧占牢自己的岗位，怕丢饭碗呢。”

队长幽我一默：“谁让你头皮发痒痒的……”

我哀叹：“唉，穷人痒也痒不起呢……”

队长说：“你安心治痒，放心休你的痒假吧……”

在家对不住妻子，到单位去只准了个病假。不能上班，我有种被抛弃的感觉，被自己的皮囊拖住后腿。看来，这个月又只能挣一千多了。这该死的痒痒！

生就下井的命，生就一个犯贱的身子。我有班不能去上，手痒痒，心里更痒痒；在家不能和妻子亲热，欲望上更痒痒。这年过成个啥了？这回我又该如何进行精神疗法，自我慰藉呢？

万般无奈，我说服自己：去医院。

对此，医生也没办法，说：“吊点滴试试看吧。”

拿我当试验田了。我在医院吊了五天的点滴，无济于事，反而痒得我快要疯了。

有好心人建议说：“看中医吧，中医专对付这种疑难杂症。”

我求医问药，打听到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有位神医出没。我们开着车，沿崎岖的山路，来到神医的村庄。

我叩进一家农院，首先看见两位护士穿着白色袍子，进进出出。我逮住其中之一，打探神医在不在。

护士告诉我说：“我爷爷出诊没回来，明天再来吧。”

我只得明天再来。

如此这般，我竟然三顾农庄，才见到神医。见到的那一刻时，我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眼泪也差点掉下来，恨不得叫声亲爹您让我找得好苦。

神医精神矍铄，白发苍髯，仙骨翩翩。他先是“望、闻、问、切”，过后把我叫进内室，细细地把我的裸体观察研判个彻底……

他在室里不停地踱着方步，左手不断地捋着白须，思索着，判断着。

我光着身子，盯着他的一举一动，等他的宣判。

良久，他轻声道：“有了。”接着对我说：“穿好衣服，跟我出来。”

我们到了诊室，他示意我坐下，自个儿下笔如神，写出两个方子递给我，说：“这副药，你带回家，一天一剂，一剂两餐，按时服用；这副药，是外用清洗的，两天一次，共五次……你相信我，你就去交钱，你不相信我，就另请妙手回春！”

又是一道选择题。我不相信神医，我还能相信谁呢？我乖乖地交了钱，一共是一千八。正好是我上个月的薪水，也就是说，我用上个月的薪

水看了一回医生。

外用清洗药是盆洗。神医说了，由于外用清洗药的配比很精准，必须在护士的指导下进行，每次控制在45分钟之内，也收了相应的处置费。通俗地说，就是让护士洗澡，只是洗澡水是草药水，是秘方。

我明白了，在这十天内，我要来这里洗五次澡，而且是花了大价钱。

让我一个大老爷们，在两名护士的眼皮底下，脱得一丝不挂，难为情之外，成何体统。万一警察冲进来，还以为我是一对二的嫖客呢。我站在浴桶前，迟迟不脱。

护士甲催促道：“快点呀，水要凉了。”

我请求：“可不可以穿件裤头？”

护士乙：“不可以。”

平时我的贫嘴也是要弄得油腔滑调的，这回儿确实找不到词耍嘴皮子了。

我啾啾呜呜地说了一句：“我怕我的长得不好看……”

两位护士听了，严肃地说：“我们是医务工作者，我们眼里只有患者，不分性别，不分老幼，更不分美和丑……”

我咬咬牙，豁出去了，闭上眼睛，脱下最后一块遮羞布后，迅速用双手护着下身的关键部门，跨进浴桶，像极了被宰杀的猪丢进开水锅里，去退毛了。

两位护士戴着医用手套，对那些“大陆”、“小岛”们逐个处理，给我“洗澡”。这算是什么待遇呢，享受得既刺激又尴尬。

第二次，第三次，我显得自在多了，最后一次的时候，我竟然有点仪式感地在心里告别……药吃完了，澡也洗完了，神了，我不痒了！

我真正遇见神医了，还遇见两位年青貌美的护士小姐，给我洗澡……

正月就这样过去了，数九严寒也快数到了艳阳天的日子，那太阳，照在山川田野，照在矿区村庄，照在我的身上，扳着手指数的日子，从春天开始，上班去……



做你一世的情人

(中篇连载)

□ 南 云

离大暑还有两天的时候，清明和尚佳走进了民政局婚姻登记大厅。只不过，他们不是来登记结婚的，而是来办理离婚手续的。

“能不能不离，离婚对孩子不好！”民政局负责离婚办理的胖阿姨取下鼻子上老花镜，语重心长征求他们意见。

尚佳板着脸不说话。

“尚佳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清明有点乞求的意思。

“给你机会你不珍惜，这次铁定要离！”

清明满脸无奈，鼻子酸酸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

从婚姻登记大厅走出来，清明感到天空晴得真好，瓦蓝瓦蓝的，纯净无比。“太热了，你去拦个出租车吧！”尚佳站在大厅门口的树荫下不肯挪步。

“我还有事儿要办，咱们各走各的！”清明大踏步走进毒辣辣的太阳地儿，全然不顾身后前老婆的愤怒责骂。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走在阳光中的清明舒畅无比。清明做梦都盼着这一天。

清明是蓄谋已久和老婆离婚的。清明真有点佩服自己，佩服自己是个好演员、好导演，一步步实现了这个愿望。

(一)

清明大学毕业教了两年书，1994年市社科联公开招聘，就参加了，过五关斩六将被录取。新单位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算是那种旱涝保丰收的地方。跟以前学校相比，工资、福利好不到哪里，清明却满足。清明不想一辈子站在三尺讲台，就像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总想走出去看看。骨子里，清明不是一

个安于现状的人，他希望过风一样的日子，简单、明快而又来去自由。

刚到社科联那阵子，单位妇女同志们热心得让清明发狂。胖的、瘦的、高的、矮的，一个、两个……清明自己都记不清与多少个女孩相过亲。女孩子们是冲着他大学毕业、事业单位的背景而来的，当了解到清明老家农村、在外租房的现状，大多杳无音信。好像有一个戴厚厚近视镜的胖女孩，似乎很中意，可清明实在接受不了女孩水桶般的腰身。还有一个瘦瘦的豆芽身材女孩，长相记不清了，但女孩一句“农村人不讲卫生”的话，让清明至今记忆犹新。

历经诸多挫折打击，正当清明仰天长叹命运不济时，尚佳出现了。其时的尚佳刚从一所中专学校毕业，学的是会计，爱好的却是风花雪月。清明刊发在南城日报上那首抒情诗《燃烧的红蜡烛》，让文学女青年尚佳心头春波荡漾，全然不顾母亲断绝关系的威胁，在认识一个月后，便以飞蛾赴火般气势搬进了清明租住的小屋。

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小夫妻一样，清明和尚佳在出租屋内完成了结婚生子。幸运的是，他们赶上了单位最后一批集资建房，借遍周围所有亲戚朋友，拥有了自己的小窝。为还清房贷，清明要求调到社科联下属《今日南城》杂志，埋头加班，舔着脸皮四处拉广告挣提成。妻子尚佳在一家商业公司做会计，居家生活精打细算。第三个年头，当两人还清最后一笔债务，清明请老婆前往滨河路上岛咖啡厅，品尝了生活带给他们的甘甜幸福。

咖啡厅缠绵悱恻、若隐若现跳动的音符，回韵悠长、甜蜜浪漫的咖啡滋味，让小资女人尚佳留恋沉醉。这正是尚佳骨子里想要的生

活。

那次咖啡之夜，让尚佳找到了做女人的最高境界。尚佳开始挑选各色化妆品，开始每天换一件衣服，开始不断变换新潮发型。清明每周要为妻子买一朵玫瑰花，请妻子去一次咖啡厅，清明要记住情人节、三八节、七夕节、圣诞夜，还有生日、结婚纪念日、定情日等等诸多特定日子。

最初的时候，清明乐此不疲，恍惚回到少男少女时代。半年后，清明感觉穷于应对，开始搪塞敷衍，尚佳变了脸，晚上睡觉清明便近不得身。没办法，清明只好把尚佳当女皇伺候。

当了女皇的尚佳脾气日渐变大，对清明颐指气使，更是将“离婚”二字挂在嘴边。清明只好叹气，带孩子、做家务，清明使尽浑身解数挣外快博得老婆欢颜。

让清明决定彻底终结这次婚姻的是母亲。老家在城外七十里荆花镇，尚佳唯一一次跟随清明回老家是在新婚时候。村里人在外做事的，春节都要带媳妇孩子回来团聚，清明过年时总是孤身一人，连带孩子的权力都没有。父母觉得在村里抬不起头，清明也觉得窝囊，就造尚佳的反，其结果三个月没能上老婆的床，正值壮年的清明饱尝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难言之苦。再后来，母亲进城看孙子，恰好清明出差到外地，尚佳冷面相对，母亲赌气乘车回家，结果没有赶上晚班车，在汽车站路灯下蹲了一夜。

既然存了离婚的心，清明便开始盘算。他清楚做女人的尚佳，虽然整天“离婚”二字不离口，可要来真的，必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清明知道，这“离婚”二字只能由尚佳首先提出。

接下来的日子，清明把家务干得一塌糊涂，回家不换拖鞋，两周不洗澡，一件衣服穿半月，逢酒便醉，醉了便要酒疯。清明变得让亲戚朋友都讨厌无比。一年后，任清明苦苦哀求，尚佳铁了心要离婚。房子和儿子归尚佳，家里的20万元存款，一半是儿子抚养费，剩余10万元作为清明的离婚补偿。

(二)

办完离婚手续，清明急匆匆离开，真有迫

切想办的事情。眼看着尚佳按照自己的设计阔步走出围城，清明暗暗开始安排离婚后的生活。几天前，他托要好的哥们老铁，给自己租了一居室。房租已经交过了，钥匙在老铁手里。清明想尽快找个地方洗洗澡，一年来身上的霉味早受够了。

出租屋在12楼，家电、家具一应俱全，清明对这个每月1000元租下的公寓式一居室很满意，要知道目前这个中等城市的房租已随着房价的膨胀开始抖动起来。看罢房子，清明拐进附近一家商场，为自己从上到下置办了一套上档次的行头，然后前往洗浴中心，花两小时将全身上下洗了个彻底，换上新买的衣服、鞋子，最后来到本市一家老字号理发店，刮去蓄了很长时间的连须胡，顿觉精神焕发。

回到原来的家，清明取了属于自己的书籍和儿子的照片。衣服本来不想带走的，看尚佳已经打了包，思量着与其让尚佳将衣物当垃圾扔掉，还不如送回老家给种田的弟弟谷雨穿，就背了大包出了家门。

那辆属于清明的雅马哈摩托车即将发动时，尚佳带着儿子回来了。看到焕然一新的清明，有那么一瞬间，尚佳愣住了，她恍惚感受到了什么。

“爸爸，你真要出远门吗？”

离婚的事情，清明和尚佳一直瞒着儿子晨晨。

“是的，爸爸很快就会回来的，想我了给我打电话！”

清明眼泪流了下来。

“爸爸你怎么哭了？”

“干嘛这么急着搬走，也不在乎这几天！”

尚佳声音柔柔的。

清明发动了摩托车。他不能再停留，再停下来有可能会永远也走不了。

回到栖身的公寓房，清明久久不能平静。这次离婚，清明用心良苦，他情愿将三居室留给尚佳，也情愿让尚佳以孩子抚养费的理由讨去一半银行储蓄。尚佳拿孩子说事儿，算是打中清明要害。儿子十岁了，秋天就该上五年级。儿子小的时候跟自己睡一个被筒，从幼儿园到小学，每天都是他接送。清明离婚最放不下的就是儿子。尚佳善于算计，知道清明的软肋。可清明更了解尚佳，像尚佳这种曾经的女

皇，还会有哪个男人能成为她的真命天子？以尚佳的精明，再多的钱财、房产也只能属于她和儿子，或者说最终是儿子的，让她掌管岂不是更好。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清明脸上，清明看了看手机，还不到六点半。第一次开始独居生活，昨夜入睡很晚，最后在卫生间点燃一柱细檀香，在若隐若现的檀香气息中，默默诵读几个月前记下的一段《楞严经》，清明才缓缓进入梦乡。从今天开始，清明就要开启自己全新的人生航程。

上午八点半，按约定时间，清明坐到了社科联主席老曾的办公桌前。老曾十年前从大机关下派到社科联，如今即将到龄，对下属一般有求必应。当听清明说离婚了还要停薪留职，老曾很有些不解。老曾问是不是要到外地发展？清明说不是。老曾说，那你停什么职？给你调个清闲科室，有工资保证，你想在外边干点啥就干吧，只要不给单位捅漏子。清明很受感动。

“我是老了，没机会跳出‘笼子’，要是当初……唉！”送清明出门时，老曾拍着清明肩膀，很有几分感慨。据说，当年老曾还是小曾时，就已经是市委大院有名的“曾一笔”，也曾意气风发指点江山，只可惜贪恋官帽子，终老到了社科联。

既然单位领导如此开通，清明暂时打消了停薪留职的想法。这些年清明致力杂志社广告业务，最初仅仅为了多挣些钱，早日还下房债。到后来，随着与商业圈朋友关系日益密切，经济头脑越来越开窍。受相熟的商场超市、地产楼盘老板朋友委托，清明撰写广告宣传文案、策划营销方案，既让自己有了商业历练，也收获了对付付给的一笔笔酬劳费。几年来，能满足尚佳的小资生活，离婚时还有二十万存款，也正是得益于这些。关键的是，清明已经敏锐察觉到，他所处的这个三线城市，房地产业即将迎来一轮飞跃式发展。也正是有了这份自信和实力，清明才决然向单位提出停薪留职的请求。

周末的时候，老铁作中介，清明与本市房管局钱云飞处长在得月楼酒店吃了饭。老铁是南城电视台制片人，人缘很广。钱处长掌管着全市商品房的合同备案，全市几乎所有开发商都与钱处长相熟。钱处长老家是荆花镇邻乡王

曲河的，两个人村子相距不到十华里，酒酣耳热之际，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在钱处长引见下，清明利用半个月时间拜访了本市十余家有实力房地产企业老板。不久，社科联主办的《今日南城》杂志就刊登了清明的《南城地产风云录》长篇通讯。《今日南城》杂志本身影响并不大，但清明犀利的文笔、独到的见解，却让文中涉及的房地产老板们个个拍手赞叹。当下便有几位向清明递出橄榄枝，希望他加盟到自己麾下。清明一一谢过，他不想随便委身于别人屋檐下。就目前而言，食公家粮舞手中笔，面对这些财大气粗的地产商，清明感觉胸脯是挺着的。事实上，清明的坦率质朴，清明的清爽明朗，也确实让整日生活在金钱名利中的地产老板们感觉清风拂面。

（三）

转眼间，离婚已经月余。其间，尚佳给清明打过两次电话，一次是晨晨半夜发烧，一次是家里电路出故障。好几次，清明想回去看儿子，可走到家属院门口又止步了，他不知道怎么圆那个关于“出差”的谎，只好躲在附近树丛中，远远看着尚佳用电动自行车带着儿子去上暑假班。

快开学了，清明想带孩子到城外宿鸭湖钓鱼，这件事晨晨向他提过多次。接到清明电话，尚佳带了孩子下楼。尚佳似乎刚化过妆，看清明的眼神也不像以前，多了份柔和。儿子很高兴，但却突然提出要和妈妈一起去。清明看尚佳，尚佳将头扭到一边。

清明说：“那就一起去吧！”

“不太合适吧！”尚佳回答。

“去，一定要去！”儿子晨晨跺着脚。

尚佳跨上清明的摩托车，一家人驶向郊外宿鸭湖。

中午在湖边农家饭店就的餐，一天的垂钓收获颇丰，傍晚从宿鸭湖回来时，一家人变得融洽亲密。尚佳提出到清明住处看看。清明不说话，尚佳脸色难看起来。送尚佳和儿子上楼时，尚佳赌气先上了楼。清明送儿子上楼，进厨房将钓来的鱼收拾干净，用食品袋分装了，放到冰箱冷藏室。尚佳将自己关在卧室一直没有出来，儿子正沉醉在动画片《猫和老鼠》

中，清明默默走出家门。

“喂！老叶，怎么一天都不开机呀？”回住处的路上，手机一直响，清明把摩托车停到路边接了电话，原来是广告公司的丹霞。丹霞所在的广告公司承包着《今日南城》的封面和封底，这丫头没大没小，平日里与清明一见面就嘻哈打闹。清明说去钓鱼了，丹霞问现在是不是一个人，清明说是。丹霞说正与一帮朋友在护城河边夜市摊，让清明赶快过来！清明正寻思着找个地方填饱肚子，自然满口答应。

清明一般不参加丹霞们的聚会，感觉和他们不是一个时代。但今天有点例外，可能与心情有关。餐桌上除了丹霞还有两男三女，年龄都相仿。丹霞添油加醋将清明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大家一齐站起来给清明敬酒。清明说，丹霞你把我捧上天，就是要灌我酒啊！丹霞说，老叶你真不知好歹，大家不就是想给你祝贺一下嘛！“祝贺我什么？”“圆满离婚啊！”清明差一点将口中没咽下的冰镇啤酒吐在地上。丹霞和她的朋友们笑得东倒西歪。

聚会结束时已经十一点了，大家作鸟兽散。丹霞要搭清明的摩托车，清明说路上查酒驾，你还是自己搭出租吧。丹霞不同意，清明只好让丹霞上车。送丹霞回去的路上，丹霞搂了清明的腰，清明以为车骑得快，放慢了速度，丹霞的双手还不丢。

送了丹霞，回到住处已经十二点了。清明感到困乏，没有洗澡便上了床。夜里他梦到了丹霞，梦到丹霞和他还有儿子晨晨一起在宿鸭湖钓鱼，钓了好多好多的大鱼。早上醒来时，清明感到奇怪，明明昨天是与尚佳一起的，怎么变成了丹霞。周公解梦上说，梦到鱼是吉利的事情，意味着事业和钱财兴旺。而梦到丹霞呢？清明一直把丹霞当做小丫头。刚认识时，丹霞管清明叫叔，后来便老叶长老叶短了，清明经常拿这件事涮丹霞，丹霞便脸红。

上午快下班的时候，清明接到碧苑房产薛老板的电话，约晚上在金鼎酒店吃饭。晚上清明打了出租车，骑摩托车赴薛老板的宴请，似乎随便了点。赶到酒店时，发现只有薛老板和秘书小覃。薛老板是南城头号房产开发商，前不久邀清明加入碧苑公司被婉拒后，又委托清明为其一处新开发的楼盘制作营销文案。那处楼盘位于南城白玉河畔，清明连熬几个夜晚拿出了文案。秘书小覃三天前给清明打来电话：

老板很高兴，老板很满意，尤其那句“人坐楼宇中，垂手钓玉河”的广告语。

薛老板问喝白酒还是红酒，清明说红酒吧！薛老板打电话让楼下司机送来两瓶法国玛格。薛老板豪爽大气，秘书小覃优雅温婉。琥珀酒，红酥手，清明很快进入状态。酒至正酣，小覃一句“青钱白璧买无端，丈夫快意方为欢”，让清明不由得对薛老板身边这位小女子刮目相看。宴席散时，小覃把一个厚信封放到清明面前，薛老板看着清明笑笑，说是一点心意。清明将信封推了过去。清明说，您这样就不把我当兄弟看了！薛老板说，那总得表示感谢吧！清明说，来日方长，以后找你帮忙的时候多着呢，只怕你将来嫌麻烦。“好！来日方长，那我就先记着你的这份情了。”薛老板说完，将面前剩下的半杯酒一饮而尽。

回去的路上，清明想起那句“人坐楼宇中，垂手钓玉河”的广告语，不由生出几分感慨。如今自己一个人独居在12楼，又将是钓的谁啊！是财神爷薛老板，还是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梦中女神。真想找个人说说话，就拨了丹霞电话，电话中说不在服务区。

（四）

儿子晨晨开学后，清明开始忙碌起来。早晨七点半清明会准时赶到尚佳楼下，将儿子送到1公里外的实验小学。儿子在半月前从邻居议论中，获悉了他和尚佳离婚的事实。令清明想不到的是，晨晨并没有跟他吵闹，只是提出一个要求：每天早晨送他上学。儿子的这个要求，是他自己想法，还是受尚佳指使，清明弄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

这些日子，清明与一帮房地产界的朋友日渐熟络，手下的文案策划越来越多，花一万多元买了笔记本电脑，清明把住处变成办公室。像对待薛老板那样，清明统统回绝了对方付给的酬劳费；与对待薛老板不同的是，清明把应得的酬劳费变成了购房合同。在提供文案策划服务后，清明会在所服务的楼盘为自己订购一套住房，只不过房款要等一年后再付。清明的这一要求，对那些房产老板们来说，简直不算什么事情。要知道，当下南城房地产市场刚刚启动，哪家房地产企业手里不握着大批房源，恐怕再过一年也消化不完。因此，几乎所有的

房地产老板，在感谢清明免费文案策划服务的同时，很是爽快地以优惠价为清明签下了购房合同。

目前，清明还无暇顾及自己的个人问题。

不久前，尚佳找到老铁，一番哭诉和自责，吞吞吐吐说出复婚的想法，老铁便上门来说服。清明说，为离婚我可是过了一整年邋遢窝囊生活，好不容易走出苦海，难不成我还会再走回头路啊，尚佳这人你又不是不清楚，心深着呢！老铁说，别说人家，你是那省油的灯？论城府你小子心计最深，要说你俩还真应该在一起过，彼此半斤八两不相上下，反正以后跟你打交道还得防着点。“铁哥你饶我吧，除了这次离婚我玩了点阴的，以前我短过谁啊？”“也是，你小子本质上是好人，以后别跟着那帮王八蛋开发商变坏了！”老铁说。

还真让老铁说准了。周末晚上，清明与长江地产总经理老黄在金帝城酒店，酒喝多了的时候，老黄建议去洗浴中心。清明本来是拒绝的，但经不起老黄一再劝说，便答应了。进大厅后，老黄问清明来过这里没有，清明说第一次，老黄说今儿让你开开眼界。

清明之前对这家洗浴中心已有所闻，但不知道是否像传说中的那样。服务生将清明领到一宽敞的房间，房间内一池蓝盈盈碧水，清明脱衣服跳下去。这时候，门被打开了，清明记得门是上了锁的。一位长发披肩、身着黑色吊带裙的年轻女孩走了进来。“老板我给你按摩吧！”女孩羞怯怯的，说着便褪下本来就很少的衣服。女孩皮肤白皙，浑身上下透着晶莹光泽。清明原本打算到此为止，但却浑身酥软，没有半点抗拒的力气。女孩像美人鱼，迅速游到清明怀中，清明多年构筑的防线轰然崩溃。

走出包间，清明没有和老黄打招呼，总台说单已经买过了。记不清是怎么回的家，浑身像散了架，清明倒在床上便睡着了。

早上醒来的时候，清明想起昨晚上的事情，感觉非常懊恼。真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做下了那样龌龊的事情，这可是他平生最不齿的，简直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人家尚佳把你定性为贱骨头，真是入木三分啊！清明狠狠骂自己。深深自责一番，清明开始反思自己，仔细回忆昨晚的前前后后，虽说喝了酒有些冲动，虽说老黄蓄意拉他下水，可自己完全可以断然拒绝啊，其结果半推半就去了，分明是不

由自主的。

清明终于明白，自己需要女人了，自从思谋着和尚佳离婚，已经快两年没有闻到女人味了。

心目中的女神在哪里，有时候清明觉得很遥远，有时候又觉得离自己很近，简直唾手可得。虽然精心勾画的事业蓝图刚刚铺开，但从这个早晨开始，清明决定提前启动寻爱行动。

有了这种想法，清明想到丹霞。丹霞一直动员他上QQ，说上边男男女女的，可以聊天，可以交朋友，清明让丹霞帮助注册了QQ号。清明的第一个网友是丹霞，丹霞在网上不叫丹霞，清明在网上当然也不叫清明。丹霞在网上不再称清明为老叶，而是管清明叫大叔。这算什么事儿啊！

清明很快便把QQ聊天系统玩得溜熟，女网友当然就不止一个丹霞。以后的日子，清明用自己亲手编织的大网，用自己精心设定的网络，尽情在网络世界筛选打捞着自己的爱情。

（五）

有女网友的日子过得真快，转眼已是半年时间。这些天，清明心情非常好。让他兴奋的并不是女网友，而是打了兴奋剂的南城房地产市场。

综合了各种因素，清明之前断定南城房价会再上台阶，但却没料到来得如此迅猛。按目前的房价，预购的二十多套房，平均每套起码要增值五万元。

与女网友的约会暂时告一段落。收获季节即将到来，农人出身的清明知道孰轻孰重。清明与南城晚报签下长期合同，售房广告每天都在分类广告中出现。接下来的日子，清明每天都忙着接电话、带人看房、交房款、变更户名。那些与清明签定购房合同的房产老板们很好遵守了合同，并没有因房价暴涨而违约。相反，倒是对清明的精明独到愈加敬佩。

离婚一年后，清明收获了人生第一桶金。

清明将新买的轿车开到尚佳楼下，把儿子晨晨接出来，沿白玉河遛了一圈，然后去了南城一家新开的麦当劳。送晨晨回去的路上，晨晨要到清明住处看看，清明答应了。送儿子回去的时候已经九点多了，尚佳正在看韩剧《人鱼小姐》，为父子俩开了门，很快又沉浸在剧

情中。好几个月没回来，看看室内摆设，跟以前比几乎没有变化，清明在厨房案板一角，把五千元钱压在盆子下面。临出门的时候，儿子突然搂住清明的腰。“爸爸今晚住家里吧！”清明摇了摇头。尚佳把电视机关上，用余光看清明。儿子又问：“以后我可以和妈妈去看你吗？”清明点点头。

清明再次见到社科联主席老曾的时候，老曾正在办公室整理自己的私人物品。任免文件已经下来，老曾正式退休。清明原本要说自己停薪留职的事儿，看老曾情绪低落，便没有张口。抽空得请老曾吃顿饭，清明寻思。

半个月后，经社科联新主席批准，清明顺利办下了停薪留职手续。清明注册了有着中介、销售业务的房产咨询公司，公司的名字叫宜家，办公在实业大厦7楼。公司开业时，清明邀请了房管局同乡钱处长和一帮房地产界的朋友，薛老板也派秘书小覃送来一对钧瓷花瓶。

丹霞从广告公司跳槽，成了宜家公司的业务经理。清明请老曾吃了饭，饭后曾主席变成了宜家公司办公室曾主任。

公司成立后，清明首先与南城晚报签下了全年广告合同。房子也是商品，既然是商品就要销售。房产企业请人做营销方案，为的是找准房子卖点，刺激买主兴奋点。如何以最小投入，把这些卖点、兴奋点吆喝出去，却颇有讲究。不久前，利用南城晚报分类广告，清明短短两个月内将二十多套房子销售一空，让他更深体会到了媒体广告的扩音器效应。丹霞主管业务，老曾打理办公室，依靠南城晚报信息平台，宜家公司代理的几处楼盘销售业务迅速开展起来。

（六）

公司的平稳运行，让清明的寻爱计划得以稳步进行。周末晚上，清明约了网友苏莹看电影。清明与苏莹在网上聊过半年，也接触过几次，感觉不错，便决定把苏莹列入重点培养对象。当然，清明的培养对象不只苏莹。看电影的时候，清明拉了苏莹的手，苏莹顺势倚在清明怀中。

苏莹有过一次婚姻，没有孩子。电影结束的时候，清明送苏莹回家，苏莹邀清明上楼。

进门后，清明将苏莹搂在了怀中，苏莹挣扎了一番，接受了清明的亲吻。当清明将苏莹抱上床，开始褪掉她的最后一件衣服时，却遭到了苏莹的坚决抵制。当晚，清明与苏莹相拥而眠。

早晨回到租住的一居室时，发现尚佳和儿子晨晨在房间里。钥匙是清明给晨晨的，想不到尚佳也来了。尚佳正在卫生间搓洗清明换下的内衣，清明进到卫生间时尚佳没有抬头，脸色有些阴郁。清明突然想起来，上周答应过晨晨，这个周末要到仙界岭游玩，昨晚和苏莹缠绵时关了手机，把这事儿给忘了。

仙界岭位于南城西北一百多公里，是伏牛山最高峰，景区植被茂密，山势奇险。买车之后，清明还是第一次带晨晨和尚佳外出游玩。此时已是仲秋，仙界岭景区海拔高，树叶已开始转为黄红，漫山五彩斑斓，如彩笔绘染。进入景区，随着儿子的欢呼声，尚佳脸色开始晴朗起来，一家人回到了从前。

半山腰处，尚佳指着一株老藤缠绕古树的风光大为感慨。清明凑过去，发现树身挂着“生死相恋”的木牌子。尚佳问清明听过没有齐秦、齐豫合唱的《藤缠树》。“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一春又一春……”尚佳哼起了那首《藤缠树》。尚佳陶醉其中的样子，让清明感觉好笑。“从科学角度讲，藤和树的关系是寄生关系，藤缠到树上，最终会吸尽树的养分，大树也将因得不到阳光，而一点点枯死。”尚佳白了清明一眼，气呼呼向山上走去。

上到山顶已经中午一点多了，找了一块平坦的大石头，一家人吃了东西，在山顶拍了照，才绕环线慢慢从另一侧下得山来。今天主要是爬山，觉得很累，明天走景区水路，将沿着一条山溪峡谷上行，可能要轻松些。

晚上住在景区桃溪人家度假村，清明选了套间，尚佳和晨晨住里边，自己住外边。半夜时候，尚佳从里边房间悄悄溜出来，钻进了清明被窝。清明本来想拒绝，可由不得尚佳温柔似水，很快整个人便融化了。两年多没有夫妻之实，两人似乎都有了新感觉。尚佳叫床声有点大，清明怕惊醒里间酣睡的儿子，赶紧用手捂尚佳的嘴巴，尚佳咬了清明，清明差点从尚佳身上翻下来。结束时，清明才想起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问是不是安全期？尚佳咬了清明的肩膀，说是最佳受孕期。“怎么会？”清明一

下子从床上坐起来。“我想给你生个闺女。”清明头大了。

第二天游玩时，尚佳与清明的情绪可谓阴晴两重天。小心着小心着，怎么又入了尚佳的套？清明一整天都沉浸在自责中。尚佳心情出奇的好。“如果我怀孕了你可不能不认啊？”尚佳故意逗清明。“阴险！”清明狠狠瞪了尚佳一眼。“再阴险也比不上你啊！”尚佳回敬清明。

中午饭是在溪边农家饭店吃的。菜刚端上来，清明的电话响了，想不到这个地方竟然还有手机信号。电话是苏莹打来的，苏莹问清明电话怎么老打不通，清明说在仙界岭，可能信号不好。苏莹问是不是出去旅游了？清明说是。苏莹问是不是带了老婆孩子？清明支支吾吾。苏莹把电话挂了。

回到餐桌前，尚佳瞥了清明一眼，问谁的电话。清明说是一个朋友。“朋友的电话还需要回避我呀，肯定是小情人打的，叶清明你说谎话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清明不作声。尚佳忍着没有发脾气，夹了菜放到晨晨碗里，催促儿子快吃。

从仙界岭回来天已经黑了。清明把尚佳送回家，赶紧给苏莹打电话，苏莹把电话按了不接。清明又发短信，苏莹也不回。清明赶到苏莹楼下，发现房间灯还亮着，便到门口买了一大束玫瑰。买花的时候，店里的小姑娘老拿眼瞟他，清明感觉很不自在，毕竟都这把年纪了还玩年轻人的把戏，便让小姑娘用暗色的塑料袋裹在花束外边。

看到清明怀中的玫瑰，苏莹气消了一半。清明信誓旦旦昨晚没和尚佳住一个房间，说他和尚佳不会走到一起了。苏莹还是信了。清明准备回去的时候，苏莹却抱着不放。熄灯后，苏莹主动褪去了内衣，将身子移向清明，清明退却了。昨晚尚佳给他上的那一课，让他心有余悸。苏莹有点生气，问清明是不昨晚和尚佳有了那事。清明说不是，怕不安全。苏莹说她是安全期。清明说安全期也不绝对安全啊！苏莹气呼呼将身子翻到一边，再也不理清明。

接下来的日子，清明每天都生活在焦虑中。他一直在想，如果尚佳真的怀孕了自己该怎么办。好几次和苏莹亲热，脑海里却不自觉冒出这个问题，整个人便像突然被抽了筋。苏莹当然很敏感，一直问清明是不是有事瞒着

她。

中秋节前，清明看望了尚佳父母。尚佳母亲见了清明便抹眼泪，絮叨着尚佳的不好，劝着两人赶紧复婚。去年中秋节是全家一起过的，那时候离婚的事情还瞒着尚佳父母，心脏早搏的尚佳父亲还与清明对酌了几杯。尚佳兄妹两个，哥嫂在外地，平日里两位老人生病住院，都是清明一个人张罗。虽说当初尚佳与清明结合，尚佳父母是反对的，可平心而论，自从结婚后特别是有了儿子晨晨，两位老人没少帮衬他们。刚离婚那阵子，清明保持着以前的习惯，每周都要到尚佳父母那里看看。后来两位老人知道了他们的事儿，每次见面，尚佳母亲都哭着劝说他们复婚，清明心里不好受，去的次数就少了。清明本来想放下礼物就走的，却被尚佳母亲拉着不放，只好留下吃了午饭。

中秋节的晚上，清明原打算要和苏莹一起过的。下午的时候，接了尚佳父亲的电话，要清明晚上到家里吃饭。清明推辞不去，尚佳父亲说，不管你和尚佳走到什么地步，都还是我的孩子，晚上回家吃顿饭还是应该的。清明眼角湿湿的，只好答应。

在尚佳父母那里吃了饭，清明送尚佳和晨晨回家。尚佳喝了酒，走路有点晃，清明扶她上楼。因为骗苏莹说临时回了老家，清明不敢早早回自己的一居室，便在尚佳那里磨蹭了一会。进卫生间方便的时候，清明看到纸篓中尚佳刚刚换下的卫生巾，不由心头一阵欣喜，半个多月来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七）

年底的时候，宜家公司代理的几处楼盘已全部售罄。丹霞召集公司所有业务人员，张罗着办了一场新年晚会。清明和老曾都参加了。老曾上台演唱了《北国之春》，又唱了前苏联歌曲《山楂树》、《喀秋莎》，大家一片叫好。清明和丹霞合唱了黄梅戏《天仙配》中“夫妻双双把家还”那段儿，将晚会推向高潮。

晚会结束后，老曾坐清明的车。路上老曾说，丹霞对你可是一往情深啊！见清明不说话，老曾又说，你看今晚丹霞唱歌时多投入。清明良久才幽幽吐出一口气：“怎么可能呢，年龄差得太远！”“你得早点让丹霞明白啊！别耽误了人家。”清明点点头。

有些事情是该做个了断。一个月前，尚佳找到清明，提出要复婚。清明不答应。尚佳变了脸，说怀孕了。清明说不可能吧！尚佳说你自己干下的事你应该清楚的，说罢甩门而去。

清明觉得尚佳很好笑。这天下午，清明约尚佳在家门口的蓝猫咖啡屋，为尚佳要了一杯爱尔兰咖啡，这是尚佳一直的喜爱。尚佳有点感动。清明说，你是不是想复婚。尚佳点点头。清明说，当初离婚可是你提出的，你怎么反复无常。尚佳说，离婚是我先提出的，还不是中了你的计。以前是我不好，现在我已经认识到了。清明说，碗打碎了，再好的胶水也难以粘和到以前的样子，虽然离婚了，以后我还会把你当亲人看待，不会让你和晨晨受一点委屈。尚佳问清明是不是已经找好了。清明说在外边找是我的权力，你也可以在外边找。尚佳说：“呸！谁像你那样不要脸，我才不找。”清明说：“刚离婚时你不是和一个大背头男人处过嘛！”尚佳脸红了，说那是同事唐姐介绍的，那人小气抠门得要命，见了两三次就不联系了。“唐姐就是你们单位那位女权斗士吗？”清明问。尚佳说：“是！要不是她我能和你离婚？都是她怂恿撺掇的，我现在恨死她了。”清明说，以后遇着合适的你还是处处吧！尚佳说，你说这话太不负责任，我现在怀着你的孩子。“不可能吧，中秋节的时候你身上来的，这些天我可没碰你，你是不是记错人了？”清明一脸嘲讽。“叶清明你混蛋！”尚佳起身愤愤而去。

(八)

这些天和苏莹相处得不错，清明有了结婚的打算。与尚佳摊了牌，也算给苏莹有个交代。这天晚上，清明联系了苏莹，电话一直占线，便径直去了苏莹那里。灯开着，敲了好久门才开，苏莹眼睛红肿，分明刚刚哭过。看到清明进来，苏莹到卫生间洗了脸。上床后苏莹依旧神情呆滞，清明将她搂到怀里，问怎么回事，苏莹不回答，眼泪却又流出来了。过了良久，苏莹才说话。苏莹说清明我可能要对不起你，我以前的男朋友从英国回来了。清明说，没听说你有在英国的男朋友啊。苏莹说，这件事本来想以后给你说的，今晚就给你说说吧！

苏莹曾经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一个初冬的早晨，南城二初中早读课，在《陌上

桑》“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的诵读声中，嘴角刚刚扎出稀疏绒毛的初三学生凌云宵，在侧身一瞥间，看到了让他终生魂牵梦绕的一幕。其时，一缕晨晖透过教室左侧窗口，辉映在邻桌美少女苏莹脸上。金色朝霞下，美少女红晕而充满活力的脸庞、水波汪汪的眼睛、小巧可人的朱唇，构成了凌云宵心目中的“罗敷”形象。“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那一刻，少年凌云宵找到了自己人生目标。有了雄心壮志的凌云宵像打了鸡血，学习成绩快速提升，初中毕业时，一年前还是下等生的凌云宵与优等生苏莹一起被南城一中录取。

高一的时候，凌云宵给苏莹写了情书，少女苏莹怦然心动。不过，理智还是让苏莹决定将这份情感暂时封存起来，她与凌云宵约定等考上大学再谈感情。高考时候，苏莹被邻省一所二本大学录取，而凌云宵却考取了北京一所重点理工大学。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两人陷入了热恋。开学了，他们南北分飞，虽然在两个城市，但炽热的爱情之火却愈加炽烈。每一个寒暑假，对热恋中的两个年轻人来说，总是短暂的。家乡的白玉河、宿鸭湖让他们流连忘返。当然，一次次偷吃禁果，也让他们饱尝了担惊受怕。

大学毕业，凌云宵去了英国留学，苏莹回到了南城一所中学任教。对两人的短暂离别，苏莹很有信心。每天晚上，苏莹把手机放到床头，凌云宵会在约定时间打来电话，通过电话她知道他在读的建筑学院排在世界前列，她知道他的教授是国际顶尖级的建筑大师，她还知道他交了好几位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华人朋友。可再后来，凌云宵的电话渐渐开始没有规律，在约定的日子苏莹整夜等待，第二天上班总是哈欠连天。终于有一天，他们在电话中爆发了相恋以来的第一次争吵。恋爱中的女孩都有一个通病，一吵架便提出分手，苏莹也不例外，吵架后哭着向凌云宵提出分手。英国那边的凌云宵火气也大，当即挂了电话。几天后凌云宵打来电话，气还没消的苏莹直接按了免打扰键。从此，凌云宵再也没有打过来电话。苏莹试着按手机上的来电显示拨过去，对方的本土英语让苏莹一头雾水。

三年后，苏莹从一位高中同学那里得知，研究生毕业后凌云宵读了博士，并且与一位来自台湾的女孩在伦敦举办了婚礼。得知这一消息，苏莹大哭一场，决定嫁人了。苏莹的结婚对象是市财政局的一位科员，家境不错，追求苏莹很久了，苏莹父母也满意，很快办了婚礼。刚过了新婚蜜月，丈夫嗜赌的原形便显现出来了，打打闹闹一年，两人办了离婚手续。

离婚后，在父母资助下苏莹办了按揭，买下一套属于自己的两居室。与清明的交往，让苏莹创伤的心逐渐恢复，苏莹开始憧憬和清明的未来。可刚刚在一个小时前，五年没有音信的凌云宵打来电话，说他上个月回的国，目前在深圳一家外资公司，他和那位台湾老婆离了婚，千方百计才打听到她的电话，说他知道她的现状，他不能再失去她。苏莹告诉凌云宵她已经有了男朋友，凌云宵说他要回南城当面见她的男朋友，就是跪下也要让他把昔日的爱人还给自己。

苏莹的故事，让清明很受感染。清明说，我把你让给凌云宵吧！苏莹说：“我又不是什么物件，让你把我直接送人，我还没想好选择你们谁呢！也许你们两个我谁都不选。”

半个月后，清明接到凌云宵电话，说他回南城了。两个男人约在陶然居酒楼，像两个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似乎没有生疏感。凌云宵说他在国外生活得并不开心，因生活习惯和处事方式不同和台湾妻子冲突不断，说他的官员父亲因经济问题被判了刑，母亲患了严重抑郁症，最主要的是对苏莹的愧疚和负罪感与日俱增，这一切让他每天生活在痛苦中。那一晚，凌云宵说了很多话，喝了很多酒，清明也醉了，似乎忘了此次见面的主要目的，临分手两个男人还拥抱了一下。

一个月后，苏莹与凌云宵在南城林溪大酒店举行了隆重结婚仪式。除红包外，清明还送了一大束苏莹喜欢的玫瑰花。苏莹披上婚纱的样子很美，清明想起那个关于“罗敷”的故事，心里竟然莫名奇妙的酸楚，还没等结婚典礼结束，便悄悄离开了。

（九）

房管局钱云飞处长主动邀请吃饭，吃饭的地点依旧是得月楼酒店。清明赶到时，见只有钱处长一个人，清明说是不是让老铁也过来。

钱处长说这次就咱们两个人。

三杯酒饮了，钱处长问了宜家公司最近情况，把谈话扯到正题。钱处长说，宜家公司目前做得不错，老弟难道就不想再上个台阶。钱处长说，当下房地产开发炙手可热，难道为别人代销房子那一点佣金你就满足了？你想过没有成立自己的开发公司。清明说，也有这方面的想法，但一直顾虑启动资金和审批手续。钱处长说：“钱的事可以想办法，至于审批手续，有我在你尽管放心。这些天我也琢磨了，你老弟是可交的，办事我也放心，但丑话说到前边，我要占公司10%的股份。”

与钱处长就成立公司的事情谈了很多，回到住的地方已经很晚，清明又一次失眠了。干脆不睡了，打开电脑登录了QQ，右下角的小企鹅一直闪个不停，点击后看到了好几个网友留言。前段时间和苏莹拍拖，一直懒得上线。清明浏览了所有网友的留言，其中网友“芷若”的留言让清明很是回味：你在的时候，我没有来；我来的时候，你不在。错过了花开的季节，是不是要等到下一个春天？“芷若”和清明在网上聊过几次，“芷若”自称灭绝师太，是位大学老师。清明随即回复：我回来了，现在就是春天吗？

今夜，清明再次思绪万千。明天开始宜家公司就要转型了，摆在面前的将是一条充满挑战和风险的荆棘之路，心中五味杂陈，很想在虚拟的网络世界找人倾诉一番。清明焦急等待着“芷若”回复，但对方头像一直灰灰的。

第二天上班，清明和老曾谈了成立房产开发公司的想法，老曾非常赞成。老曾说，我在社科联的时候就有这样打算，那时候我看中城东临玉山路的一块地皮，本想着争取市里支持，把社科联搬过去，临路盖办公楼，一到三层出租，三层以上办公，然后在办公楼后给大家盖上集资房。谁知手续跑一半，遇到国家政策调整，取消集资房，住房市场化，土地招拍挂。据我所知，那块地皮目前还没有主，南城启动东北分区已进入规划阶段，那是块金地呀！

清明很佩服自己具有知人善任的领导才能，尤其是在启用老曾这件事情上。老曾是谁？是当年市委大院“曾一笔”呀，别的不说，仅其近二十年的处级干部位置，人脉关系何等丰富。不到半个月时间，由老曾出面，办理了二级房产开发资质证书，在工商税务部门

注了册，成立了宜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有了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宜家开始“剑指”老曾所说的那块金地。

省城一年一度的房博会期间，清明和丹霞到了商都。清明这次到省城来，还有另一件重要事情，就是约了大学老师“芷若”碰面。前段时间，清明与“芷若”进行视频，感觉非常好。这次原本不打算带丹霞，可丹霞就是不依。

在宾馆住下后，清明给“芷若”打了电话，“芷若”说正上课，下课后再联系。放下电话，清明准备冲个澡，听到有人敲门，透过猫眼向外看，原来是住在对门的丹霞。丹霞一进来，便嚷嚷着让清明和她一起逛街。清明说已经约了人。丹霞很不高兴，说老叶你肯定是跟女人约会，清明说你猜对了。丹霞说你太过分了，连句谎话都不会说，一点都不顾及我的存在。清明笑了，你不就一黄毛丫头嘛，整天没心没肺蹦迪K歌逛街，还会吃醋呀！丹霞说，是女人都会吃醋，何况我这般倾城倾国的。清明乐了，说丹霞是高度自恋。丹霞说，你别笑，反正今天跟定你了，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清明说我现在要洗澡，你也要跟我一起共浴吗？说着，把卫生间的门打开。丹霞拉开门气呼呼回了自己的房间。

清明到卫生间迅速冲了澡。从猫眼看对面房间没有动静，便悄悄溜了出来。到宾馆地下停车场，把车开到中州大道，清明才松了口气。在黄河大学对面一家西餐厅找了个座位，清明要了一杯咖啡，耐心等“芷若”的电话。

所选的位置是临窗的，正好可以看到学校大门，此时三五成群的男女学生开始陆续走出校门，已经是下午四点半了，“芷若”也该下课了。一直到五点钟，“芷若”才打来电话。清明说了他的位置，“芷若”说马上就到。

五分钟后，清明从窗口看到，一个身材清瘦、穿湖蓝连衣裙的女子从学校大门款款走出，清明断定这便是“芷若”。果然，湖蓝连衣裙消失在清明视线中，尔后又出现在清明所在的二楼餐厅门口，刹那间，清明准确无误地认出了曾经在视频中出现的“芷若”。与此同时，“芷若”也认出了从座位上站起来的清明。虽然在网上热聊过，第一次见面还是老不自在的。清明先自报了姓名，问“芷若”的姓名，“芷若”只说姓周，清明说你真叫周芷若

啊！“芷若”一下子笑了。清明让“芷若”点菜，“芷若”说晚上是不吃饭的。清明说，怪不得你这么瘦，当心哪天大风把你刮到天上！“芷若”说不用你瞎操心。清明说，来杯雪梨汁吧，给周老师润润喉，算是尊师重教！“芷若”又笑了。清明发现“芷若”笑的时候很好看。

雪梨汁端上来的时候，清明和“芷若”的谈话恢复到了网上聊天的状态。清明开始精神放松，边说话边用余光打量四周。对于这一习惯，清明自认为只有经过特殊训练的人员才具备，甚至有一阵子还认为自己最适合干的职业是特工。当他这次环顾四周时，却宣布了他是最蠢的特工，因为距他十几米外的一张餐桌上，丹霞已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在那里了。

“芷若”很快捕捉到了清明脸上的变化。“芷若”问怎么了，清明说遇到一熟人。“芷若”说你上前打个招呼嘛！清明说不理她，她是来捣乱的。“是你老婆吗？”“不是，是我的业务经理，这次非要跟我出来，我来见你是背着她的，谁知道她怎么就跟踪到这里了，这丫头鬼得很。”清明将声音压得很低。“不会吧，肯定是你的小情人秘书！”“芷若”一脸嘲讽。“不是，绝对不是，这丫头没大没小的，处事老不靠谱。”清明急了。“你让她来一起坐坐吧！”“芷若”笑眯眯的，清明有点不知所措。

丹霞也正向这边窥望，清明摆手让她过来。丹霞迟疑了一下走过来，落落大方向“芷若”打了招呼，清明给两人分别做了介绍。丹霞亲热地叫“芷若”周姐，说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我在这里等一个大学同学，碰巧遇到叶总和你了。“芷若”说没关系，你们叶总多次说过你，说你人漂亮工作能力强，早就想见你了。丹霞说，周姐你是秀外慧中美女加才女，气质涵养一看就不一般，以后要向你请教学习。两个女人互相奉承着，让清明感到肉麻。

这时，丹霞电话响了。丹霞接了电话后，说同学临时改变主意不来了，要约她去附近K歌，邀请“芷若”也去。“芷若”说谢了。清明说谁像你那样爱K歌，赶快去吧！丹霞在桌下狠狠踩了清明脚，然后笑着和“芷若”道了别。

丹霞前脚离开，“芷若”起身也要走。清明很纳闷，刚才还春风荡漾的，怎么立马就变

了天。清明问是不是生丹霞气了，“芷若”说我谁的气都不生，只怪我识人不淑。清明再三解释，说绝对跟丹霞没有其他关系。“芷若”说，那我可要高看你了，连二十多岁的小姑娘都迷恋你，不简单啊！清明说，我也得高看你啊，我啥时间给你说过丹霞，你却说我多次提过她，好像煞有其事，大学老师讲话水平就是不一般啊！“芷若”说，那是我给你留面子，你真不知好歹。清明说，看来我得感谢你呀！“芷若”说当然得感谢。怎么感谢呢？说着话，清明变戏法地从桌下取出一方精美丝巾，这下让“芷若”目瞪口呆了。

回到宾馆已经十一点多了，清明泡了澡早早床上床。快睡着的时候，接了丹霞电话，但声音却不是丹霞的，对方说是丹霞的同学，说丹霞喝醉了，在宾馆大厅，要清明帮助将她扶上楼。清明赶快穿了衣服下楼，看到丹霞半躺在大厅沙发上，旁边一个瘦弱的女孩正手足无措。清明将丹霞放在背上，和女孩一起将丹霞送进房间。看丹霞没有大的问题，女孩回去了。丹霞躺在床上似乎睡着了，清明正要离开，丹霞却要喝水，清明赶快烧了水。水还没烧开，丹霞又要吐，清明扶着丹霞到卫生间，折腾好半天总算吐了出来。吐酒后丹霞状态好了很多，清明扶她上床，用毛巾沾了温水擦拭了丹霞的脸和脖子。这时候，丹霞突然搂了清明脖子。清明吃了一惊，稍稍停顿后，他将丹霞的手臂慢慢分开。清明看到，丹霞眼泪流出来了，便替她掖了被子，离开房间。

(十)

从省城回来，老曾带给清明一个好消息。经过前一阶段大量工作，临玉山路的那宗土地，市国土局会同规划部门已拟出招标方案报市政府，公开招拍挂的日子已经不远。

一个月后，南城体育场旁临玉山路标号A12的那宗土地竞标如期举行，一共4家房地产企业参加了竞拍，但只有薛老板的碧苑房产在第一轮举了牌，宜家公司轻松拿到了这宗土地，竞拍过程波澜不惊。

当然，这一切得益于半个月前的那次饭局。那天晚上，由钱处长出面邀请，薛老板主持，南城十余家有实力的房地产企业老板齐聚凯旋门饭店，酒过三巡，薛老板和大家说了这次

聚会的主要目的，叶清明是自己的小弟，是钱处长老乡，准备竞标体育场旁临玉山路的一块土地，希望在座的倾力支持。大家齐声附和一定会。当然，这些房产老板都明白，不参与竞标便是对宜家公司的全力支持。如果不明事理掺和进去，回头薛老板岂不也要搅你的局，钱处长那道门槛还怎么过？当然，既然是招拍挂，仅宜家公司一家玩还不行，几个和清明相熟的房产企业最后出面陪了标。

按照招拍挂方案，中标企业要在60天内缴齐土地转让金。宜家房产公司账户上的几百万元仅够保证金，后面还有五六千万元缺口。但60天对于清明掌舵的宜家公司来说，时间已经足够了。在这之前，宜家早就与南城的电力、烟草两个系统达成团购意向。宜家公司中标的第二天，由清明草拟的团购征求意见书，便贴在了两个单位的大门口。宜家公司承诺的优惠价，加之所拍土地所处的优越位置，让收入远高于南城普通工薪层的电力、烟草系统职工购房热情高涨，一周内就有四百多户报名。社科联现任领导听说这一消息，也组织了大家报名。

半个月后，以首付金形式，宜家公司收取了每户十万元的购房预付款。当然，这与国家商品房预售政策是相违背的。只不过，这种现象是发生在南城。彼时，南城几乎有很少开发商能做到先拿预售证，再开盘销售。预售证向谁申请，违反规定接受谁处罚？房管局的钱处长啊！有钱处长撑腰，有老曾多年的官场口碑，还有谁对宜家公司不放心。

规定时间内，宜家公司交清了土地转让金，领取了《建设用地批准书》。至此，清明总算松了口气。如何在这一百多亩土地上，树起有着南城标志性建筑的新时代楼盘，是当下清明最关心的。清明想到了一个人——凌云宵。

苏莹跟凌云宵到了深圳。清明手机上存有凌云宵的号码，便拨了电话，接了电话后凌云宵有点吃惊。清明谈了请他帮助设计楼盘的想法。凌云宵很兴奋，满口答应，说他过几天就飞回南城。清明想问问苏莹的情况，凌云宵不提，也不好过问。

清明晚上回到住处的时候，发现尚佳正在登录他房间的电脑。那次和尚佳在蓝猫咖啡屋见面后，尚佳憋了一肚子气，下决心不和清明

联系了。清明这些日子公司事务多，总顾不上接孩子，便向尚佳的银行卡上打了一万元钱，算是一点弥补。

房间的钥匙可能是儿子给的尚佳，电脑中的QQ是可以直接登录的，尚佳显然看到了里边的聊天记录，脸色有点愠怒。看到就看到，反正早晚要承受的，清明倒无所谓。尚佳强压着火气，说晨晨都上初中了，将来还要上高中，她想在市一高中附近买套房。清明说没问题。尚佳又吞吞吐吐，说想在宜家新开发的楼盘为父母买套房，那儿离白玉河近，又临着体育场，有利于老人养生保健。清明满口答应。尚佳说，孩子最近情绪不稳定，可能进入叛逆期了，希望清明回去和孩子谈谈心。送尚佳下楼的时候，清明说以后你不要来这里了，我可能要搬家了。尚佳回头看了看清明，噙着眼泪下了楼。

(十一)

清明到机场迎接凌云宵时，见面后才发现不止凌云宵一个人，还有苏莹。苏莹脸色红晕，比几个月前丰满了很多。接机的当然也不止清明一个人，还有丹霞。丹霞之前和苏莹见过面，两人相互夸着对方，有着说不完的话。中午吃饭的时候，凌云宵和清明喝了南城地产的三顾坊酒。清明用红酒向苏莹敬酒，苏莹谢绝了，清明记得苏莹是喜欢喝一点红酒的。凌云宵上卫生间的时候，恰好丹霞也接了电话，苏莹凑近清明，问最近和黄河大学周老师进行得如何？清明说苏莹怎么知道周老师的，苏莹说丹霞告诉的。这么短时间，丹霞就把这事儿说给苏莹了，这丹霞也真是的。

饭局结束，清明把凌云宵、苏莹送到宾馆。回来的路上，丹霞告诉清明说苏莹怀孕了。清明没有作声。丹霞说老叶你怎么听了一点都没反应。清明说怀孕了与我什么相干，丹霞说孩子说不定是你的。“你要是再胡说，我可就停车让你下来了！”看清明恼火，丹霞伸舌头做了鬼脸，闭嘴不再说话了。

由凌云宵精心规划设计的四幢三十三层高层建筑，开了南城房地产史上的先河。楼盘名字叫林溪花园，但其别具一格的设计，首先在市规划局便卡了壳，老曾上门做工作，规划局汪局长就是不吐口，说要市长定。新市长刚从

相邻一个发达城市调过来，正要在城市建设上大展身手，所以靠前指挥到规划局。方案报给市长了，市长不说行，也不说不行，新市长的脾气捉摸不透，汪局长也不敢催问。

如果市长不批，拿不到规划许可证，再好的设计规划都是纸上谈兵。如今宜家公司取得了土地使用证，又用土地使用权作抵押，从银行贷款出四千万启动资金，可谓万事俱备，只欠规划了。

清明在网上和“芷若”说林溪花园规划的事情，“芷若”说这件事交给我办，清明说你认识市长啊？“芷若”说南城市长是商都大学毕业的，他的大学老师是我研究生导师，我让老夫子给他吹吹风。再说，人家凌云宵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培养出的国际建筑设计精英，屈尊为一个三线城市搞规划设计，你们这位市长有眼无珠不识货，让老夫子敲打敲打也是有必要的。清明说好吧，你让导师话说委婉点，别弄巧成拙误了事。“芷若”说你就放心吧！

第三天头上，清明接了规划局汪局长的电话，说林溪花园规划批了。清明在电话上连声道谢，汪局长说：“你别谢我，你得感谢市长慧眼识珠，林溪花园设计一般人难以接受，多亏咱市长是从大城市来的，眼界宽视角新。对了，市长还说想见见设计师凌云宵先生，听说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培养的高材生。”清明说一定把市长的意思转达给凌云宵。

林溪花园开工奠基的时候，凌云宵从深圳飞了回来，这次接机的是规划局汪局长。凌云宵被汪局长接到市政府接待宾馆，市长亲自接待了凌云宵。在市长办公室，市长推掉所有会议和应酬，就南城发展规划与凌云宵进行了深度交流。拥有国际一流设计理念，投身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城市规划建设，对南城历史文化和现状又了如指掌，凌云宵让市长的南城城市建设蓝图更加清晰而富于魅力。

奠基仪式前一天，清明接到市建委牛主任电话，说市长要参加奠基仪式。下午的时候，市政府专门派一位副秘书长与宜家公司进行对接，好在老曾是这方面的行家。开工奠基仪式那天，因为市长参加，市里几家主要媒体都进行了重点报道，林溪花园项目成了南城房地产业的一颗耀眼新星。

市长能够参加林溪花园项目奠基开工仪式，南城坊间传闻很多。清明知道，市长是冲

着凌云宵来的。而凌云宵与市长的交集，又与“芷若”那位未曾谋面的导师有关。但归根到底，却与苏莹和“芷若”两个女人有着莫大关系。这其中的机缘巧合，让清明感慨唏嘘。

送凌云宵上飞机的时候，清明递给他一口皮箱。凌云宵接过后觉得沉甸甸的，问是不是钱。清明说，你之前说过要钱免谈，我当然不会那样俗了，里面装的是咱南城的一块独玉原石，没有经过打磨，也就是所谓的璞玉。“不错，你老叶还真不俗！”凌云宵很高兴，“苏莹下月就要生了，前段时间做检查，是个女孩，就算送我女儿的礼物。”清明也很高兴，说一定会去祝贺。

虽然暂时没有取得房产预售许可证，林溪花园开工后却卖得很火。为感谢薛老板的鼎力支持，清明上门答谢，薛老板心情不错，笑眯眯拍了清明肩膀，收下了清明备下的重礼。清明到省城约了“芷若”，提出要好好感谢那位老夫子，“芷若”说免了吧！

（十二）

林溪花园开工进展顺利，让清明松了一口气。选择了一个上好的礼佛日子，清明来到南城西北三十公里大觉寺，拜访方丈妙言和尚。

婚姻事业的挫折起伏，深陷困厄时苏莹和“芷若”的机缘化解，让清明感到冥冥中似乎有一只神秘的大手在操控着自己的命运。难道此生遇到的劫难，注定要靠女人来救赎吗？方丈妙言之前送过一本《楞严经》，清明颇感受益，这次前来想听听点化。进得山门，拾阶沿绿色小径，直接前往方丈妙言禅房，禅房内小和尚说师傅到云露寺传课了。清明便前往大雄宝殿，台阶处迎面遇着一背着包袱的云游僧，僧人向清明施了礼，清明也双手合拢还礼。僧人说，施主好一副男身菩萨像啊！清明问怎么讲。僧人说，施主一副菩萨心肠，自然修得好因缘。清明问“好因缘”是不是指好婚姻？僧人说，施主说是便是，施主说不是便不是，还望施主多修善根，多种善缘。清明还要问下去，僧人却头也不回离去。

在大雄宝殿释迦牟尼佛像前插上一炷香，清明在蒲团上闭目跪下。庙宇是精神的庙宇，这一刻清明真正感到了灵魂的净化与超脱。良久，当他从虚幻中醒过来，转过身，却发现身

边多了几个参拜者。其中一个清明熟悉的，是薛老板秘书小覃。小覃正闭目向佛像叩头，清明不忍打扰，悄悄步出大殿。良久，小覃也走出大殿。小覃是一个人来的，清明约小覃到山脚一家素斋馆吃饭，小覃很高兴答应了。素餐、素言、素面女，这哪里是随薛老板出入权贵豪门的秘书小覃，分明是那个恬淡清纯的邻家小妹。清明很高兴在大觉寺看到了小覃的另一面。

苏莹生了女儿，凌云宵用短信告知清明。清明邀“芷若”一起前往祝贺，“芷若”说我去算了什么身份啊？清明说当然是女朋友了。“怎么就成你女朋友了？”“难道不是？”“芷若”说让我考虑考虑。清明说，赶快把身份证号码发过来，我得抓紧订机票。

第二天，“芷若”将身份证号码发了过来。身份证透漏了“芷若”的身份信息，“芷若”真实名字叫周若萱，比清明小六岁。清明很快订了十天后商都飞往深圳的机票。

出发的前一天，清明赶到商都，约“芷若”一起吃饭，两人在金水河畔散了步。散步时清明拉了“芷若”的手，被“芷若”抽了出来。“芷若”说你要这样，明天我就不跟你去深圳了。清明说，你不都答应做我女朋友了吗？“芷若”说，我是答应做你女朋友，但也应该“发于情而止于礼”呀！

飞机在深圳宝安机场落下后，清明和“芷若”直接打出租车到市中心，寻了一家四星级酒店。在总台登记时，服务人员问是不是开一间房，清明看“芷若”，“芷若”将脸侧到一边，清明说开两间吧！因为没有提前告知凌云宵，此次深圳之行，清明留了充足的私人空间。夜幕降临，两人在一家粤菜馆点了海鲜、烧烤，晚餐后沿着滨海大道尽情欣赏深圳夜景，清明主动接过“芷若”的女包，挽了“芷若”手臂，“芷若”没有反对，很快陶醉在深圳美丽夜景中。马路边小公园，两人走累了坐在一处石凳上休息，清明揽了“芷若”肩膀，“芷若”顺势将头靠在清明肩上。一阵凉风刮过，清明将“芷若”揽在怀里，“芷若”越挣扎，清明搂得越紧。“芷若”便依了清明，她听到清明心跳得厉害。

回到宾馆已经十二点了，清明赖在“芷若”房间不想走，“芷若”说要洗澡了，清明只好悻悻回到自己房间。夜半时分，清明被手

机铃声惊醒，不知道怎么响了两声却挂了。拿起手机一看，原来是“芷若”打来的，清明拨过去，“芷若”说失眠了。清明说我过去陪你说话，“芷若”说好吧！清明再次进了“芷若”房间，“芷若”让清明睡另一张床上，清明执意躺在“芷若”身边，两人便和衣躺在一起说着话，倦意慢慢袭上来，“芷若”说困了，偎在清明怀中睡着了。

早晨清明醒来的时候，“芷若”还没醒，睡梦中的“芷若”很可爱，大概是做了什么好梦，嘴角还泛着一丝甜甜的笑。清明看得入神，忍不住吻了“芷若”。“芷若”被吻醒了，却依旧闭了眼睛。

第二天，清明和“芷若”又参观了仙湖植物园、化石森林、国际苏铁保护区、明思克航母世界、大梅沙沙滩等诸多深圳景点。一天下来，两人已由之前的刻意保持距离，迅速发展到了相依相偎，俨然一对相恋中的情侣。晚上回来的时候，清明提议把另一间房退掉，“芷若”没有反对。只是晚上睡觉时，“芷若”一定坚持和衣而眠，换洗衣服也在卫生间进行。

第三天下午的时候，清明与凌云宵通了话，说自己到深圳了，已经住下了。凌云宵问了清明所住的宾馆，很快开车将清明和“芷若”接到家里。苏莹已在电梯口迎接，因为生产和哺乳，苏莹丰满了很多。清明向凌云宵和苏莹介绍了“芷若”，说是我女朋友若萱，黄河大学老师。苏莹上下打量了“芷若”，笑着说这便是传说中的周老师！“芷若”脸红红的。几个人说笑着，凌云宵母亲从内室抱出了小囡。清明在南城见过凌云宵母亲，老人半年前来的深圳。大家轮流抱了小囡，夸小囡眉清目秀是个美人坯子。清明问孩子的名字，凌云宵说叫南溪，南城的南，溪水的溪。“芷若”连连称赞名字起得好，清明趁机把准备好的红包塞到了小南溪的襁褓中。

晚上吃饭的时候，凌云宵和苏莹频频向“芷若”敬酒，说了很多祝福她和清明的话，“芷若”不善酒，脸红得厉害，清明只好替“芷若”挡了酒。“芷若”觉得，这哪儿是为小南溪摆的酒，分明是成了她和清明的定亲酒。

回到宾馆，“芷若”先到卫生间洗澡。然后清明也进了卫生间，看到“芷若”换下的内衣，清明很有些冲动。上床的时候，便搂了“芷若”，却被“芷若”推开了。“芷若”

问清明这次让她一起来有什么目的？清明说没有。“芷若”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怎么到今晚吃饭时候才明白你的险恶用意啊！清明笑了，说明白就好。“既然明白了，今晚就各睡各的！”“芷若”很认真。清明傻眼了，这个周若萱怎么说变脸就变脸啊！

第二天中午，清明和“芷若”乘航班回商都，凌云宵到机场送行，苏莹送了一套蚕丝睡衣给“芷若”。

（十三）

在深圳飞往商都的飞机上，“芷若”问清明是否想拜见帮了他的那位老夫子。清明说当然想了，早就应该感谢的。

当天晚上，清明抱了一大堆东西，与“芷若”一起敲开了商都大学老夫子的家。因为提前打过电话，导师对“芷若”和清明的到来没有感到意外，表情淡淡的。师母比导师年轻很多，热情地为清明沏了茶。“芷若”没有在沙发上坐，跑到厨房和保姆阿姨说话了，看来“芷若”和导师家关系不一般。导师问了清明的毕业学校，问了清明的林溪花园建设情况，又问了南城人对他那位市长学生的评价，清明小心做了回答。导师又问清明和若萱是如何认识的，清明说是网上认识的。导师脸色突然变得难看。清明连忙解释，说自己喜欢诗歌，是在一个叫西楼望月的文学爱好者网上社区，经常和若萱探讨诗歌才熟络的。导师问清明现在还写诗吗？清明说不常写，只是爱好。导师点点头，脸色有些好转。清明赶快起身告辞，与“芷若”一起离开导师家。

出了门，清明松了口气，问“芷若”怎么与导师这么熟，“芷若”说他是我爸，我不跟他熟跟谁熟？清明瞪大了眼睛，“不对啊，你姓周他姓孟。”“我随母姓。”“刚才那位就是你母亲？”“不是，是我继母。”与“芷若”的一番对话简直让清明崩溃。

“芷若”果然是有故事的人。这天晚上，“芷若”没有回自己的单身公寓，在宾馆又一次和清明和衣而卧，讲述了自己的幸福童年，讲述了少女时代母亲的早逝，讲述了自己青春期的叛逆初恋，讲述了他在美国的哥哥，讲述了那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老夫子爸爸，还有她现在的家……“芷若”沉浸在往事回忆中，时而欢快甜蜜，时而悲伤哽咽。

当远处城中村的鸡鸣声传来，“芷若”的

故事终于告一段落。清明说睡吧，“芷若”却突然要告诉清明一个决定。现在黄河大学院正申办国家一类大学，自己已经感受到了压力，她已经着手到哥哥推荐的一所美国大学读博士。读完博士还回来吗？“芷若”说视情况而定，清明问视什么情况？“芷若”说当然要看你了，看你三年之内的表现。清明说，你都三十多了，三年后你可真要成为名副其实的“灭绝师太”！“芷若”说“灭绝师太”就“灭绝师太”，说不定三年后你也练就葵花宝典成了“东方不败”。“芷若”的决定让清明睡意全无。

(十四)

“芷若”果如其名，远远闻得其馨香，当走近要采下时，她却化作一缕风，消失在无影无形中，若即若离间让人生出几多踌躇咏叹。苏莹当年和凌云宵爱得轰轰烈烈，凌云宵出国后，很快便像断了线的风筝，何况自己和“芷若”的感情远未走到那一步，对于“芷若”，清明已不敢存幻想。

失落和挫败感交织在一起，清明感到空落落的。像一个辛勤劳作的农夫，当他前往那块让他付出了一个季节汗水的田地，怀着喜悦的心情准备收割稼禾时，却发现所有的谷穗都是瘪瘪的，他只好赶着空马车，非常懊恼地往回走。

前些日子，尚佳带着儿子去了荆花镇老家。好几年未谋面的儿媳带着孙子还有大包小包礼物，让清明父母诚惶诚恐，一番发自内心的自责哭诉，清明父母心软了，母亲第二天便随尚佳前往南城，住进了尚佳为她准备的房间。随后，老太太便天天到公司催逼清明复婚。清明不想违背母亲命令，更不想回到以前的日子。也许尚佳是真的幡然悔悟，但谁也不敢保证一旦复婚，她的老毛病不会重犯。

在返回到南城的高速路上，清明想到了住在尚佳那里的母亲，还有好多天没见面的儿子，此刻清明真想回到尚佳那里。

清明还是先到了办公室，老曾电话催问他好几次，说有几笔费用要他签字。公司的事务堆积了不少，半天时间才将桌子上的报表看完。林溪花园项目工程进度不错，预售证估计很快就要办出来了。

听说清明回来，丹霞跑过来汇报这些天来的销售情况，清明夸了丹霞一番，丹霞很兴奋。丹霞一兴奋便得意忘形，将腿跷到茶几

上。清明说，你这丫头怎么一表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女孩子得像个女孩子的样子，你得向碧苑的小覃学学，瞧人家那谈吐气质！“老叶，你是不是看上人家小覃了？你要真觉得小覃好，我跟你俩牵牵线，听说她跟薛老板掰了。”丹霞不买清明的账。“你又胡说八道了，你听谁说的小覃跟薛老板掰了！”“你是不是很关心呀！你想知道我还真不想说了。”清明确想让丹霞说点小覃的事情，但却拉不下脸。

这时候，老曾进来了，丹霞便起身离开。清明递给老曾一包烟，老曾自己拆开抽了一支，清明翻着财务账单签了字。老曾抽着烟，把近段时间上下打点关系产生的费用说给清明，清明说你看着办吧，该花的钱就要花，关系要看长远。老曾说也是，只是开工奠基时给市长的那笔钱，市长秘书又送来了。清明说，送来就送来吧，看来市长不好这一口，也就别勉为其难！老曾起身告别，走到门口时又折回来，说还有一个好消息。清明问什么好消息，老曾说丹霞谈男朋友了，是南城电视台的主持人于欢，好像是老铁牵的线。清明说，算是个好事，省得这丫头整天无事生非。

晚上清明给尚佳提前打了电话，尚佳在家门口诸葛牛庄饭店订了房间。南城是诸葛亮走出草庐之前的躬耕地，黄牛是南城特产，诸葛亮是南城人的骄傲，黄牛肉是南城人口腹所爱，所以便有了诸葛牛庄这不伦不类的招牌。诸葛牛庄以黄牛系列菜为主兼以面食，作为地道南城人，清明喜好这一口。尚佳是清楚的，所以把晚饭订在这里。这之前尚佳是不会到这种本土饭店的。

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母亲能喝一点白酒，尚佳为老太太酌了酒，清明也忙着夹菜。老太太喝下两杯酒，便开始抹了眼泪，开始絮叨起家务事，说了清明父亲的执拗坏脾气，说了清明弟弟谷雨的懦弱懒惰，然后开始数落清明的诸多不是，尤其是背着父母和尚佳离婚这件事。清明向老太太赔不是，做检讨，说明天就打电话让弟弟谷雨到公司来上班，今晚就回去住，老太太才不再唠叨。恰好这时手机响了，清明趁机接了电话走出房间。接完电话，清明推开饭店玻璃门准备进去，却看到了老曾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从房间内走出来，两人拉着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女孩，俨然幸福一家三口。老曾看到清明似乎有点发窘，清明也感到有点慌乱，好像是自己做了错事，两人匆忙打

了招呼便分手了。

这天晚上，清明回了原来的家。几年来，清明第一次在尚佳那里过夜，不过是和儿子晨晨睡的一个床。晨晨已经十四了，是个半大小伙了，本来想和儿子多交流些，晨晨却不愿和他多说话，还说妨碍他睡觉了。儿子大了，有自己的思想，也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十五）

早晨七点钟，清明被儿子晨晨叫醒。昨晚睡得挺早，今天早晨却睡得醒不过来，看来这些天真的累了。尚佳已经做好了早餐，还为母亲炖了蛋羹，一家人围在一起吃了早餐。早餐后清明开车将晨晨送到学校，晨晨下车时问清明中午能接他吗？清明说不能，晨晨头也不回进了校园。

刚进到办公室便接到弟弟谷雨的电话。原来清明刚出家门，母亲便催着尚佳给谷雨打了电话，说了让他到宜家公司上班的消息。谷雨心里存不住事儿，还没等半个小时就给清明打来电话，问什么时候能上班。

宜家公司哪有闲差事，就是有也不适合谷雨，谷雨连初中都没毕业。清明与承建林溪花园项目的天一建筑公司经理老彭通了话，老彭说公司仓库正缺人，到仓库当保管员吧，连带着住宿问题都解决了。清明电话中征求谷雨意见，谷雨有点失望，问吃饭问题怎么办？清明说在工人食堂，如果嫌饭食不好就到工地旁的小饭馆，他每月补助谷雨五百元伙食费。听说每月有五百元生活补助，谷雨马上表示同意。清明让谷雨准备一下，下午送母亲回荆花，顺便接他来上班。

中午清明在12点之前回了家，在路上顺带

着买了几样卤菜。吃饭时，清明说下午要回荆花接谷雨上班，母亲马上来了精神，说她正想回去，说在南城住了二十多天，早就想回家了。清明劝母亲再住些时日，母亲说她这次来要办的事已经办完了。吃了中午饭，清明开车将母亲送回了荆花。清明知道，如果母亲再住下去，他可能会招架不住，真的要天天回到尚佳那里了。

将谷雨安排下来，清明也退掉了那套一居室的房子，将家搬到了林溪花园附近。新购下的两室一厅距林溪花园很近，尚佳也不会再上门打扰了。

搬新家第一天，清明单请了老铁。老铁带了酒和凉拌菜，清明从冰箱里取出一只道口烧鸡，在厨房煮了饺子。这搬新家的第一顿饭自然是要讲究的。烧鸡意味着百事大吉，饺子外形酷似元宝，自然是寓意财源大开。当然，几年前与尚佳离婚时的第一次搬家，是没有心情讲究的。与第一次搬家相比，如今心境和处境可谓天上地下。清明和老铁都喝多了酒，喝多了酒的时候，清明称老铁为花导，老铁不恼。老铁说，我不就是那方面有点毛病嘛，你小子管好自己就行了，你们这些开发商哪一个不是黑透的，我敢说再过两年你就跟他们一样了，趁现在你小子还有点良心，我劝你还是跟那些贪官保持点距离，尤其那个钱处长，他可不只在你这里有股份啊！

不管清明信不信，接下来的几天，清明很快陷入了由官员和房地产老板们编织的南城房产圈。先是主抓城建的方副市长和规划局汪局长到林溪花园视察指导工作，清明陪着吃饭喝酒，又到明珠夜总会消遣。第二天，汪局长打来电话，说方副市长的亲戚看中了林溪花园的一套房子。



2011年5月1日起，法律明确规定：凡是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旦被查获，将面临着最高半年拘役的处罚。其性质也由过去的行政违法行为衍变为刑事犯罪行为。

崔钢任职于一家股份制企业，在单位领导眼里是个能喝酒、会工作的中层管理干部。虽然因为工作原因和爱人两地分居，但是这并没有让这个有着帽子、票子和车子的中年男人的生活受到太多影响。就像下属们背后都悄悄地称他为“吹大缸”一样，意思是他崔某人可以喝一大缸酒。的确不假，崔钢酒量确实超过一般人，而且还有饕餮嗜酒的嗜癖。尤其是在领导面前，见了好酒就像青春少男看到曼妙女子，像癞皮狗见到了肉骨头，舌头呼呼翻卷，鼻子嗤嗤直吸，涎水绵绵流出，酒量陡然猛增。也许，这崔刚——吹大缸的绰号还别有意思吧！

话说前不久，通过网络结缘，崔钢认识了一个据说是私立幼儿园的保健医生，唤作灵儿。崔钢和灵儿两人网聊催情，相见恨晚，梦回现实，终于相见。

在县城一家充满着异国风情的西餐厅，崔钢品酌白兰地，凝眸眉传情，尽显英雄本色。还算是有些素养的灵儿原本是想劝说驾车而来的崔钢不要喝酒的，但是想到此前的聊天中，崔钢不止一次地提及自己有多么硬的政法界朋友关系，帮别人解决了什么样的难事。轻啜了几口红酒的灵儿也想对这个貌似优雅岸然的男人一探究竟。面对着频频举杯的崔钢也不再劝阻。就这么地，上演了一出“一瓶洋酒下肚，一抹红唇风情，一曲欢歌不休，一扇铁窗冰冷的”违章酒驾丑剧。

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在洋酒高度酒精的刺激下，在灵儿迷离暧昧的眼神顾盼中，崔钢向灵儿倾吐着心声，崔钢说：“美女，哥活的好累啊！为了孩子上学，你嫂子和两地分居。可我还得忍着、得装啊。在

领导面前装孙子，在下属面前装正经，在亲朋面前装君子。只有在你灵儿面前我才是真的。”酒醉的崔钢居然为自己说出的这些话有些洋洋自得。“什么企业制度约束，什么交通法规守则，全都见鬼去吧，我要做灵儿眼中的hero男人。”酒精的麻痹、晦暗的灯光和诱惑的香水，这一切让崔钢的思绪谈话完全陷入到一种不知是回归还是飘然的忘我境界。谈话间，崔钢和灵儿进入了紧邻西餐厅

旁边的KTV歌城。里面的老板似乎和灵儿很熟悉，把他们安排到角落的一间歌房。在几曲情浓意暖的对唱后，这对男女竟然有些难舍难分了。情潮暗涌的崔钢直接表白说：“灵儿，我想请你去我才装修完的新房参观，好

么？”

在酒足饭饱、曲柔人炫的状态下，两人驱车直接去往崔钢在城西的新居。凌晨一点多的深夜里，宽阔的环城路，两人很有默契，汽车像人的心情，急速飞奔，渴望着直达目的。

一切就在眼前，马上就会到手。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一个十字路口红灯过后的拐弯道上，极速的轿车与前车砰然追尾，戛然而止。前方十米，红蓝灯光交替闪烁的警车比洋酒还要刺激、比闪电更加灼人，这对男女的情绪同时被定格。交警夜查酒驾！

原本是美酒佳人的艳遇瞬间变作冰冷无情的手铐和铁窗，一对男女的浪漫网络情缘被法律的威严彻底打回了原形。这一切都发生在夜色降临后的几个小时中。然而，对已过不惑之年的崔钢来说，这几个小时却给他的人生抹上了终生的污点。在离开拘留所那扇铁门之后，崔钢该怎么向赏识他的领导、尊重他的同事和远在异地的老婆孩子交代？这个还得去问崔钢本人，也许崔钢就在你我的生活中……

酒 驾 (小小说)

□ 李拉成

关于爱

(组诗)

□ 冯海燕

爱恨不等价

那时画眉画眼
只为了与你相见
你的笑容
总能羞红我的脸
女儿的矜持早被我忘完
女儿的心思也早被你看穿
可你却还是温柔地 放任地
让我深陷

直到你生烦
才知这份缘
一直都是我深你浅
我的喜欢
只是把你的空虚填满
把你的虚荣成全
而我的恨和怨
你一句对不起就算

你说这样的你
让我要恨多少年
若你曾经真爱过
你就会懂得
爱恨从来就不是等价交换
当初的一分爱
如今用十分来恨
也还是痛和不甘

梦里再聚首

梦里再聚首

你还是我够不到的温柔
即使看得见
也是欲语还休
就算多年以后
醒来也想泪流

只因相似的从前
在梦里演绎不够
曾经的遗憾
停在心底不走
就连藏起的眷恋
也在不舍中说透

都说岁月无情
可它只拿去了春秋
却把该带走的情
轻易遗漏
以至于
给了相思借口

可是一次分手
却在红尘划了一道沟
转身
就再也难以拯救
只因身边有些东西
再也不能丢

不爱就不爱

不爱就不爱
转身我离开
唱着歌仰着头

不让眼泪掉下来
不爱就不爱
笑着说拜拜
让你知道
我再也不是从前那个傻女孩

爱就要精彩
不爱也不悲哀
只因这世界
爱如阳光存在
今天你不爱
明天我的玫瑰照样开
你的不爱
只是把我变成了一个
懂爱的女孩

曾经佳人如水

你还记得吗
曾经佳人如水，如水温柔
她的泪，你看不见
你只看过她泛红的双眸
她的泪，只落在你的身后
被她称为相思豆
一颗颗种在自己的心头

你还记得吗
曾经佳人如水，如水温柔
她的人，你再也看不见
你只看过她挥别的小手
她的人，已去了天的尽头
被人称为独行者

一点点消失在汹涌的人流

错位的爱

你把我当作月亮
我却只能给你可望不可及的悲伤
哪怕你望穿苍穹、站成山岗
我也给不了你希望

我有我的太阳
他日日悬在我的心上
纵然有夜的阻挡
我也只恋他的光芒

没有谁对谁错的道理可讲
只怪爱神的箭偏离了方向
我知道你在午夜为我彷徨
他却看不到我因他泪下千行

我和你一样
都被困在爱情的荒漠中央
没有甘露的滋养
我们都会倒在执著的路上

如果爱我

如果爱我
就请进来
别在门外发呆
别在那里徘徊

外面的阳光太亮
你会看见我酡红的腮
外面的声音太大
会影响你嗫嚅的表白

如果爱我
就请雨后来

用你深深浅浅的足迹
蜿蜒成同心结的爱

下过的雨是我一生的泪存在
今天为你流完以后你就不该
再把我伤害
同心结的足迹
则是浪漫到骨子里的爱

如果爱我
就请勇敢表白
带着九十九枝玫瑰来
好让我看见你发自内心的真爱

红色的玫瑰
是爱的语言爱的色彩
九十九枝不是显摆
而是你我天长地久的爱

它微笑着，
不经意间隐藏。
轻轻地 从指缝间划过，
静静地 勾画出青春的脸庞。
缓缓地 捏出褶皱，
默默地，从乳臭到青涩到流彩溢光。
在彩虹尽头，在荆棘丛中，
它轻盈而又毫无踪迹，
却又无时不在你我身旁。
等到世界的尽头，抹去岁月的痕迹，
再次邂逅 重现那初时的模样。
时光 时光
七分化成了月光，
剩下的三分，
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
是吗？
岁月如流，冲洗着浮华和泥泞。
每粒沙子都会有自己的归宿和流向。
这一瞬间，
时间是沙漏，时光是精灵，

时 光 (外三首)

□ 王颖剑

它亲吻阳光，抹去痕迹，
调皮而又温柔地割去 已坏死的
地方。

爱如灯盏

风起的时候
小鸟悲哀
把恐惧消成淡泊
万籁俱寂
风起的时候
旷野怒吼
张着绿色的臂膀
让生命在四季中更替轮回
风起的时候
思绪万千
凝视着星河涨潮
掬一捧月光

风起的时候

摇曳垂柳，树影婆娑
聆听月光流动的声音
卸去疲惫 恬然如梦
风起的时候
飞雪飘飘 晶莹洁白
带着处子的气息
雕塑个性 洁净万物
掬一捧雪花
照亮别人
也温暖自己
捧一颗爱心上路
愉悦他人
美丽自己
一生了都将在爱里

初识的时光

初识的时光
习惯远方传递的祝福

想象着天寒的北方
和南方一样温暖
牵挂像一叶扁舟
迷茫那未知的航道
心的际遇
从一端
滑向另一端

二

初识的时光
习惯以一种掩饰的方式
应对另一种抽象
语言以文字诠释
解密黑夜里沉淀着心的萌芽
起起伏伏的心语
对持着真实和虚伪的痕迹
才发现寂寞永远走不出
思念的方向

三

初识的时光
习惯心里长满阳光的味道
一切守望的讯息都不是偶然
请别躲在彷徨迟疑的暗夜

遥望不可触及的星空
让最初的真诚微笑
注满爱的期许

四

初识的时光
习惯想着看着念着远方
向前走的路
或许错过更美的风景
却错不过爱的方向
哪怕是雪雨纷飞栈道
心也不会放弃
合起双手汇聚升华的暖流
漾开冰封的河谷
爱的航道
把心邮递

无 题

当我寻觅
我之所获与我之所遗
我之所得与我之所失
皆成 荒漠沙砾

当我悲喜

时光多少虚掷
美好只能追忆
皆成 云烟嬉戏
当我希冀
是会有梦里的奇迹
或更会有敷衍的笑意
皆成 春秋皮里

没什么自豪 确实
莫怨恨平凡的自己
带什么世故 挺起
莫留下一丝叹息

人生的谷底
辩证的扬弃
不正是
螺旋式攀升的开始



梦

□ 阎令秀

迷茫的眼神
驱不散秋的凌厉
明朗与冷寂交织
隐没在记忆的深处

纤草微微
穿越时光的罅隙
在残垣断瓦间
卑微中演绎秋的生灭
谁愿卑微？即便倔强坚持
也难逃注定的命运
终要凋零在这短暂而迷蒙的季节

秋风萧瑟
忘不了被冷风掀起的你的衣角
你唇边荡漾笑意
却无奈眼神迷离
泄露了你的经世
淡紫色的披肩自肩头滑落
任痛楚徘徊在本该遗忘的街角
枯叶翻飞
划过你挂满泪痕的脸
还记得那落满黄叶的阁楼吗
爱已远逝
任性的你迟迟不愿放手
过往的温情尚存

却暖不热已余温不再的咖啡

月夜朦胧
静谧中倾听那落满哀伤的旋律
誓言声声犹在耳畔
却奈何，如今物是人非
如梦境的诺言
不过只是
一瞬间的笑颜
那里没有悲伤
此刻，霜叶殷殷
惟愿忘却前世的愁怨
让曾洒落的泪水于梦中风干
留给自己讳莫如海的情怀

很早以前，在忻州市一个土地肥沃、四季分明，长满高粱、玉米的乡村，有几个刚刚走出中学校门不知天高地厚的文学爱好者，围坐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小小的社团，美其名曰：红高粱文学社，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让自己的文学梦像红高粱那样红遍广阔的田野。他们在昏暗的灯光下，议人生、谈文学、说创作，言必称茅盾、巴金、徐志摩，还自费订阅了《人民文学》、《北京文学》、《青春》、《小说选刊》等文学杂志。文学梦做得可谓昏天黑地。几个人中最不起眼的那个，就是我。

后来，其中大部分人都先后从梦中醒来。只有我，几十年了，仍然徘徊在文学梦中，不肯醒来。

再后来，我当了一名煤矿工人，把身边人作为原型，写到我的小说里，编辑老师说，有生活。于是，经过修改，发表在《西山矿报》副刊和刚刚创刊的《七色花》上。于是，我的文学梦又做到了矿山，多姿多彩的矿工生活成了梦的主角。

再后来，我在《西山矿报》社（现在的《西山煤电报》）当了一名记者，虽然不怎么写小说了，但我运用文学手法，采写了更多有血有肉的煤矿工人和丰富多彩的矿山生活，真实地记录了西山几十年沧海桑田般的发展变化。从官地矿“403”到马兰矿“三环一化”，从“区站网”到责任人，从汹涌澎湃的“8.4”抗洪抢险到人类与非典的生死搏斗……是文学梦源源不断地滋养了我。

十年前的今天，西山文联体协的成立，

使我的文学梦又增添了新的色彩。《七色花》由每年一期断断续续出版提升为每年两期、每季一期正规出版，成为了像我一样许许多多做着文学梦的矿工自己的家园。在这个家园里，一大批文学爱好者色彩斑斓的文学梦得到延伸、成长。在这10年间，我在《七色花》自己的家园里，浇灌出了《五十年的坚守》、《矿建雄风》、《挺近吕梁山，再写英雄传》、《屹立在岚漪河边的巨人》等报告文学作品，如果说这些小苗还有那么一点点可爱之处的话，那都与西山文联肥沃的土壤和老师们的辛勤浇灌分不开。这10年

间，我还有幸多次参加了西山文联和《七色花》编辑部组织的笔会、采风等活动，每一次都滋养和丰富了我的文学梦。

每个人都会做自己的梦，都想着美梦能成真。文学梦不一定能成真，但过程一定很美丽。我做文学梦几十年，矿山是我文学梦的七彩园林，《七色花》使我的文学梦美轮美奂。

愿十岁的西山文联茁壮成长，愿《七色花》更加绚丽多彩，让更多的年轻人都伴着《七色花》来做文学梦，让你的、我的文学梦把矿山装点得更加美好。



愿企业文化再创辉煌

□ 刘江平

今天，有幸参加西山文联体协成立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很高兴、很荣幸、很激动；也确实有发自内心的感慨要说。

我来西山已经四十六年了。因为自己是个文学爱好者，所以从一踏上西山这块热土，就一直关心、关注、也不断地参与西山职工的文学艺术创作活动，广泛结交诗友、文友。可以说，目睹了西山职工文学艺术创作活动的成长、发展与繁荣。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我来到西山，那时的职工文艺创作，活动阵地和作品，都是简易的、幼稚的。《矿工文艺》也是几年出一期。虽然如此，每出一期《矿工文艺》或是《西山矿报》刊登一些文艺作品——不管有没有自己的作品。我们都受到鼓舞，都喜欢，都珍藏。后来，随着西山生产的发展，企业的壮大，文学艺术创作也逐渐发展起来了。

可以这样说，从2004年西山文联体协成立之后的十年，是西山历史上文学艺术最辉煌的时期，是最繁荣、最昌盛的时期。西山文联成立之后，加强了组织建设，扩大了创作队伍，开展了作品研讨、交流和采风创作活动，并积极向上级和外部文学刊物推荐会员的作品。十年来，编辑出版了《西山文学艺术丛书》和多部个人文学艺术专著。传播了矿山文化，保留了文学史料。特别是把《七色花》杂志改为季刊，并且连续十年。这样，才造就了西山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的局面。《七色花》是一个综合型文学刊物，不仅印刷精美、装帧大方、各种文体具备，而且，它的质量也很高。《七色花》里的文学作

品艺术品味很高，达到了同时代的高水平。因为有了文联的领导，把住了选稿用稿的关口，提高了稿件质量，在短时间内能够上水平、上质量。《七色花》杂志，将文学艺术融入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弘扬了主旋律，深入反映煤矿工人的生活，提倡多样化，不断满足职工群众多层次和多方面的艺术需求。歌颂了伟大的时代，促进了矿山文明建设，促进了企业的和谐发展。这几年，西山文学艺术作品，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和曲艺作品，也包括书法、绘画、摄影作品，多次获得全国大奖、行业大奖和省市级大赛奖，足可以证明西山文学艺术的繁荣。

文学作品，不但反映时代风貌，反映企业面貌，还可以引领社会风气，净化人们的心灵。它对人的教育是润物细无声，是潜移默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艺术是企业发展不可缺失的软实力。

我曾把《七色花》杂志赠给外单位的人，他们都对这个刊物赞不绝口。大家说，一个企业能有这么好的文学刊物，很是令人羡慕，是西山文学爱好者的福气。一个文学爱好者，有了作品，没有发表的阵地，久而久之，就会丧失信心；反之，有了发表的阵地，更能引领兴趣和创作欲望。就好像一个演员，必须登台演出才能进步是一个道理。演员没有舞台，那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事实证明，一个好的文学刊物，确实能培养不少人才。我们西山，就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刊物，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凝聚大量人才，壮大队伍。我们看到，一批又一批文学青年加入到这个行列里来，文学新人不断涌现。许多

我曾用过四个书包，全是手工制作，废物利用，十分环保，功能齐全，人们交口称赞。

最初的一个，也就是第一个纯粹来自一种缘分。歌友闫素英大姐背的一个书包，银灰色，很雅致。制作简单而精巧，书包的前后两片和书包的盖子是一块整体的布面，一条宽窄适度的带子，除了留下适中的背带其余恰到好处地镶在书包的左右两旁。接头暗藏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我由衷地赞叹：朴素大方，简捷轻便，太棒了。

“你不知道吧，闫大姐是闻名遐迩的好裁缝，做个书包，小菜一碟。”有人介绍。

闫大姐灿然一笑：“喜欢就送给你。”

“我怎能夺人之爱呢！”我嘴上推辞心里却痒痒着。

“要不你就找件旧衣服，质地要厚实，有挺劲，给你缝一个。”

“上衣还是下衣？”

“都行。”

第二天，我带去一条咖啡色的旧裤子。第三天就背上我十分心仪的手工书包，轻便贴身，很舒服，只是颜色与寺庙的和尚背的佛包相近，走在路上坐在车上遇见熟人，难免打量一番，随口问：“你皈依了？”我连忙摇头。如果再问哪里买的，我会得意地告知：友情赠送。

第二个书包是一条格子裙子改制的。邻居改仙有一天与我逛街，也问起皈依一事。我苦笑一

人成了省市作家协会的会员。在太原市，我常听人们这样说：西山地区，人杰地灵，藏龙卧虎。据我看，就是说我们西山人才多，能写、能诗、能画、能书法的大手笔多。

最近，有句话在文学艺术领域差不多天天在讲，有高原，没高峰。当代的文学艺术领域，还缺少精品力作，文学艺术界提出了树立精品意识，实行精品战略，精品战略的思想在文艺界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因为，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达到什么高度，其标志不是创作的数量，而是少数精品力作。举个

下说：“如今人们都爱以物猜人，烦呀。”

“这也值得烦，换一个不就避疑了！”她说。

于是我随便找出一条裙子，格格布，喇叭形，比划一下，感觉背在身上一定错不了。

改仙自小在农村长大，针线活一流。她看了一下，说：“斜面打对角就是一块整布，但只够面子，缺里子，我给你凑齐就是了。另外内壁上缝几个小口袋，装公交卡，装零花钱很方便。书包上加个盖，一扣，很严实，不易丢东西。”

一天工夫，书包送来了。设计的周密程度超过我的想象，书包的内壁口袋，靠外装公交卡，上车刷卡方便，贴身的一面装零花钱，不易被小偷摸到。“活计精不精，锁眼见针功”，书

包上钉了两只纽扣，扣眼小针密线锁得很结实，线条整整齐齐，针脚一个布丝线儿不差，比机器锁得还漂亮。

裙子的质地既薄又软，做成书包缺少挺劲。装上歌本撑满了平平展展十分雅观，一旦空着就坨成一堆。这才想起闫大姐“厚实、挺劲”的缘由了。

大概是因为裙子改制的书包背起来不顺眼，一天歌友卢珍兰老师说：“我买了两块人造革，特价，做成书包挺好，你要不要？”

“要要要。我找衬布，旧衣服很多，随便拆两件就有了，只是要结实点光滑点，是吧？”她



例子，唐朝二百八、九十年，诗词总量是5万首左右，但它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高峰。而在清朝，乾隆皇帝一个人就写了5万多首诗。而现在，一天写诗的数量都会超过5万首，当然，这些诗作的质量，和唐代是无法相比的。

最后，我预祝西山文联在未来的五年或十年内，继续领导大家，在各个领域争创精品力作，攀登企业文化的高峰，攀登当代文化的高峰，创造新的辉煌。

笑着点头。

大约一个星期，书包缝好了。毕竟是革不是布，弹性很大，本来剪齐的边，稍微一拉拽，甚至一摸就错位，害得卢老师不得不拆了缝缝了拆，我也深深体会到她缝制时的苦心和耐心。就说书包外侧装公交卡的口袋吧，留下三条针眼。为了让公交卡不遭磨擦损伤，她特地在口袋边沿裹了个边。我仔细观察，书包的设施太周全了。书包内安装了个环状带，水杯套进去不倒伏。钱袋药袋手机袋，一应俱全。书包外侧还缝了个小口袋，正好装下一包纸巾，一针一线缝进了对友人的真诚爱意。正是：礼不在重，有情则深；物不在贵，有义则仁。

自己也有两只手，怎好意思老靠朋友馈赠。想到这里就汗颜。空想十次不如实干一次，动动手吧，没有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记得闫大姐说过，布料要厚实有挺劲。翻了翻衣橱，一件老粗布衬衣正合心意。歌本的大小就是书包的尺寸。左量右量，衣服的前襟后襟正好够书包的主体，剪下来展开是一长条，对折成双层，又将它等分成五份，五分之二做书包的外壁；五分之三做书包的里壁，再把五分之一折迭，做成书包盖子。书包的雏形出现了。书包的背带应该和书包的左右两个边连接起来，接头应藏在书包最不起眼的地方。书包的厚度应该是背带的宽度，两只衣袖做带子绰绰有余。裁剪毕，开始缝合。“巧不巧，看棱角”，要把直线的布条和九十度的直角布片有机地缝合，紧了出现弧度，松了形成折皱，这一小小的工序竟让我拆了三次。还有，书包是前后两面，两个九十度的角必须对称。为了准确，在两个对称的地方微微剪个小豁口作为记号。缝一缝就比划比划，两块布用力尽量均匀。结果还是在经过九十度角的地方出现了问题。直布条没有拉展，结果出现了弧度，少了棱角，拆了又缝，还不行，心中窝火，

头上冒汗，不小心针尖扎进指头，挂彩了。唉，没有想到看似简单的东西竟这么费劲。“纸上得来终觉浅，事非经过不知难”。实践高于认识。缝缝，拆拆，比比，划划，整整一天，几个布片终于连缀在一起成了书包了。卢老师的多功能设计时时提醒我。是的，我应该有所建树。就以装钱的口袋为例，位置仍在贴身一侧，只是在口袋上缝了一条竖线，成一大一小，大的装整钱，小的装零花钱，免得掏小钱带丢了大钱。公交卡和手机都带磁，拉开点距离互不干扰。忽然想起衬衣胸前有个小口袋，应该充分利用，比划一下，缝在书包的外侧最好，这不仅给光板的书包加个点缀添个情趣，还可以装个手纸什么的。只是全是明线，针脚全露在外面。还好，有留下的旧针眼，照猫画虎，沿袭旧针眼。哈，还真管用，和机器扎下的一模一样。

书包的盖子上要锁两个扣眼。这一下，我笨拙的手工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线条长的长短的短，针矩宽的宽窄的窄，断口的线头争先恐后向外显露。我真后悔当年没听家长的话学点针线活，认为读好书就行了。将来吃饭上食堂穿衣找裁缝，以致到了头发花白的古稀之年却遇这种尴尬事。唉，整个书包的败笔，全在此处了。

但我毕竟背上了自己做的书包，心里很快乐，就像经历“十月怀胎苦，一朝分娩难”的过程，有了自己的孩子一样。

歌友当然是给予全力鼓励了，歌友郝大姐说：“从来不知针线为何物的人能做到这个程度也算奇迹了。”闫大姐说：“活到老学到老，活到八十还学巧，这就是上劲的表现。”也有另外的声音，赚那么多钱还买不起个书包。

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心不死生活就有情趣，针头线脑中也有快乐。钱能买来书包，但未必能买到快乐。



本期尾花、饰图 王玉荣

营造健身的文化氛围

西山职工乒乓球协会主席 徐 达

十年前，文联体协成立大会的画面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十年来，在工会和体协的领导下，乒乓球协会以团结广大乒乓球爱好者，以增强身体素质，丰富文化生活，倡导全民健身和提高技术水平为宗旨，通过搭建这个平台，普及和推广乒乓球项目在各单位的广泛开展，丰富了文化活动的內容，营造了凝心聚力的良好氛围。

一、在组织建设方面，乒乓球协会这些年来有计划、有组织、有规模地开展了一系列乒乓球赛事、培训和推广等活动，将乒协作为增强职工凝聚力的有效载体，不断动员并吸引了广大乒乓球爱好者、各级领导干部加入协会中，扩大了乒协组织，形成了领导带动、职工参与、竞技水平普遍提高的良好局面。

在集团乒乓球协会章程的总框架下，现在集团大部分单位成立了乒协并拥有固定的活动场所。马兰、镇城底、西曲、东曲、太选、多经局、杜儿坪、二院等单位的乒协形成了一支以乒乓球活动带动全民健身运动的团队，成为了集团公司具有影响力的群众体育组织之一，为集团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在活动开展方面，近年来，集团公司群众性乒乓球运动已经形成了浓厚的氛围，特别是每年举办的职工乒乓球赛和协会组织的各类比赛，这些赛事已经成为广大乒乓球爱好者的节日，激发和带动了广大职工参与此项运动的热情，提高了广大职工参与乒乓球运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拓展了乒乓球项目的活动范围，推动了集团公司乒乓球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日常开展乒乓球活动过程中，协会更注重搭建交流平台。通过不定期组织队伍赴集团公司各厂（矿）等单位进行乒乓球友谊赛，以球会友，不仅搭建了球迷间互动学

习、交流球技、加深友谊的平台，更使这样的友谊赛成为了单位与单位之间互通有无、交流经验的平台，进一步推动并普及了乒乓球运动在各个单位的开展。

三、在水平的提升方面，乒协在提升乒乓球整体运动水平方面，以点带面，通过培养和挖掘、以及邀请省内外具有专业水准的优秀选手参与到乒协组织的活动中来，经常给广大乒乓球爱好者以悉心指导和表演示范，不断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推动乒乓球整体运动水平的提高。

另外，通过参加各类不同级别的赛事，以锻炼队伍，提升运动水平。乒协每年组织选派集团公司优秀选手参加全煤系统、山西省等赛事，先后在全煤及省内和焦煤各类赛事中取得团体和个人优异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也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职工参与乒乓球运动的热情，展现了集团公司职工的精神风貌，增强了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全公司营造了浓厚的全民健身的文化氛围，提升了企业形象。

另外，借文联体协成立十周年之际，表达三个愿望：

一、感谢体协为我们体育爱好者搭建这么好的舞台，建立了爱好者自己的组织，使协会成为弘扬正能量的有效载体。

二、感谢各单位领导对乒协工作的支持，感谢他们在参与健身的同时，为我们各单位乒乓球爱好者也创造了良好的活动场所。

三、感谢长期以来不计报酬、义务担当教练员、陪练员的骨干同志们，他们为山西焦煤和西山煤电乒乓球项目的普及、推广、提高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辛勤的汗水。

在今后的工作中，乒协班子成员将继续努力，为集团的文明和谐建设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为弘扬正能量做贡献。

又一个瓜果飘香的季节，又一个满眼七彩的深秋和初冬，我们欢聚一堂庆祝西山煤电文联体协成立十周年。十年是我离开工作岗位的十年，是我担任西山摄影协会主席的十年，应当说这十年对我人生来说是一个特殊意义的十年，有点丰收的喜悦。

我是一个从“三个傻瓜”开始走马上任的，有人形容现在搞摄影的人就是“三个傻瓜”，“一个不懂摄影知识的人，拿着一个傻瓜片子，对着一个傻傻站在镜头前的人按快门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是一个从“黄金分割，三分法则”构图开始学起的，所以，走到哪里，我只能说我仅仅是一个组织者。

这几年西山摄影队伍不断壮大，玩摄影的人太多了，这不是我的能耐，这是社会在进步。十年前西山摄影协会会员注册不足百人，而今西山摄影QQ群（张文革的群主）就107人。西山现有省摄协会员26人、全煤摄协会员28人、区（含古交市）会员37人、最可喜的是我们有中摄协会员4人。可以和书协并驾齐驱了。太选给带了一个好头，薛总给带了一个好头。除此我们荣幸成为省摄协团体会员，还在省市摄协占了一席之地。古交市、万柏林区摄协副主席占三位、张文革还担任省风光摄协副主席。

不是吗？这年头人人都是摄影师，摄影不再是一种爱好，而变成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休年假、黄金长假的旅行，还是双休日生态园的休闲，无论是过年过节的家庭团圆，还是亲朋好友的聚会，谁都愿意把美好的记忆定格。高端机、专业机不再被少数人垄断，数码相机不再是时尚，微单、卡片机已经被多数家庭拥有，ipad、手机拍摄更别说了到处可见。

社会发展太快了，摄影人的理念也在发生变化。数码相机的诞生，CCD、CMOS感光元件代替了胶片，按快门的快感增强了，怕浪费胶卷的担忧没有了。电脑的使用，让

摄影人的才能尽情发挥。不仅让摄影过程延长了，而且使图片的后期制作纯粹变成了一个专门艺术。裁剪、修改、调光、拼图、接片、调整、暗房等等，《光影魔术师》、Photoshop让摄影人把采风过程中的劳顿神奇地变成了“快感”。电脑和相机一样都是摄影人的好伙伴，有好片子的人，大都有一台好电脑。

摄影人大都希望自己拥有大片，能在比赛和影展中入展或获个奖什么的。我们西山人做到了。在全总、全煤、全国行业文联、省展、平遥国际摄影节薛占儒、韩志洲、王普选、刘志刚、张文革、刘怀亚、黄勇刚、郭伟、李培仁、涂向东、程政情、秦爱民、张海君、李明、李春明、阎建国、王西勇、付在林等等都有作品。还有在省煤矿文联连续六年举办的书法、美术、摄影展上摄影获得了11个十佳，可以说西山职工摄影获奖作品数不胜数。这是积极的必须的，但仅仅是少数，这是不够的。多数还是悦人悦己的糖水片，悦人悦己就够了，以及摄影人在拍摄过程中的体会到的幸福感和愉悦感才是最最重要的。

矿山、矿工是西山摄影人创作的源泉和永恒的主题。西山摄影人永远不会忘记培育过自己的矿山、为之奉献过的事业、并肩挥洒过汗水的黑脸伙伴。矿山、矿工永远是摄影人的真爱，有了他们我们的作品充满了生气，有了他们我们的作品才有活力。刘志刚的《矿山真情》、《爸爸真美》多次在全总和平遥影展获奖，刘怀亚的《矿工组照》在中国文联、中国煤矿文联联合举办的全国煤矿职工摄影作品精品展获十佳之首。2009年西山摄影协会以煤矿为题材，以《光明与梦想》为主题，74副摄影作品在平遥国际摄影节上展出，引起轰动，并获优秀组织奖。让人记忆犹新。

西山摄影人要有一个展示自己作品的阵地和方式。《七色花》已为10位摄影人发

西山影友的家

——在西山职工摄影协会成立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王建祥

我对武术的爱好

西山职工武术协会主席 吴建军

北风渐起树叶落，秋去冬来迎小雪。在这欢乐祥和的日子里，我们大家欢聚一堂，庆祝文联体协成立十周年。

十年风雨，十年磨练。武术协会就像一颗小树苗，在上级领导和文联体协的关心支持下，在各位武术爱好者的鼓励帮助下茁壮成长，枝叶繁茂。十年来先后成立了镇城底武术协会、西曲武术协会和马兰武术协会。在西山武术协会的组织下，西山职工在省市各级运动会及传统武术运动会荣获金、银奖牌八十七枚，奖状一百二十余个。

中华武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古到今，武术始终伴随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一路走来，已经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化全新载体，成为世界公认的中华民族符号。

以人为本，认识自我，是武术的终极目标。克己利人、和谐共生是每一个武术爱好者都应该兼修的。武术的起源是搏击、是打鬥，但是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在人类和谐居住的地球村，在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武术带给人们更多的是强身健体，延年益寿。

如果把武术比喻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我认为形意拳则是这些瑰宝中璀璨夺目的夜明珠，它拳种高雅、内外兼修。身形若行云流水，发功则势大力沉，无坚不摧。它最大的方便就是站桩打坐，随时随地。我本人于一九九七年患变性哮喘，二零零六年开始练习形意拳，疾病虽然没有根除，但是用药却明显减少。

我热爱武术，和在坐的各位一样，武术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无论今后工作多繁忙，资金多紧缺，我也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搞好武协这份工作，为丰富职工文艺生活，提升西山知名度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中华武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古到今，武术始终伴随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一路走来，已经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化全新载体，成为世界公认的中华民族符号。



表了作品专页，摄影人离不开《七色花》。西山网摄影版有摄影人身影，那是一个热闹的阵地，《山西焦煤报》、《西山煤电报》经常发表西山摄影人的作品，山西焦煤、西山煤电两级公司的画册、《山西焦煤循环经济》杂志拥有西山影友的作品。就连《光明日报》《求是》这些大报刊也有西山职工的大作。2007年、2011年国庆期间西山文联举办了职工摄影展。五年前我们出版了《西山职工摄影作品》专辑，这几年也有职工自己

出版了摄影专辑。我的案头就有刘怀亚的《古交印象》、薛占儒的《老村图记》、涂向东的《涂鸦骏马》等。最最可喜的是近日我在西山摄影网看见太原选煤厂工会摄协又开了一个好头，他们举办了首届职工手机摄影大赛。意义何在？时间会告诉我们。

这里我高兴地告诉大家，薛总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刘主席已安排，我们将拥有西山《影友之家》，正在装修。我们期盼着在家里团聚的那一天。

(散文)

文人的雅与骚 (外一章)

□ 李振虎

大凡文人，不同程度地都有些个性，其个性特点共分两大类，一是雅类，二是骚类。

雅类者，为人谦和，德高望重。如已故的启功先生，在出身背景上他是大清朝皇家后裔，在文化职务上他是第二届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在艺术成就上他被誉为中国书法界和文物收藏界的泰斗，在为人处世上他率直刚正、儒雅大方、幽默风趣，被誉为为人师表的典范。由于他的书法名满天下，全国各地向这位国家级大书法家求字的人趋之若鹜，菩萨心肠的启功先生除有特殊原因之外，一般很少拒绝，并谦虚诙谐地说，我不是什么书法家，只是爱写而已。除了公共厕所我没有题过字，其它几乎都题过了。

又如乔羽先生，艺术成就如长虹飞彩，人品性情似大儒童心。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他的创作与时代同步，艺术心声与人民交融。他写的电影文学剧本《刘三姐》、《红孩子》，歌词《我的祖国》、《牡丹之歌》、《人说山西好风光》、《让我们荡起双桨》等，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优秀作品和人们长期喜欢的传唱歌曲。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他创作的《心中的玫瑰》、《难忘今宵》、《思念》、《说聊斋》、《巫山神女》、《夕阳红》、《爱我中华》、《祖国颂》等歌词，以其正宗传统的浑厚韵律，日新月异的时代节拍，承前启后地表达出了前进中的国人心声，因而他的作品流传之广，生命力之强，大都成为人们传唱的经典之作。不张扬、不自夸、不相轻、不固步、是乔羽先生的过人之处，也是中国文人最难得的优秀品行。

骚类者，狂妄乖张，臊气难闻。如民国时期有个名叫黄侃的国学大师，在读书与藏

书的问题上，他说过一句狂妄无比的话：“八部书外皆狗屁。”被民国学人视为“黄疯子”。

他所说的八部书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昭明文选》。

虽然他读书极多，极广，国学造诣极深，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通，但说话的口气过大了，一下就冒出了臊气味。文人一旦有了臊气味，人们就会不喜欢他，对他的人品和作品予以排斥。

又如山东有个名叫李涵辰的周易大师，他在一篇关于《六爻预测》的讲意中写道，他研究出了一种最准确的《六爻预测法》，很快就要出书。一旦他的这本书上市，过去所有的《六爻预测》的书籍，都将成为一堆废纸。

当我读了他的这段话之后，当即就把他的书扔进了垃圾筐里。《周易》是伟大的国学经典之一，从问世到现在，单研究它的著作就有三千多种，而且没有一种敢于妄言说是研究透了的话，而李涵辰先生就敢吹如此大的牛皮。实事求是地讲，即是李先生在易学的某个领域真的有了什么重大突破，也不过是在学术探索过程中完善或填补了什么东西，而易学的本源基石是绝不会成了废纸的，除非是发现和创造出了可以取代阴阳八卦和五行的东西，但我断定李先生永远也不会有这等本事。

文人耍风骚，多自以为是。骚，既有文人风采之意，又有臊气难闻之意。一个人无论才气有多高，本事有多大，唯有为人谦和者可为骚，狂妄乖张者则为臊。

臊气文人多是怪物，然而自己却不明白自己是个什么玩艺。许多人稍稍写了几篇文

章，或书法、绘画比赛拿了两个奖项，就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作家、画家、或书法家了，阴阳怪气，轻视同行，不屑学业，嘲笑文凭，不尊师长，不听真话。更有甚者，总觉得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既不能客观地对待自己，也不能客观地善待他人，更不能客观地适应社会，固执己见，偏见甚多，

牢骚满腹，大话凌空，刺头反骨，与世难谐。

文人之雅，最终必是人文德性的形象写照；

文人之骚，最终必是创作成果的自然风采。

我的雅兰朋友

清明节前夕，我又回到了可爱的故乡——屯留县原村。

清明节的早晨，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我穿上雨靴，撑一把雨伞，独自走出村庄，漫步于村北岭地的小路上，悠然感受故乡泥土的芳香。

在一片青翠如玉的麦田岸边我停住了脚步，慢慢转动着身子遥望雨雾中的岭田春色和村子里的桃红柳绿，犹如一幅如梦似幻的山村古春图，朦朦胧胧陶醉了我浓浓的乡情。

翩然，一只小鸟从我的视线中飞过，而后落在了离我丈余远的一个坟头上。我定睛一看，噢，原来是雅兰朋友。

它轻轻抖落一下身上的雨珠，又将两个翅膀交替舒伸了几下，接着便唱起了清脆悠扬的春歌。

雅兰，是一种麻雀大小的鸟，它的毛色与黄土地的颜色几乎是一样的。它的栖息繁衍，全都在野外，在平原和丘陵地带。村镇里和城市里，高山峻岭和树林里，是看不到它的踪影的。它筑巢，全部都筑在紧挨低矮禾苗或蒿草下面的平地上，选好地址以后，用它的小爪子用力刨挖虚土，同时用身子不停地抖动着将土扑腾出来，一直扑腾成半个鹅蛋大小的地穴时，主体工程就算完工了，随之再在里面垫上千细柔软的草叶和草根，就全部完工了。农历的3月下旬开始产卵孵化，每年孵化3或4窝。第一窝下3个蛋，第二窝4个，第三窝5个，第四窝也是5个，极少见到6个。

雅兰，是我们当地人给它起的名字，它的学名叫什么，谁也没有查证过。

雅兰分为大种雅兰和小种雅兰两个种

群，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大种雅兰比小种雅兰的个头稍大一点点，大种雅兰的头上长着羽冠，小种雅兰则没有。其它习性和食性都是一样的。

由于雅兰的歌声优美动听，所以农民们都很喜欢它。清晨和傍晚时分，它们多站在岸头上，坟头上，高土堆上，唱慢节奏的歌；半上午和半下午，它则要飞到空中唱中快节奏的歌。它飞得很高很高，不停地扇动着小翅膀，可以将身子定位在一个点上，就像用线吊在空中一样，歌声飘得很远很远。不过，它唱的全是土生土长的民歌，从不唱通俗歌曲和美声歌曲。

1963年至1968年春天，我在村里当过5年农民，每天下地干活，总能看到雅兰质朴的情影，或在觅食，或在飞舞，或在唱歌。

如果说女人美是一种灾难，那么鸟声美同样也是一种灾难。雅兰的歌声之美，造成了它祖祖辈辈都有被抄家灭后的悲剧发生。在它的孵化期里，人们想方设法找到它的巢，将雏鸟端回家中，精心喂养驯化。然而，雅兰的喂养难度却是很大的，凡端回来的雏鸟百分之八十的都会很快死去，剩下的少数幸存者，寿限也都很难超过3年，最后都要患瘸腿或瞎眼两种症状死去。

当时我也曾养过一只雅兰，我把它视为朋友，精心喂养呵护。我怕猫把它吃了，就把鸟笼挂在院子里猫无法攀爬的细树枝上，晚上挂在房梁上。下地干活也偶而带上它，将笼子放在岸头上，让它与野外的同类学习唱歌。我的口哨声它非常熟悉，包括在深夜的黑暗中，只要它听到我的口哨声，它都会发出回应的鸣叫。我想在它身上创造一个奇迹，让它与我的相处时间达到5年以上。结

诗词五首

□ 李彦斌

重阳登高

(次韵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

峰迴路转旷空宽，绿退红残雁不欢。
万里悲秋风摆铎，百愁霜浸雨淋冠。
分明叶落田园乐，有道山高不胜寒。
生命时光何处悦，秋毫蘸墨尽情看。

[正宫·塞鸿秋]

再登狼坡生态园

山崖崖八角楼亭建。顶峰峰菊月风吹面。红花绿树抬头。林森森难挡凌云燕。西山万亩生态园，万人追梦千人美。八方游客来，景观幕幕盈眸倦。

[正宫·塞鸿秋]

赞西山建增老年太极团队

载歌载舞招人脉，一年四季春常在。太极对弈门球赛。老来艳丽扭得。白天共步排，夜里开怀待。西山团队身名泰。

中秋

冰镜清辉万物道，晋阳锦绣故园游。
无雷有雨毫尖放，有景无暇笔底收。
寒暑十冬修苑志，诗文几著作春秋。
痴心苦绪窗前月，着意嫦娥尽掉讴。

重阳小游

九九金秋半日闲，妻随我伴小溪间。
清波倒影微含笑，叹忆花稀映照颜。



果没有如愿，在两年3个月的时候，还是死去了。死因仍然是瘸腿和瞎眼综合症。

那个雅兰朋友死了之后，我心痛了好长时间，决心以后再不干任何养鸟的事情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却干了另一件对不起雅兰朋友的事情。

由于我对雅兰朋友的生活习性有了很详细的了解，所以对它筑巢和归巢的诡秘行踪也便识破了，这样一来，雅兰雏鸟的安危，在我这里就完全失去了屏障。在一大片荒草地里，或在一块好几亩大的麦田里，只要里边有雅兰的巢，我从荒草地或麦田中间走过去，就可十分容易地找到它。一次在田间劳动的休息时间，几个社员向我请教如何寻找雅兰巢穴的秘密，我没有告诉他们，队长就直接发话说：“只要在收工前的半个多时辰里，你保证能端回3窝雅兰，你的活大伙给

你干了，工分照常给你记。”结果，我端回来了4窝。雏鸟多数刚刚出壳，有几个还没有出壳，刚刚露出一点点雏鸟的嘴尖尖。很显然，等待它们的结果必然是全部死亡。

34年后的此时此刻，我面对着久违的朋友，不知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它的歌声，给我悠悠的乡情增添了音韵的飞扬，同时也袭来一腔深深的悔意和感伤：我必须向你作出忏悔，我的雅兰朋友。



黄河汉子

□ 鲍文昌

即使在这年月，我也坚信，世界上绝对有一见如故的朋友。

我和王玉峰就是。

那是参加由中国煤矿文联、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和《阳光》杂志社主办的《中国作家看究矿》——第五届中国煤矿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的时候。第一堂课的间隙，我从会场出来，迎面看到一张低调却非常阳光的笑脸：“你好，出来抽烟？”我客气着微笑“哦，我不抽烟。”“一起坐会？”笑容依然灿烂，露出一排整洁的牙齿。“好。”我爽快地坐下来。

看上去他是个粗枝大叶且快人快语的人，几分钟就能把自己倒个底儿掉。

他自我介绍：“我叫王玉峰，今年五十八岁，山西垣曲人，当过老师做过导演编过剧本做过北漂，拉过琴唱过歌学过书法，可以叫我王胖子王大抹布王肉肉和肉哥……”

“好，就叫你肉哥吧，喊着亲切。”我开着玩笑。

像很多精彩的小小说开头一样，他的开场白也很抓人，他说：“我把一切都搞得很糟。”很有点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开头的意味。“为什么？”我随口发问。他感叹：“什么事都做不好……”

由于惦记倾听文学大家们精彩的讲授，也感觉他的话题会很长，于是把他介绍给我的同伴，并和他约好，晚上见。

晚饭后，回到住处，听到隔壁高谈阔论地聊着什么，过去一瞧，肉哥正和同伴们天南海北聊得热火朝天。见我背着相机，他说：“兄弟，明天给哥照张像吧，我上台领奖。”“没问题。”我爽快地答应：“今晚我们就先照它几张。”

的确，经过初步了解，王玉峰是多才多艺的。除了能写一手漂亮的黄河风情小说外，唱歌、弹琴、书法样样在行。小说《张鱼》刊登在《阳光》杂志上，并因此获奖。虽然获此殊荣，领奖的时候，在“咔嚓”作响的相机和摄像机前，他的“光辉形象”依旧是笑得低调而阳光，甚至，还有点羞涩。

再次接近王玉峰的时候是游览山东邹城的峯山。很巧，我和他坐一个缆车。峯山的缆车很简易，两个座，一圈栏杆，不兜风，很敞亮。坐在缆车上，我忙着为前后的同伴们拍照。只听肉哥低沉的声音：“别乱动，我恐高。”见他紧闭双眼，头冒虚汗，身体萎靡不振的蜷缩着，像一个无助的孩子。我无法想象，如此健硕的人居然会恐高。问他恐高是什么感觉，回答是：“有虫子从屁眼往头部拱的恐怖。”

缆车挺慢，时间挺长。为了缓解他的压力和症状，我没话找话和他闲聊。谈到他写的文章，他乐得手舞足蹈、摇头晃脑，紧闭双眼，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地背诵自己的得

意新作《蒿草颂》。之后，我向他学习唱歌技巧，他一边唱一边讲唱歌的运气、发音及其他技巧。在浑厚的《为了谁》的歌声中，终于登上山顶。王玉峰如释重负般地瘫坐下来，睁开了眼睛，擦一把汗水：“妈呀，难受死了。”他扬言，回来的时候，要走着下山。而周围，根本没有下山的路。为了安全，组委会婉拒了他。我说：“我还护送你下山。”他特感激地一笑：“谢谢兄弟。”

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握着我的手，他动情的说：“这次参加会议最大的收获，除了领奖，就是你。谢谢，有空到垣曲来，我带你们看黄河。”“行，方便的话，国庆节就去。”我看重的是：他淳朴风味的黄河小说、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清澈见底的个性，我也很想读他颇具黄河浓厚色彩的小说。

国庆期间，朋友约我去垣曲，看望王玉峰。因为临时变动，专车取消，不方便，我便有些退意。但朋友很固执，说：“这个人很有意思，同时还可以看看黄河。”想到黄河，我答应了。

去垣曲的时间有些长，长途车在路上喘息着爬行。预计的时间过后，王玉峰一个接一个的打着电话。听到“在半路”、“还不到”、“再等等”的回答后，他绝望地长叹一声“哎呀，这破车咋这么费劲呐”，迫切之情溢于言表。

晚上，到了垣曲，王玉峰热情地把我们接上了车，显摆似地去见他的朋友，一叠声的说：“我哥们，太原的作家，国企干部……”然后，去喝酒。真是应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古训，在畅所欲言的神侃中，四个人你一杯、我一杯，酒杯交错；你一口、我一口，烟雾弥漫。转眼间，三瓶白酒酒瓶见底，舌头越来越短，话题却越来越长。结账时，服务员随意报了个数，肉哥连想也不想，抽出钱，就买单。我刚想与服务理论，肉哥拉起我就走。车上，我直言不讳地说他被“黑”了，并为他分析了被“黑”的

可能性。他一拍脑门：“嗨，真是的，我什么事都做不好。不管他啦，咱们玩去……”

接下来，他又带我们去一家特色小店，继续喝酒，我感觉酒已多、人已乏、天已凉，想早点休息了。但他很坚持，一手拉着一个，不由分说的拖进了特色酒店。我们被他的热情点燃，像梁山好汉般豪气冲天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不时地吆五喝六、瞎吹乱侃，只喝得晕晕乎乎、腿脚发软，不知东西南北在哪，不知天地为何物……

不知过了多久，终于，看到他雄壮大气的家门。进了院门，不觉好笑，真是“院如其人。”几片品种繁多的植物连着一座小二楼，楼房像他的体型，健壮而松弛；植物则像他的头发，无拘无束的任意生长。院子有些塌陷，地面有些垃圾，墙壁有些裂纹。新建的楼房还没装潢好，物品家什散乱地堆放着；二楼空旷的房间，随心所欲地躺着几张书法；书桌上的毛笔，早已坚硬如针；墨盒上，灰尘如许。

我回头一笑，套用他的一句话：“你很多事都办不好”。他羞赧地一笑：“对着哩、对着哩，哥就是这样不精干。”

也许是太累了，也许喝的太高了。第二天起床，我身体极不舒服。有气无力地萎靡在床上。肉哥关切地问：“怎么样，要不去医院吧。”我虚弱地挣扎着：“没事，血糖低了，吃些东西，调理调理，就好。”我很惭愧，不想因此给别人带来不必要麻烦，更不想因此影响了去黄河边上旅游的行程。

半小时后，我渐渐恢复过来，坐进了汽车。

一路上，公路盘山，风景宜人。肉哥详细地介绍着垣曲的地方特色及风土人情，讲述着作品的构思及人物的塑造，展望着下一部作品洛阳纸贵的远景。

路上，肉哥不时地给当地朋友打几个电话，告知行车地点并请他们准备午饭。

中午时分，下山后，看见一条小河，潺潺流过。

经过一桥，停下来。我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他已利索地从后备箱中拿出渔网和水盆，准备网鱼了。

我很奇怪：“河里有鱼吗？”他很得意：“不少呢，我网过好几回啦，很好吃呢。”我问：“你的朋友不是等着吃饭吗？怎么还有空网鱼？”肉哥一边脱衣服，一边嘿然而笑：“让他们多等一会吧。”“那我们还有时间去黄河边上游玩吗？”我又好笑又好气。“先网鱼，晚上给你们做着吃。”

他笨拙地往河里走，全然不理睬快被打爆的手机。

看得出，肉哥的捕鱼技术还挺专业。虎背熊腰的他，挥动着健壮的双臂，站在过膝深的水里，非常投入、非常起劲地一网接着一网的抛洒，偌大的网就在舒展的收放中，在空中舞动着美妙的弧线，俨然一副精美的《渔翁网鱼图》。我顾不上饥肠辘辘的胃口，拿出相机，拍下动感十足的生动画面。

不一会，水盆里就游动起一条、两条、十条的小鱼。鱼不大，挺漂亮，很活泼，在水盆里没头没脑地乱窜。

良久，肉哥过足了捕鱼的瘾，边收网边说：“时间不早了，还要赶路呢。”我哈哈大笑：“你有时间观念吗？”

一路往黄河飞奔，汽车在雨后泥泞的路上颠簸。

终于，终于见到了黄河。然而，我们看到的不是奔腾汹涌的黄河，而是一座黄河水库。浩淼的水面清澈无尘、宽广无边，全然没有波浪滔天的气势，而是波光粼粼、平如湖面的一种风情。我有点失望，却也被黄河的另一种风格所打动。

到了朋友家，他们已迫不及待了，来不及寒暄，连忙端菜倒酒，肉哥已经豪爽地坐在沙发上，旁若无人般的大嚼大吃大喝，全然顾不上朋友的问询。

下午，回到家里。肉哥叮铃咣铛地洗涮了几条鱼，就要去给他钢琴班的孩子上课去了。我自告奋勇，要洗剩下的鱼。看到我精雕细刻般地刮着鱼鳞，他有点起急，粗声大气地说：“这么慢，

多会能洗完？”我一笑：“晚饭准能赶上。”

坐在院里，晒着阳光，我翻看着他的小说，不由对他精炼的词句、生动的语言、细腻的情感、独特的风格以及充满地方风味的描述所打动，心里肃然起敬。心想：这么率真、憨直、单纯到几乎透明的人，居然能写小说，居然还写得不错，居然还有缜密的思维、精巧的构思，居然还有细致入微的情节，真是天公造物啊。

一直到晚饭前，我就这么一动不动地阅读他的《核桃成熟的季节》、《河上》、《日子在高空》等中短篇小说，很有点如痴如醉、心驰神往的陶醉。

第二天，我们要走了。紧握肉哥的手，我说：“就这样，再见吧。”他近60岁的汉子，居然有点泫然欲泪：“兄弟啊，咱们之间非常投缘，这两天，哥哥和你们没有玩够，所以，你们离开，我很是伤感。”我连忙说：“肉哥，多保重身体，多写精彩文章，等你获得‘茅奖’（茅盾文学奖）的时候，我还要你的签名哩。”

以后的日子里，在和肉哥断断续续的联络中，不时听到他的作品被刊物刊登的消息，心里就默默祝福：“肉哥，愿你的文学道路越走越好。”

肉哥，我有点想你了……



像许多爱好文学的人一样，很早开始，我就喜欢起诗，它伴我心灵阳光地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直到文革随着知青潮来矿，从学生到矿工的人生角色的巨大反差，才让我的诗从天马行空，纯情浪漫回归到生活现实的厚重土壤。此间，矿山特有的人生经历让我的命运跌宕起伏，而伴着这“脱胎换骨”的转变进程，有感而发，诗于是成了我生命经历的注脚。其中，也就有不少习作见发于企业地方甚至省市刊物，成了我井下艰苦生活中引以自信的亮色。我歌颂过多彩的理想、爱情、友谊，但更多的诗是写给煤矿，写给我矿灯下的生活。在那远离城市远离亲人的大山背后，在那煤尘石硝如雨，阴冷

黑暗潮湿的井下，我喜欢用诗的激情、浪漫、伤感、忧郁和深沉去融进煤层的呐喊和叹息，我努力让诗和我的性格合拍，更让它诠释着我命运的轨迹。在那漫长的日日夜夜，诗就是这样钟情地伴随着我从年轻时走过，和我结成了知己。它让我的情感或昂扬，或沉重，或凄婉，或亢奋，水深火热，常常行走或挣扎在现实和梦境之间。我知道向往的理想在很远的天边，那是缪斯的天堂，而自己脚下踩着的土地才是我生存的归宿。我不能只是生活在思想的真空中，这就叫我常常会直觉地告诉自己，我的命运注定就是一段不太和谐的诗行。

我愿意这样来总结我的煤缘和诗情：它背负着开采的煤块，行进在诗歌般朦胧的山路上。沉重的步履，忧郁的心绪，再加上朝圣者的执着，在苍凉的天幕下，有些悲壮。而阳光照来时，只有煤块在闪射着光芒。我想，这就是我的矿山诗，这就是我诗情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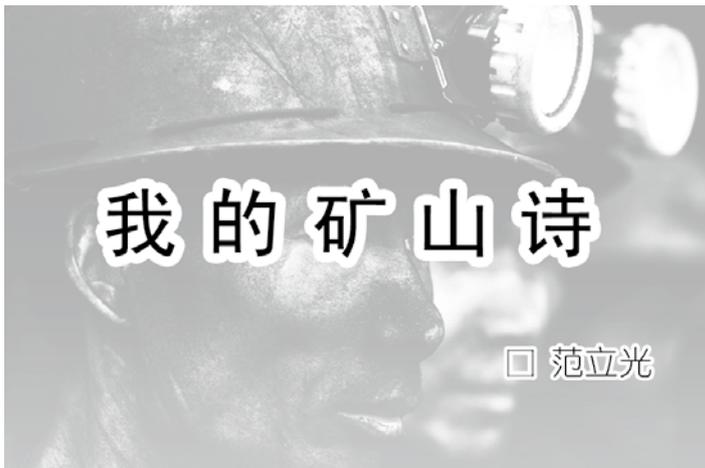
煤缘中的底色。它是那么普通，那么冷峻和黝黑，当偶有激情点燃时，它才会有生命的热度和光彩。当年它与我生死与共，风雨同行，而今，更凝结成了我记忆中的琥珀。那段岁月和部分诗作，我在纪实性散文《煤缘和诗情》里有过描写，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我感到再写下去，怎么好像是在为我的青春作序，或是像在为我的矿山诗作墓志铭。两者都不是我的本意，那就打住吧。

但青春曾歌唱过，也就让它留下声音。因为我想，只要是来自井下，总会有它的价值，采出的是石，也能观赏、造屋、小坐。是煤，可以燃烧、发热，会被尊为乌金、墨玉。

最后，我认为，诗歌的形式和

创作手法的现代和传统，并不是衡量诗作质量的唯一标准，最高的标准是诗的内容和诗情。就像不管是使用洋瓶还是泥坛，只要盛的是好酒，都会让人开瓶飘香，一醉方休。也像无论是竖琴还是二胡，同样都能演奏出动听的音乐来。





难忘的喀麦隆西部之行

□ 管 婧

11月初是喀麦隆西部省巴蒙王国两年一度的传统节日Ngouon（一种蝗虫的名字，用此命名意味着丰收的日子）。节日持续一周时间，最后三天达到鼎盛，其中倒数第二天为最盛。

11月未到，当地朋友就早早开始预定我们的schedule。当被告知会看到非洲中西部的特有人种俾格米人（小矮人，成年男子身高也不过150cm）时，我就已经跃跃欲试了。

终于盼来了11月8日，我们一行人乘着老刘的座驾pick-up向封班进发。这一路可没那么轻松，因为难得遇上这样的大节日，大家都想目睹实况，于是乎后座两个弱女子被三个小伙子畸形地挤在中间，好容易经过40分钟的奔腾终于驶入封班境内。一入城，极为明显的是当地人早已梳妆好，盛装出行了。要知道以喀麦隆这样西非国家的小县城的发展程度，还不及我们国家70

年代的经济状况，市场上兜售的都是来自其他国家以公斤计算运送来的二手衣服。像这样就可以说所有人都放下工作，穿着崭新的在当地称作panne的一种袍子加头巾，尤其是顶着一种六角帽，脸上焕发着灿烂笑容游荡在市场上的场景还是难得见到的。我们的车在人群中缓缓驶入停车场。好在我早有准备，顶着遮阳帽，披着长袖，免去了暴晒之苦。经历过近两年的非洲生活，本人应对喀麦隆的骄阳已颇具经验。停好车，我俩小女子就忍不住人生极为重要的其中一急了，我快速搜索着附近的状况……喀麦隆有个特色是严重缺乏公共卫生间。我在想，如果喀政府意识到这件事，哪天决定与中国企业联手改造这一状况，那么这个企业一定发了，实在是太严重缺乏了！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到随地小便的男男女女，对，没有错，包括女人！可是

由于他们肤色深，其实也没那么容易被看到啦。但是作为国际友人，我可不能丢人丢了大半个地球啊。又一次拿出了倚老卖老的资历，于是乎我轻松扫到一个卖手机sim卡的营业厅，既然销售人员都是女性同胞，她们也一定可以帮助我找到合适的场所。” bonjour madame, bonne fête!” 我先和人家套近乎，祝好，祝节日快乐，于是乎开口问是否可以使用WC，令我意外的是，销售妹妹没敢吭声，反倒是旁边管事的大叔发话跟销售妹妹说她带我们进后面那座未完成装修的大楼里找个地方解决。跟着黑妹妹先进到一个房间里，帮我找到一个1.5L的矿泉水空瓶子，灌水。然后，她带着我们跑了半天也没找到地方，最后开口了，指着门口堵了50多把椅子的房间说：“le voilà!” 我惊讶了，这么多椅子堵在门口，她们是怎么进去的。正在confuse中，几个

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来了，开始默默地搬椅子，我哪里好意思，就说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另找地方。但不知道是因为过节，还是因为难得看到外国人，他们实在是太热情了，一定要我们等。看到这情景，我的脑回路分叉了：1. 他们真的好淳朴啊。2. 他们是打算狠狠宰我一把？我准备好了200郎，也想好了到时候被宰应对他们的说辞。进去，满地污水，屏住呼吸解决问题，实在是没有勇气拿起那个瓶子。这都源于我可爱的武老师，亲爱的武姐姐当年在我大三时候讲的一个有关她遇到的在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人解手用水代替纸的故事。那个画面太美，美得我不敢想象。但是既然入乡就得随俗，为了不被人嫌弃也不被人鄙视，我们还是把那瓶里的水倒掉了，说实话根本没有起到冲水的作用。出来后，第一件事是找刚才那个黑妹妹找水洗手！再一次感受到当地人的淳朴。之后我付费给那个管事大叔，他坚决不要。这是

我在喀麦隆近两年时间遇到的唯一一位帮我忙但不要回报的人。他人好纯真善良。我还是把这200郎给了那个跑前跑后不辞辛苦的黑妹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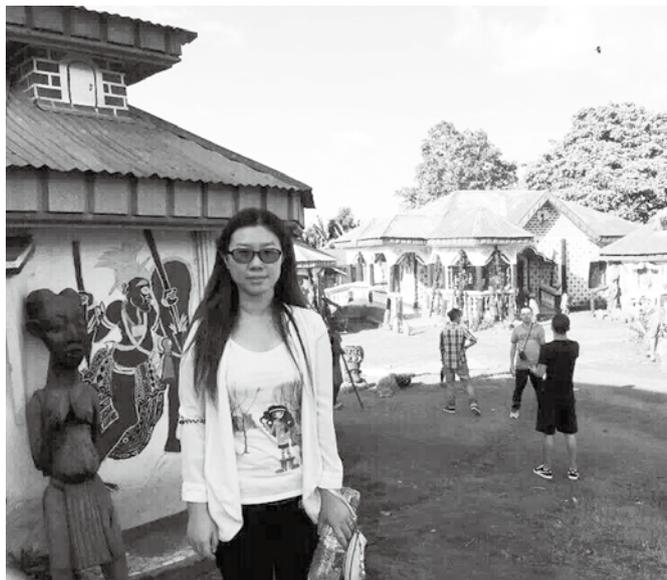
随后，我俩速回到大部队里，一起顶着太阳朝王宫走去。沿街到处是小商小贩在叫卖，但是不论是纪念品还是其他食物都简直无法入眼，我也没有购买的欲望。继续前行，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个街摊，好奇的我们也上前去看，原来是三只鳄鱼，正要拍照，商家说拍照500郎，好吧，不就是鳄鱼吗，吃都吃过了，网上照片到处都是，我就不留念了。话说黑人可比中国人会见缝插针来挣钱。继续前行，终于到达了王宫。王宫更是人满为患，大家都在欢声笑语等待着国王现身。国王住所的门前警察和宪兵在维持着秩序，有专业的乐团在敲击着音乐，当然非洲音乐你们也懂的，只有节奏没有调子。我们也混入了人群中堵在国王住所门口，想要第一时间目睹国王的风采。但是黑人就是这样

没有时间观念，国王迟迟不见出来。眼看已经没有了希望，我们撤出来去周围的小店里淘淘宝，还真看中了一件小物件——开酒瓶器。各式各样纯手工打造的黄铜小物件，看起来很是不错，于是砍价成功后，一瞬间我们几个购物狂把店里的所有开瓶器买断了。终于领略到中国人到哪里都是拍拍拍，买买买。

突闻一阵呼声，还逗留在人群后的我们看到一把大大的伞飘过，伴随着轻快的音乐，明白是国王出来了。但是当地人庞大的身躯把国王的容貌堵的严严实实，我们也没能欣赏到。幸好早在前三次去宫殿博物馆时我已经把他只能看得出墨镜的形象深深存在脑海里。但最让我懊恼的是没有看到俾格米人。话说他们跟在国王身后载歌载舞。但是由于黑人墙，墙内的俾格米人和墙外矮小的我们无缘见面。

此时当地人朋友说要带我们去他家，他出生的村庄。由于已经戒严，车辆无法通行，我们只好徒步前往村庄，因为是要拜访他的家人，我计划送点礼物，经过打听，送蛋糕比较拿得出手，但实在不巧，由于节日，蛋糕店也早已售完所有蛋糕、糕点和面包。看到空空的货架，我又confuse了，送点别的什么好呢？因为是穆斯林民族不饮酒，我提议送两提饮料，大家一致同意后提着沉重的饮料走向崎岖的深深的巷子里。正待我们因饥饿、暴晒和疲劳叫苦不堪时，他指着一处像是公共场所的地方说这附近都是他家（其实都是亲戚而已）。当地人农村的家是没有围墙的，一座小房子就是一家。

路过每一家他都热情的介绍我们给亲戚们，看得出他的自豪，也看得出亲戚们看到我们的兴奋。怎么不对，我的



余光看到的一间卧室的床上竟然有只鸡！那只母鸡全然不管那是卧室的床，在上面蹦来蹦去，欢快的不得了。我好心提醒他家人这件事，谁料他们笑呵呵地说不怕的，它（鸡）一会自己会下来。当地人就是这么心宽。但我也想说基本上当地农村家里的床上和地上干净程度一样，也难怪会不着急喊母鸡下床，更难怪总是能遇到在草坪上睡着的人们。

他把我们领进一座房子里，进了客厅，有地毯、电视、茶几、沙发和圆桌，墙上也有类似爷爷奶奶那个年代墙上挂的照片框，我们被告知这是他爸爸的家。他指着墙上一张很新的照片看似只有30岁左右的男子说这是他爸爸，又跟我说他爸爸出去了不在家。隐约中觉得不对劲，经过仔细盘问，才知道他爸爸去世了，现在家里由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掌管，因此弟弟也就理应住进了进来，出于对家中主管的尊重，对弟弟的称呼也跟着改成了爸爸。照片上的其实是弟弟呀。

可能男人们都在外吧，家中全剩下女人。他一一介绍：这是妈妈（爸爸的二老婆）、那是姐姐，这是大哥的大老婆、这是大哥的二老婆，这是二哥的大老婆、这是二哥的二老婆……随后他抱来了一个只有几个月大小的宝宝，这帮远离家乡的大老爷们就显现出了柔情似水的一面，一个个击鼓传花似地抱着小家伙玩了起来。对于当地人家庭最有兴趣的我跟着他进入村庄更深处，到二哥家里看看。二哥的房子建的最漂亮，是二层小洋楼。我被他领进一扇门，里面

是个很小的客厅，小到我觉得我、他和二哥的二老婆三人在里面我都觉得呼吸不畅。正聊着，二哥的大老婆来了，热情地喊我去她家看。大老婆家显然稍微大一些，她虽然年纪大一点，反而比较开放，竟然让我进卧室参观，这可是第一次啊，当地人的卧室是从来不许外人看的。虽然我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个衣柜都没有啊。从二哥大老婆家出来，她告诉我他丈夫住在二层。我又一次confuse了……但是看到她们这么和谐的生活在一起，也是很好的。

由于到底是否去封班过节这件事直到当天早上才定下来，他没有预先打电话给家里。朋友家里的几个女人一直在埋怨他，害得自己没有做准备。尤其是他爸爸的二老婆看到我们很开心，提出要我们等待一小会，她要快速的做饭给我们吃。我问了句要等多久，当得知两小时就是一小会时，我们不约而同地拒绝了。

依依惜别他的亲戚们我们赶往下一个朋友家。这个朋友是尼日利亚（父）和喀麦隆的混血。遥想当年我还因为他的血统担心过他是否是博科圣地的圣徒。事实证明他是个很

善良的人。跟博科圣地绝无半点联系。第二家住在一个叫手工艺村的地方。当然，喀麦隆各大市场的手工艺品都出自这里。简述一下最值得纪念的三件事情。第一是他爸爸住的四合院，分别住着爸爸的四个老婆，年龄20多到50多不等。当地的四合院可真是实用啊。第二件事是他一个36岁的大男人让我见到了他曾多次向我提起的期待和我合照的他的只有18岁的老婆，在他老婆15岁那年他们举办了婚礼。第三件是他家里的卫生间——那个只有两个拳头大的小洞，我再一次confuse，也艰难的对准……

手工艺市场实在是很难淘到我喜欢的东西了，因为这是第四次来这里，所有商家都认识我了。喜欢的不能带，能带的不喜欢……

打道回府，一路上风景宜人，有休眠了几十年的火山，也有伞兵专业训练的森林基地，还有广阔的草地和进食的牛群。这就是典型的热带草原气候特征啊。走到离工地最近的小镇foumbot，我们决定一起吃顿非餐，这一顿也成为我此生吃的最难吃也最不卫生的非餐了，真是惨不忍睹，不愿回想……

（作者单位：屯兰矿职工子女）





玩水游山赏平顺

张宏霞

先知道申纪兰，然后知道有个西沟村，再然后才知道了位于山西省东南部、长治市东部、太行山南端的平顺县。知道申纪兰是因为她是著名的国家级劳动模范、惟一的一至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而平顺的西沟村呢是申纪兰的家乡，因此平顺也就因了申纪兰而知名。

此次平顺之行，是由古交市文联下属的摄影家协会牵头，联合作家、诗词协会同往的周末自助采风活动。

夏初时节，三晋大地景色盎然，尺余高的玉米和谷类、豆类等作物将绿意喜染在希望的田间，每当微风吹拂，绿波连浪，荡漾出绿琅琅的夏泽流向远远；山药蛋笑开着或白或柴的小花朵，摇曳生姿向行人车辆招手示好，此情此景让人顿生情愫，早已将烦恼抛掷九霄云外，把轻松愉快的心情交予原野青山。

藏兵洞

据说此藏兵洞最先是三国时期的马超挖筑，大概在隋末唐初时，本地人马三保将军又将其规模扩大整修。我们跟随导游时而弯腰、时而低头、时而直立，在高高低低、曲曲折折的山洞中迂回行走，感觉和在电影里看到的地道大相径庭。在底层一个开阔的地段有泥塑壁雕，展示着马三保将军跟随唐主李世民打天下的故事；在洞壁上侧，画有一只硕大的拟人化黑蝙蝠，蝙蝠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被视为庇福辟邪的吉祥物，这里的黑蝙蝠同样被当地视为灵物。

从这个拐点沿阶而上，洞中套洞，洞洞相连，听得说话却找不到人，大大小小的洞口错综复杂，岔洞纵横，洞里还暗藏着陷阱等机关，我们几个走在后面的人

没有跟上导游，从另外一个洞却先于前面的人走出了藏兵洞，我们在洞中竟然真的看到了有蝙蝠从头顶飞过，只是不知蝙蝠是真的还是仿生的。

大云院

走出藏兵洞后，坡上便是大云院，在大云院没有闻到香火味，墙垣及一些破损处正在修缮中。不过，大云院里的五代壁画，是目前国内已知的道观寺庙中独一无二的珍品；在寺院的角落，据传说是因祸害民女之罪被刑罚，而砍去了头的背负着石碑的大石龟。无头石龟面朝的方位说是不按常理，有区别于其它，年代也有待于考究。

水乡漂流

接下来的华野漂流，让

浊漳河一时间喧闹了起来，四个人一组，划皮舟顺流而下，打水仗，不用说也当然是主场戏。漂的过程中惊险环生轮番上演，时不时惊飞河里或是岸边游戏的野鸭，骚扰着野鸭们的乐土。上岸后左右一巡视，不免互笑囧态，个个湿淋淋的均成了水鸭子，水中故事有惊无险，只能且听下回分解了。

浊漳河横贯平顺县境北部，河水的流量比较适宜漂流，岸边野生植物葳蕤葱茏，野花竞相在洁净的空气里灿烂，一派原生状态。此地漂流，设施简陋，没有洗浴和更衣场所，这方面可是需要自己找办法解决的哟，如果是重量级的选手，最好是三人组合漂会更为顺畅。

恐龙谷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三五结伴晨游了恐龙谷，恐龙谷原本也在行程中，只是因为当天时间有些晚又下了雨，出于安全的考虑取消了。恐龙谷有瀑布、有深潭，吊桥横跨深谷峭岩，站在吊桥上观看，两边石壁经水流的经年冲刷击打，形状各异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恐龙谷很值得一看。

通天峡

通天峡是太行山系的十大峡谷之一，在平顺县虹梯关乡所属范围内，是由山东烟台塔山集团与平顺县签约，分期规划开发的国家地质公

园，总投资达到5亿多元，面积65平方公里，主峡谷长26公里，平均山高1600多米。景区夺天工，巧开物，融自然风光、历史文化、人文景观于一体，让人既感叹天的神力，更感叹人的无比能量和智慧。

从逍遥谷到通天峡的最高处仙人峰有全长750米，落差350米，斜度创世界之最的天界索道，我们选择了步行，一般认为非亲身步行，不能切深体验其间：山高峰险，峭壁林立，飞瀑流霞，潭清水深，林幽树密，鸟语花香的风光地貌。

走进大峡谷，一潭碧绿的湖水如玉如镜，养心清目，峰峦草树、弧拱木桥、平顶小屋、美人笑靥统统倒映在湖水中，好一幅天笔杰作；放眼前望，一整座天然的屏风山体，犹如一块巨大的照壁隔住纵深景观。走过两座横跨湖面的小桥，但看泉溪潺潺而流，瀑布虹霓飞练，谷幽潭秀，峰雄石奇，千仞绝壁一线天。

神龟湖名不虚传，确实可以看到有一只巨大的石龟游卧在湖中。相传：这只神龟原来是东头妙轮寺的看门龟，白天化作石龟看守着寺门，夜晚就可获得神力穿石而行。此神龟不守寺规，经常在夜里到梯后村玩耍，天亮前返回。一天夜里由于贪玩忘了时间，鸡叫天明后神功丧失，无法穿越大山返回寺庙，只能永远留在了这里，但是它的头却始终朝着寺庙的方向。这真是一失足千古恨啊，家园寺庙成了永

恒思念的故乡，神龟再也无法回到从前。

登上通天洞，横穿过一个宽阔而通长很利于解暑纳凉的人力开凿大隧道后，从神指峰开始经层层天阶向上，手脚并举攀岩爬坡，但看弱男靓女、妇幼童叟、强壮夫、女汉子，汗流浹背，气喘吁吁，红光润面，谈笑不见风来，云过不见遮日，遇到荫蔽处，屁股就不免有些沉重，抬不动脚步。想法往往决定行为，有经验想法聪明的一派们，带着随身听，一路踏歌而上，感觉轻松而惬意，在愉悦的同时也感染着沿途的人们，对缓解登山之累还是很有点作用，为他们点个赞！

终于到达了海拔1800米的仙人峰，暴露在烈日焰焰下，站在悬空透明的大观景平台上，山顶的小凉风吹动着衣发，双脚踏在高万仞的大山峭壁、树木、山花、野草之上，怎一番陶然汇集在心头！我们四个人各伸出一只脚，拼成四足鼎立的图案，阳光经透明平台的反射，看上去人和影子都在山巅之上。举目极望，看太行山巅峰秀石奇，赏平顺风光天绘胜景，一揽群山独我小。

(作者单位：金信公司工会)



(小品)

我要参与

□王东牛

故事背景:

一对夫妻同在公司洗煤厂工作，女主人是一个急性子，而男主人是一个讲话结巴非常厉害，且耳朵不好使，比较邋遢又不修边幅的老实人。他虽然讲话困难，但干工作却十分认真，特别是近年来，多经洗煤厂实行人性化管理以来，他处处受到领导和同事的关怀和照顾，内心特别感动。在公司举办迎“三八”联欢会上，受全员参与的氛围感化，他也想参加表演，展现多经洗煤厂的新气象，领导让他在联欢的这一天背上谜语、奖品（香皂牙膏）到各队与依然坚守在岗位的职工互动，使她们能够分享到联欢会的快乐……

幕景：舞台上摆放一衣架，一小方凳，妻一边通话一边上场。

妻：喂，喂，你好！我家那口子联欢会已经开始了，还没回来，又不知干啥去了，你见来没有？没有，你给他打电话嘛，我打电话也没人接嘛，你还不知道他是个聋子吗？啊！谢谢啦（扣掉手机）。哎哟，你们说说我家那口子，真是没办法说，我也不知道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嫁了这么一个一辈子也说不清一句话的鬼！耳朵是个聋子，说话是结巴的半天说不完

一句话。你说就他那个样子，还整天不闲着，啥都想掺乎一下。前几天我们邻居刚买回一台新车，人家正在倒车，他还指挥人家呢！本来就是新手，他一个倒——倒——倒，把人家一个崭新奥迪车碰在了树上。

（电话铃声响）喂、喂（接电话），你在哪里呢？我快、快回去了，哎呀！不要，快——快——快了，等你说完联欢会就开完了（扣了手机）。

男主人上场：（头戴毛毡帽，背上一前一后背两个编织袋，小跑上场，一边跑一边嘴里念叨）：“这回可……可有好多……好买卖了。”（进得舞台摔了一跤）

妻：好……好……好，好你个头呀，正说前几天你捅娄子的事了。

男：我……我，捅了啥娄子，不是已经了……了结了嘛，也……也没碰坏个甚。

妻：还说没碰坏，把个奥迪都碰成三环了。

夫：不……不就少了一个圈吗？（手比划着）

妻：还有一个圈呢，人家那车40多万，人家说哩，那车就是买那4个圈嘞，算下来一个圈就10万多了，你赔得起呀？

夫：人……人……人家那开车的是个女……女的，一看就是个文……文化人，识货！一看……看我是个帅哥，人……人……人家给了我好大的折扣，只跟我要了250。

妻：帅……帅你个头，人家是识货！一看你就是一个250，要不然十个250也下不来了。唉，全怪我那个财迷心的爹，看见几个钱就把我这么个漂亮闺女廉价给了这个250，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了。

夫：跟……我的人，可……可多了，当时也……也是照……照顾你了。

妻：（剐了一眼生气地）还在耍嘴，干甚去了，人家联欢会都快开了，你……你怎的才回来？（妻自言自语）看看，我也急得快结巴了。

夫：揽……揽……揽……买卖去了。

妻：哎！上天咋的就这么抠门呢，你既然给他搭了一张人皮，你不给他智慧也就罢了，你就让他说一口流利的话也行嘛！说吧，究竟干啥去了？

男：今天咱……咱洗煤厂举……举……举办联欢会，咱洗煤厂人……人才可……可真多了，有……有唱的有……有跳的，有表演三句

半的。

妻：你结结巴巴啥也干不了，不早回来，还干甚了？你那熊样还凑啥热闹了。

夫：别……别瞧不起人，别……别的唱、跳我……我差点，我……我有我的优……优……优势项目。

妻：你……你……你还有优……优势项目啦？

夫：向……向我学习了吧！

妻：我学你个屁，我是被你气的。

夫：下……下……下午排节目我……我去了，那……那……歌颂咱……咱多经的诗……诗歌太感人了，我……我……一激动，就……就跑到公司里说……说我也要……要朗诵诗歌，歌……歌颂咱……咱们洗……洗煤厂。

妻：你那抠吧样，还朗诵啦？丢人现眼了！

夫：我……我一……一朗诵就把经理、书记给镇住了，下……下午4点去的，六点半才出来，光……光……光水喝……喝了一暖壶，这不是刚刚到家门，你……你催甚了？

妻：（幸灾乐祸的）这么有优势的项目，肯定过关了吧？

夫：就……就差……差这一点，领导还夸我说……说我……我……我挺有激情的，除……除了有点结……结……结巴外……外……外，别的都……都可……可以。

妻：你是挺有激情的，光啊……啊……得啊十几分钟吧，能没激情吗。

夫：高经理、张书记说……说……说挺……挺好的，只是时间长了点，要……要不……不是晚会时间有……有……有要求，我……我说不定就选上了，说……说我精神可嘉，给了我个好……好……好买卖。

妻：啥好买卖？（妻指着编织袋里的东西问）这是甚了？

夫：领导……领导让我背……背上这些东……东西到岗位上互动去了。

妻：啊？（惊讶的），岗位上都是女的，你怎么和人家互动呢？怎么动来？

夫：（扭腰）我动……动，她们也动，不……不就是互动嘛，真是个250。

妻：哎呀！我的妈呀！你们看看，讲话倒不利索，互动起来倒挺优美的，你和谁动来？

夫：哎呦呦，你……你说的个甚……甚来，不……不能告……告诉你，就是让她……

她们分……分……分享快……快乐嘛！

妻：哎呀呀，我的妈妈呀（又哭又闹，撕住丈夫的一只胳膊不让）30年的枯树发了芽了，嗯？你只能和我互动嘛，怎么就和她们互动去了呢？你的快乐只能给我分享呀，怎么能分享给别的人呢（指两个编织袋）那这就是垫子了吧！

夫：（一把把妻子甩开生气地）真是个棒……棒……棒槌（妻摔倒在地，感觉从来没有见过丈夫发这么大的火），想的不……不知道些甚！人家高经理说……说公司举……举办联欢会，还……还有坚守在岗……岗位上的职……职工不能参加，让……让我背上这……这谜语、奖品到……到岗位上，让……让他们猜一猜，互动嘛，让……让她们也能分……分……分享到联欢会的快……快乐嘛！

妻：哎呀，我的妈妈呀，原来是这样的，还真把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我也是说，像他这样的产品，也就只能是我的专利！那还有谜语没，还不赶快与他们也互动互动。

夫：还……还有几个，来，咱们一……一起来（拿谜语，举起谜语牌）：

（一）“水落石出”打一洗煤厂设备（妻准备奖品发）。

（二）“石出水落”打一物（妻准备奖品发）。

（三）“厂里有口井，井下有滩水，要想喝上水，全靠它来给。”打一物（妻准备奖品发）。

妻：唉，你人笨，笨出来的谜语都是些泵。

夫：不是泵……泵的倒都让她们猜……猜了嘛。

妻：快笨死你了，回家吧，找几个不是泵的再来。

丈夫、妻：鞠躬下场（完）

（作者单位：马兰矿多经公司）

